



湖潮鵞

李定夷著

上海華新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版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說小 **潮湖鴛** 情哀

冊 一 書 全

分五角一幣國售實

著 者 李 定 夷

發 行 人 舒 文 中

發 行 者 國 華 新 書 局

印 刷 者 國 華 新 書 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代 發 行 上 海 益 時 還 書 局

總 辦 事 處 上 海 九 畝 地 露 香 國 華 新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麥 家 坊 國 華 新 書 局

行發 局 書 新記 華 國 海上

海綺樓主評語

石頭記寫兒女水滸傳寫劇盜鴛湖潮寫兒女兼寫盜石頭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鴛湖潮不誨淫亦不誨盜石頭記事富而文不奇會真記詞雅而事不富鴛湖潮則文富如其事事雅如其詞說到恰好處

石頭記寫豪貴社會鴛湖潮寫尋常社會

石頭記寫王孫公子之情故其情蕩鴛湖潮寫貞姬烈士之情故其情正

石頭記由離而合而聚而妬而殉而團圓而逃禪不脫窠臼鴛湖潮將圓忽蝕疑死復生出神入鬼妙在一面緣

慳空處落筆古今無此奇事中外無此奇文真是絕妙好詞

石頭記寫金日十二無一人同鴛湖潮亦無一人同却以情專勝愛博此新舊小說之判也

韓劍廬無公子氣無名士氣無才人氣是真情種是真烈士

彤瑛人品何須置喙即其書翰纏綿悱惻不減瀟湘詠菊之才吾于文字中瞻其度量已遠過瀟湘矣

晴雯爲黛玉小影素影爲彤瑛小影以影論一則殉情一則殉主素影究高出情雯一等

石頭記中四春吾愛其繡腸鴛湖潮中三華吾愛其俠骨

微亭似湘蓮而彼則禍生於疑疑生於人此則愆出于命命出于天故湘蓮之遁空湘蓮自爲之而自致之微亭之削髮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紅樓夢者非紅樓之夢也著者自寫其夢也鴛湖潮者非潯江之潮也亦非廣陵之潮也亦非莫愁湖畔之潮也

乃著者心血中之潮也何以知之君不見字字從著者心血中嘔出

紅樓夢者非特著者自寫其夢也兼爲閱者代寫其夢也鴛者潮亦非僅著者心血中之潮也亦閱者心血中之潮也何以知之君不見字字從我心血中進去以我之心閱者之心不其然乎

髮紅女史評語

比來言情小說如恆河沙數之多言情之中尤以哀情最受社會歡迎惟其歡迎也故多率而操觚者欲求一推陳出新之作殊不易得

定夷此著之爲事實爲杜撰與我批評無甚關係我且不問

著書以結構爲第一要着次則布置一切人物如一室然先建築後裝飾然建築不佳裝飾雖美譬如鄉下婆塗脂抹粉適見其醜反之祇究建築不問裝飾亦足損其美觀必也二者兼到乃臻完備

尋常小說體裁除譯本而外大都從敘述身世開端以序次論自然不錯特平鋪直叙千篇一律之文字易使讀者生厭此書從吳彤瑛一絕命書起始實爲驚人奪目之筆彤瑛身世後來從劍廬口裏輕輕帶出便省却許多閑廢筆墨

第一回一絕命書將以前事實夾寫在內是變化的敘事法讀者勿僅以絕命書目之

劍廬彤瑛此往彼來總是一面緣慳每次相左情形確無一毫雷同亦無一毫牽強的是佳構

劍廬才華性情俱無可議或謂以有用之身爲情而死究未可訓余獨謂舉世滔滔詐僞相尙惟兒女之情最是率真劍廬好男兒明知側身無所故獨具懷抱幸而護一知己一朝訂盟終身不改終乃生離死別賁恨千秋天實爲之劍廬何尤石城飲劍正所以報知己耳詩以哭之曰生生死死總癡迷底事韓憑不並棲黑塞楓林魂返

日潯陽江上水聲淒

昔人詩云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彤瑛才色出羣拔萃乃天公三翻四覆以厄之假令父母不死何至依於惡婦何至厄於星橋何至窮途蹈水更何至受種種魔劫一髮牽而全身波及一葉落而天下皆秋彤瑛畢世憾事莫此爲甚雖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有情人立成眷屬定夷亦將擱筆此書可以不作

某君會詩哭彤瑛曰薄命紅顏劇足傷東飄西泊却爲郎莫愁湖畔松揪裏埋玉埋香總斷腸此二十八字哀艷可誦長眠人有知當爲淒絕

劍廬誤攜素影之樞歸來當時何等淒慘白門墜玉之時又何等熱鬧此非爲素影而寫確是寫彤瑛劍廬固確認長眠人爲彤瑛彤瑛真個脫手歸去劍廬相待之情概可想見有此一筆旣爲素影收場又免得彤瑛真個死後再作一番浮文是烘雲托月之法

素影遺帕最耐尋味設彤瑛一往不返誰復能知帕歸素影之故李代桃僵劍廬將信之勿疑

此書主人自是劍廬彤瑛此外如金薇亭及劉氏三華皆客中之主也素影爲彤瑛小影寫彤瑛或有不到之處則寫素影以述之諸人結局無一相同劍廬殉情薇亭削髮蕙華死於盜窟荇華歿於客中素影赴水殉主冰華雖未明述結局然其父曾言誓不遣回東魯則其守活寡以終可知彤瑛結果尤屬想入非非是作者極意經營處故本書之佳不僅結構新穎布置一切人物亦極得法我歎觀止矣

序一

開窗自選牽絲得紅自古然矣。共姬死火。貞姬死水。於史傷之。是以嘉耦可求。徐吾犯則從。乃妹良姻。可擇。宋司徒亦聽。女郎拘曲。迂儒人倫腐叟。昧結髮之義。禁其自專。重拙媒之言。忘其不固。或嗟鄭齊之非偶。或歎鴉鳳之相隨。蓮幕玉臺。未飲合歡之酒。冤霜怨火。先來條歎之聲。崔浩求妻。情莫申夫。少女孟光。擇壻賢不獲。夫伯鸞撮合。憑一言齎恨。成千古良可哀也。若謂析薪匪斧。弗克娶妻。匪媒不得。則太初無媒氏之書。媧皇因成怨女。上古無士昏之禮。葛天定作鰥夫。有是理乎。今也星渚名儒。廣陵淑女。盟要白首。紹介幸得宿儒。言棄同心。構陷忽來。叔母巫山夢斷。帝子投湘。洪水瀾狂。尾生抱柱。銀河尋徧。不見織女之星。滄海曾經。倏遇荏蒲之盜。飲以鴆酒。殃及池魚。歎月死而珠傷。悵蘭焚而玉碎。鴛鴦有牒。生不成雙。孔雀無詩。死難同穴。相

思兩塞空留湖蝶之魂。一別千年。永斷絲蘿之誼。人非本石。能無悲乎。吾友
定夷。毘陵英俊。展子安之才。思著司馬之文章。恨寫江郎絢爛。生花之筆。豔
傳宋玉綺靡。神女之篇。從此黃絹遺碑。振芳奕世。青箱豔史。長壽人間。蜀道
冤魂。幸鵲啼之有處。齊臺沉魄。間蟬化以何年。祝他再謫塵寰。作長命西河
之女。重圓玉鏡。爲生神墮地之男。

刊江劉鐵冷譔

序一

媧皇鍊石莫補圓穹。精衛銜冤難填滄海。情傳兒女才人多側豔之詞。刼歷冰霜大地盡貯悲之境。今如劍廬之與彤瑛牒譜。鴛鴦詩傳孔雀善心曰窈。割臂相盟。果其翼共鵲飛。目將魚比。乘鳳仙史並吹天上之簫鼓瑟。湘靈莫譜人間之曲。此所謂青天不老。明月長生者矣。無如變起家人。期愆歸妹。一則心澄白水。猝投周氏之江。一則怨起滄波。誓覓曹娥之骨。珠還何日。瞻合浦而多傷。抱玉自貞。奈萑苻之不靖。霞斟一盞。紫玉成煙。石訪三生。藁砧何地。離鸞曲苦。奉倩奚堪。賦鵬篇成。賈生竟逝。從此遄馮冢上。應生連理之枝。范女澗邊。不乏相思之草。爰書梗概。以當弁言云爾。

望雲間胡儀鰲撰於匯西客次

鴛湖潮序二

多。情。好。自。夢。古。由。空。來。餘。最。恨。易。醒。

序三

大丈夫負魁閎瑰瑋之器。懷經緯濟變之才。丁危急存亡之秋。是宜慷慨投袂。拔劍奮起。出其身以任大事。臨大難。捍大患。龍驤鳳峙。圖蓋世之功。立名不朽。不此之務。而徒咕嗶牖下。舞文弄墨。以箸述自聞。何耶。縱欲退而以文章見。亦當持大義明正道。闡公理。庶足以闢邪慝。而警凶頑。正人心。而維風教。無背乎先聖立言之旨。不此之事。而徒沾沾於稗官野史。以小說自娛。且其所記載。又不出乎閨閣瑣屑之語。兒女子離合悲歡之情。其又何耶。信是說也。則將何以解於李子。定夷鴛湖潮一書。今夫李子之器。不可謂不大也。其才不可謂不偉也。所處之時。不可謂不殆也。而李子者。方規規然藻文飾句。出其金玉錦繡之文。作爲鴛湖潮。其書將以小說名天下。其於匹夫興亡之責。若無所容心於其間者。豈非以當今之世。風俗日頹。人心不古。自由之

風行而女奔濮上平權之說起而獅吼河東有心人目擊其變怒焉傷之是以出文章著述之緒餘以香豔綺麗之文寓移風易俗之意也予於是見李子之志矣若夫其詞華之美情事之善則人各有目固不待予之稱譽李子見此儻亦欣然浮白曰澹齋知我心乎是爲序

澹齋序於滬東寄盧

鴛湖潮題詞

徐枕亞

死死生生終一死。離雖合合竟長離。情天萬劫人誰脫。春水一池君太癡。
水濱問訊數千里。煙月淒迷廿四橋。浩蕩離魂無處所。潯陽江上不通潮。
死殉癡情事不難。釵盟鈿約幾曾寒。他生魂化青陵蝶。倩影飛來尙姓韓。
家庭慘劇演來真。此恨千秋總不伸。留得斷腸文字在。成將萬淚葬斯人。

海綺樓主

生莫爲鴛湖草死莫依鴛湖潮。湖潮送秋有時靜。湖草隨人須臾凋。去歲水
荇藏春好。明年更綠覆魚藻。秋水悠悠伊人渺。春草離離王孫老。王孫家世
本淮陰。青萍出匣生古春。前身白玉樓上客。謫作潯陽江頭人。絮花飛傍瓊
花月。三千殿脚風流歇。延陵劍產鸚尾品。湘子簫搖廣寒闕。二分明月三分

花同根何妨不同葩。化蝶無情小。掾香掃眉有妬妃。子霞生成薄命穠華。忽
暫離人間。住鮫窟爲雲。曾解洛浦珂出水。難尋凌波襪。水波往還。總成空天
涯。浪跡遲征鴻。雪泥殘痕留一爪。花萼同刼。怨東風東風消息。桃花洞。徒向
天台引飛鞚。仙人已去蓬萊宮。劉阮重來已是夢。合歡桃核欲化煙。杜鵑啼
血白楊邊。鴛鴦雙蛻鴛鴦塚。湖潮湖草兩茫然。娟娟明月照水冷。團團猶是
潮底影。黃泥赤脚徧長年。風流種子多不永。君不見揚州城外玉鈎斜。景陽
宮畔胭脂井。

包醒獨

好事偏教儘折磨。半生情緒奈愁何。山盟海誓終賒願。慘逐靈均赴汨羅。
歷盡嶽巖始見夷。那知總是命途乖。重重魔刼天何酷。斷送娥眉竟此時。
低徊形影泣孤鴛。水咽江流夜色昏。環珮聲虛春夢杳。二分明月賦招魂。

憐卿憐我苦纏綿。獨活心傷並蒂蓮。撒手紅塵歸去也。相逢泉下轉欣然。
生離死別恨茫茫。如此情緣枉斷腸。愁煞莫愁湖畔路。空留鴛塚對斜陽。
妬花風雨太無情。零落枝頭爛熳英。縱是紅顏多薄命。不堪滿目怨淒清。

陳索然

搓酥滴粉墨花香。瀉入情天七錦囊。紅豆才華南國種。紫簫丰韻廣陵芳。
嬉春湖上春如夢。賭酒裙邊酒更狂。誰是素心人。可訴清詞幼婦儷。縹緲。
狐。讒。蜂。蠆。冷。於。秋。癡。女。癡。男。實。不。猶。婚。媾。自。由。成。幻。想。文。章。憎。命。悔。賡。酬。是。
真。情。種。同。生。死。如。此。天。涯。盍。去。休。石。爛。海。枯。終。一。了。愛。河。風。惡。卽。回。頭。

楊南邨

丈夫不得志。名讓著書留。白馬蕭郎怨。烏絲少婦愁。豈惟饒感慨。亦自有春。
秋。試。聽。鴛。湖。水。鳴。鳴。徹。夜。流。

鐵沙天一

紅頭抱愁春燈照淚韶年痛失庭幃繡閣孤寒禁他虎號燕脂思量只有蓬
萊好望銀波從此長辭渺無蹤不欲生伊那復尋伊情人總是桃花命悵
離鸞莫續占鳳都非玉鏡良緣君看若個齊眉黃塵千里探香骨訝巫雲一
片來歸太顛連同夢休提同穴相期〔慶春澤慢〕

小哀情
說

鴛湖潮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噩耗飛來女兒命薄 | 扁舟歸去公子情深 |
| 第二回 | 如夢如煙心傷往事 | 憐卿憐我腸斷恨人 |
| 第三回 | 好事多磨意同槁木 | 閒愁莫却心比拳蔬 |
| 第四回 | 月冷霜天壩簾急奏 | 珠湮滄海琴瑟空調 |
| 第五回 | 石爛海枯此心不改 | 水流花謝往事皆空 |
| 第六回 | 邂逅相逢天緣巧合 | 情懷互剖人意纏綿 |
| 第七回 | 千里傳書悲歡交集 | 一堂聚話痛癢相關 |
| 第八回 | 劫中劫弱女墮風塵 | 愁裏愁旅人同雪涕 |
| 第九回 | 蕙折蘭摧藍田玉冷 | 水落石出合浦珠還 |
| 第十回 | 重話曲衷恨人腸斷 | 一窗烟雨遊子神傷 |
| 第十一回 | 返魂無術傷如之何 | 誓海有盟誰能遺此 |

第十二回 似真非真魂歸倩女 一誤再誤夢斷征人

第十三回 禍起蕭牆家庭多故 病嬰床席廬扁無靈

第十四回 斬情敵薇亭大復仇 中奸謀彤瑛重落劫

第十五回 是色是空不堪重話 爲商爲參枉是多情

第十六回 廿年幻夢情悟鏡花 三尺孤憤恨餘淚草

哀情
小說 鴛湖潮

毘陵李定夷著

第一回 噩耗飛來女兒命薄 扁舟歸去公子情深

嗚呼。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名士之坎坷。何今古同揆耶。潯陽名宿劉季靜。學博墳典。早歲登賢書。文章丰采。傾動一時。中年而後。目擊時艱。心傷外侮。屢上書於有司。輒見擯乎執政。栗六塵俗者。廿有餘載。今則禪楊鬢絲。年華已老。知世之終不能用。因謝絕塵纓。卜居惠麓。以遂高蹈之志。別其字曰嚼叟。

鶯花三月。春滿江南。紅桃枝頭。蝶影飛舞。錫俗於清明時節。最稱繁華。一般嬉春士女。駕輕車。控怒馬。鬢影衣香。連亘於五里街上。來惠麓踏青。嚼叟厭塵囂擾。人固未嘗輕越雷池一步。與衆人徵逐其間。而故人子間邑韓劍廬。適來錫謁。叟謂將與廣陵吳彤瑛女士締姻。第葛翁莫屬鳳卜。難諧以叟文學位望俱推。一鄉祭酒。爰懇任大賓。藉增光榮。叟始有難色。嗣因亡友情深。劍廬言摯。卒諾之。當此柳暗花明時節。留劍廬稍事盤桓。藉領湖山風光。劍廬從之。爲留數晨夕。并寓書彤瑛以慰其情。乃春遊正酣。二豎忽侵。劍廬棲遲惠麓。又兩浹旬。方欲整裝赴揚。而斷腸詞一幅。遽於是日遞到。洋洋千言。字學衛夫人。簪花格。嬌紅滿紙。蓋醺血所書者。生驚悸之餘。不能卒讀。惟泣下沾襟耳。叟訝其狀。因詢其情。生咽不能答。囁嚅久之。乃曰。蘭因絮果。一切皆空。延津之劍。長斷樂昌之鏡。難圓。夫復何言。旣又持書畀叟。曰。人已鶴化。誰證鴛夢。此余妻最後之音信。以余視之。直一幅血淚圖耳。叟稍

稍慰藉之。方欲啓書誦讀。忽又語劍廬曰。此賢姪私函。非余所當閱者。劍廬曰。彤瑛爲人光明磊落。吾敢必此書決無不規之語。特恐倉猝成文。詞未盡善。然知老伯必不以此爲病也。請逕閱之。叟乃持書朗誦曰。劍哥足下。萬丈情絲。一朝中斷。人匪木石。甯忍惘然。妹豈腸鐵肝冰。樂於絕人。逃世耶。義所當死死。賢於生不作汨羅之懷石者。不見靈均之貞潔也。

叟讀至此。喟然曰。開端便爾沉痛。無怪子之不忍卒讀也。劍廬含淚言曰。彤瑛生平善爲哀豔之文。嗚咽淋漓。一唱三嘆。余囊中尙有渠遺艸。以今視之。殘碎文章。祇增餘痛耳。叟曰。好爲哀豔之文。原非佳徵。余素不作迷信語。特心理上之作用如是。卽此可見吳女士之際遇矣。言次仍續誦之曰。

嗟乎。吾哥碧城十二情海。蒼茫弱水三千。蓬萊縹渺。詎料明陵一別。吾兩人竟從此長辭耶。吾哥於妹夙愛之。若命。一旦人天永隔。痛心何如。清夜三思。誼應留言相贈。前奉手書。知文旌尙羈遲惠。麓顧此猶兼旬。前事今則萍踪遊跡。又不知安在矣。無已姑存僥倖之心。拉雜陳辭。仍寄惠麓。縱如余之願。此幅斷腸詞。竟入吾哥青眼。而長楸古栢。衰草斜陽。妹已伴居夜臺久矣。嗟乎。吾哥風雨如晦。雞鳴喈喈。萬木棲霜。松柏獨勁。哥亦知薄命妹。竟因此致死乎。念花間之舊約。重證何年。縈閨裏之新愁。未語先淚。容少爲吾哥泣。陳之自誦。南來惠問。益愜余懷。竊念和氏之璧。經琢磨而愈精。孤山之梅。履霜雪而益豔。曩之艱難險阻。安知非天之所以玉我者。乃彼惡魔星橋。見妹離之益遠。窘妹愈甚。間嘗語妹曰。吾不妻汝。則死汝不爾者。誓不爲人。妹聞斯言。其何能。

忍○然○亦○祇○得○忍○氣○吞○聲○遠○避○其○鋒○耳○乃○嬖○也○不○良○瞽○於○厚○利○不○責○其○舉○措○之○荒○謬○反○樂○其○暮○夜○之○餽○贈○以○爲○此○而○不○事○天○下○其○孰○可○事○且○謂○星○橋○富○埒○王○侯○巨○富○之○家○乃○弗○肯○往○獨○眷○注○韓○生○韓○生○一○貧○如○洗○直○文○丐○耳○顧○賤○婢○戀○戀○乃○爾○真○不○識○抬○舉○矣○吾○哥○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妹○聞○言○之○下○稍○稍○申○辯○重○干○嬖○怒○因○與○星○橋○協○謀○強○締○朱○陳○今○已○納○采○成○禮○行○將○涓○吉○親○迎○爭○之○不○得○避○又○不○能○不○爲○玉○碎○甯○免○圭○玷○耶○嗟○乎○吾○哥○已○矣○養○鶴○焚○琴○悟○色○相○之○幻○影○珠○沉○玉○隕○了○情○緣○於○浮○生○吾○哥○倘○異○日○重○到○廣○陵○乎○銅○環○猶○在○鐵○線○依○然○惟○汝○心○愛○之○薄○命○形○瑛○雖○千○喚○萬○呼○而○不○一○應○聲○矣○

叟○讀○至○此○不○禁○涕○泗○交○流○回○顧○劍○廬○曰○言○者○酸○鼻○聞○者○傷○心○予○雖○局○外○人○亦○不○能○無○動○於○中○宜○子○之○淚○下○涔○涔○也○劍○廬○不○語○復○聽○叟○續○誦○曰○

嗟○乎○吾○哥○憶○自○甯○校○識○荆○一○見○如○舊○濃○摯○馥○郁○之○情○如○磁○石○之○引○針○如○琥○珀○之○拾○芥○兩○情○相○契○若○與○有○生○俱○來○時○或○憑○弔○古○蹟○訪○偉○人○之○幽○宅○抒○胸○次○之○不○平○時○或○攜○手○名○園○哥○鼓○蕉○石○之○琴○妹○作○下○里○之○和○時○或○鬪○韻○簾○前○披○誦○青○蓮○浣○花○諸○集○相○與○討○論○此○樂○何○極○曾○幾○何○時○椿○萱○並○謝○妹○遂○寄○人○離○下○哥○亦○因○事○東○渡○同○命○之○鳥○天○各○一○方○自○茲○而○往○薄○命○妹○無○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腸○斷○淚○枯○幾○不○復○知○人○世○間○復○有○愜○心○快○意○之○事○然○猶○冀○先○憂○後○樂○終○底○於○成○耳○詎○意○彼○蒼○者○天○竟○若○是○之○變○幻○不○測○耶○把○筆○至○此○燈○昏○欲○悲○慘○淡○無○光○落○鵲○唳○空○个○个○含○怨○暮○鳥○啼○月○聲○聲○送○悲○而○樓○頭○江○流○淙○淙○又○似○促○余○之○赴○召○三○萬○六○千○頃○烟○波○竟○爲○薄○命○妹○埋○骨○之○所○古○人○云○

江靜猶堪沉弱質。月明誰與弔孤魂。痛哉言乎。妹蹈其轍矣。吾哥念之。妹今去矣。殘光冷月。付舊約於鏡花。碧海蒼天。寄新愁於淚草。妹既無父母。又鮮兄弟。死亦何戀。所難堪者。獨重負吾摯愛之劍廬耳。

叟讀至此。撫書歎曰。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如歷其境。如聞其聲。沉痛極矣。回顧劍廬。已泣不可仰。因稍稍慰之。又叟續曰。

幸吾摯愛之劍廬。誌余最後之言。茫茫禹域。百萬生靈。淪胥於水火中者久矣。外交失策。異族逞強。內政廢弛。酷吏橫行。荼毒之痛。有不忍言者。益以度部懸罄。司農仰屋。百廢待興。而一廢不舉。循此以往。不蹈波蘭印度之覆轍不止。吾哥以騏驥之才。抱鴻鵠之志。前程正無量焉。願自今伊始。長誦生爲並蒂花。亦有先後落之章。力自解脫。幸毋復憶前情。作春蠶之自縛。如是則妹一死而雙方無罣礙。泉下之幽魂安矣。抑又有重望於吾哥者。蕙姊婉淑幽貞。才貌十倍於妹。近頗屬意。吾哥紅窗雙影。共話曲衷。曾稍稍爲妹吐露之。惜大義所在。吾哥不能兩娶。中夜躊躇。輒爲傷嗟。今妹既乘化歸去。願哥與蕙姊速訂婚約。早諧伉儷。時乎時乎。幸勿交臂失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哥能曲體妹意而勉從之乎。嗟乎。吾哥已矣。已矣。簷月西斜。迫我就道。殘更報罷。是予歸期。人間萬事。妹今後不復問。盡付哥肩矣。荊棘銅駝。四郊多壘。幸爲國家自愛。毋以爲爲念。吳斌絕筆。

叟讀竟。遂還諸劍廬。喟然曰。曇花易萎。璧月恆虧。信乎古人之言。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余亦爲若扼腕矣。劍廬聆言。哽咽而言曰。余與彤瑛。誓生死不相拋散者。今一旦幽明路隔。不及黃泉。終無把晤之日。數年。

顰笑了此塵緣孤墓淒涼埋茲豔骨人孰無情其何堪此余決於明日過返廣陵務臨彤瑛墓前滴杯水以祭之彼既爲我而死我又何忍負彼二十四橋明月夜卽吾斷魂時矣叟曰賢姪萬里一身上無父母下有弱弟關係正大幸毋萌殉情妄念重負女士未竟之志劍廬唯唯明日遂整裝買舟溯江而上飄然赴廣陵

第二回 如夢如烟心傷往事 憐卿憐我腸斷恨人

前渡漁郎重來問津劍廬至廣陵卽過吳氏居訪彤瑛消息其嬸伍氏峻拒不納劍廬憤甚詢諸鄰居則謂彤瑛星夜他遁於茲半月渺無消息劍廬恐爲伍氏隱諱真相更徧詢鄰右僉無異辭劍廬將信將疑殊深惆悵竊念以彤瑛之柔嫚纖弱豈能隻身與社會周旋抑真效汨羅之懷石豔骨香肌爲龍宮所攫去耶思之思之百思不得其故矣

旣歸旅邸因寓書劉蕙華邀伊赴館一叙蕙華爲彤瑛之中表姊曾旅居白門與彤瑛同肄業於金陵女子公學劍廬遊寧時晨夕與彤瑛過從由彤瑛之介紹結識蕙華蕙華秋水爲神瓊花作骨姝麗與彤瑛相伯仲惟學問稍遜耳劍廬與彤瑛締交顛末惟蕙華知之獨稔蓋沆瀣舊侶彤瑛從未有片言之隱諱也自瑛彤遭家不造中途輟學蕙華以獨學無友遂亦去校返廣陵今者劍廬寓書邀之將詢以彤瑛之詳耳

明日蕙華果如約至劍廬寓劍廬含笑迓之久別重逢黯然欲絕有間劍廬語蕙華曰暮霜晨星華年易度與女士別兩載矣近體無恙耶蕙華謝之並詢之曰君來廣陵幾日矣長途僕僕勞頓奚若劍廬曰此等事姑置勿言

請女士速語予以彤瑛近狀。蕙華聆言。忽作憤懣狀曰。君已過訪渠乎。劍廬曰然。特空餘桃花笑春風耳。蕙華又曰。彤妹有書致君乎。劍廬唯唯。并言曰。幸女士速語予以彤瑛消息。勿再絮絮問他語。蕙華曰。予於彤妹之消息亦茫然不知。彤妹去時。曾留書別予。言辭淒惻。要皆斷腸句耳。劍廬聞言。大爲失望。喟然久之。乃曰。女士知此事中變之原因乎。蕙華曰。略悉其情。幸君少待。畀予以片時之思索。然後再竭所知以告君也。劍廬唯唯。居頃之。蕙華曰。去今兩旬前。彤妹嘗過吾家。語余曰。吾將與子長別矣。廿年姊妹緣。盡於斯。特來與姊了此未盡之一夕歡耳。余訝其不倫。詢以底蘊。彤妹泣下曰。人生惟不自由爲最痛。而寄人籬下以求生。又不自由之尤者。妹自遭大故。卽與阿嬪同居。嬪家境遇年來益艱。常賴伍星橋之補助。職是星橋自以爲有大恩於吳家。於妹遂生好迷之思。極力揣摩余之好惡。以相迎合。少年翩翩盛情。欸欸未始不可與友。特妹與劍哥旦旦信誓。言猶在耳。星橋既懷此念。妹恐更增一重情魔。因是引避勿遑。乃星橋見妹離之益遠。逼妹愈甚。某日之夕。強妹出外。步月言辭懇摯。幾至涕泣。以求妹力拒。勿獲。因偕之至彝倫山堂。時正旣望。冰輪逐空。深可人意。特妹旣勉強外出。中心又懷非常之憂。疑轉覺其慘淡可悲耳。蕙華述彤瑛言至此。向劍廬請憩息。劍廬諾之。

靜坐移時。蕙華續述曰。彤妹旣偕星橋至山堂。星橋仰顧明月而歎曰。皎皎難常。硤硤易缺。今夕如此。來宵又將缺如矣。吾儕對此。能勿有所動於中乎。彤妹曰。浮雲蒼狗。世事靡常。彼塵世之歡娛。原屬鏡花水月。幸子念之。無自貽伊戚也。星橋笑曰。妹胡作此懺情語。知余今日出遊之意乎。將借此皦皦皓光。爲吾兩人定情之寫照也。彤

妹聆言。螺損眉底。鹿撞心頭。驚憂不知所出。旋斥之曰。子殆癩耶。胡爲以此癩語向人。星橋愈勿能耐。乃曰。余與妹相處有年。自問待妹之心。不爲不誠。而妹豔如桃李。冷如冰雪。視余幾等蛇蝎之不可近。是誠令余不能一刻默爾矣。彤妹至此。恨極而怒。厲聲曰。子視余何如人也。將以強力脅余乎。星橋笑曰。妹母申申。詈人以子神聖。余何敢以強力相凌。妹果允下嬪寒舍者。縱奴隸余牛馬。余亦所願也。彤妹又痛斥之。星橋亦轉愛爲怒。嗤之以鼻。曰。余不妻汝。則死汝。不爾者。誓不爲人言。次悻悻獨去。彤妹氣結移時。含淚歸家。而此後一切惡果。遂悉發生於此矣。特彤妹未以語余。余不知其究何若耳。劍廬聆蕙華言。瞠目結舌者移時。嗣詢之曰。彤瑛之言。豈僅此耶。渠特來與女士訣別。而所言無一語及訣別之近。因何耶。蕙華笑曰。君殆疑余有所隱諱歟。實則余中心之疑竇。與君等耳。余之不滿意於彤妹。猶君之不滿意於余。當彤妹語余時。余亦堅詰其情形。妹謂不欲多述。此懊惱事。異日自有人告姊。職是之故。余未忍相強。第慰之曰。彤瑛吾妹。汝何不達。乃爾人生。惟生命爲重。此身而存。乃能有爲。若偶一失意。便生蟬蛻塵纓之念。固勿論負生我者之厚恩。愛我者之殷情。卽自待亦太薄矣。彤妹聆余言。目灼灼視余。中心若有無限隱痛者。余此時慰勸無言。焦灼逾恆。旣而彤妹畀余一物。曰。他日韓郎或重過廣陵。必面吾姊。幸吾姊爲妹轉致之。劍廬聆蕙華言。急詢物所在。蕙華以忘攜外出。對並曰。此物封裹極固。表面營之似一攝影也。彤妹以物授予。旣卽起立告別。余力挽之。渠哀懇曰。妹事正多。幸姊見憐。余不得已。送之出門。別時之慘惻。自無待述矣。劍廬聞蕙華所述。泣下沾襟。蕙華亦爲泣然。顧見劍廬如此。轉忍淚以慰之。劍廬復問曰。彤瑛

致女士之書可得聞歟。蕙華曰：余約能憶其梗概，請背誦之。其書曰：『與姊別三日矣。此三日間之疾痛慘怛，愈令妹不能片刻忍受。命也不辰，偷生何益？清夜三思，萬不可不死。蓋不死之痛，尤十倍於死也。嗟乎！蕙姊早知今日悔煞。當初妹年來含垢茹苦，忍氣吞聲者，胥爲日後幸福計耳。誠知命薄，乃爾曷不早隨雙親於泉下之爲愈？妹有竹筥一具，遺與素影，筥中盡屬斷簡殘編，姊欲詳余生前之苦况者，可向之索閱。能俟韓郎來時爲我代致之，則尤所感矣。抑妹更有重望於姊者。』蕙華述至此，忽止不言。劍廬詰之，則紅暈於頰，忸怩而答曰：『其下所云爲余姊妹知己之談，不必爲君道也。』劍廬固明敏解事者，見蕙華情狀，知必與彤瑛致己之書爲一致之辭。蕙華實難以相告，亦不復窮詰。

默坐有間，劍廬詢蕙華以素影爲誰。蕙華曰：余新贈彤妹之侍婢也。性頗機警，善解人意。余念彤妹寂寥，故贈之。慧婢以慰其情。劍廬曰：素影今安在？渠必能知彤瑛之消息。余當就詢之。蕙華曰：此事亦余所急欲告君者。余得彤妹書，倉皇趨赴吳家，詢伍氏以彤妹所在。渠僞謂因事赴白門，繼詢素影，則謂亦隨彤妹去寧。劍廬不待言終，急詢之曰：然則遺筥仍未得乎？蕙華曰：然爾時余以詢伍氏，伍氏譏余言爲不倫。然以余度之，素影既受彤妹之托，自必挈之同行。其筥諒不在吳家矣。劍廬木視有頃，泣然曰：彤瑛素影真個俱死乎？女士信也未？蕙華見劍廬狀，知其去瘋狂不遠，笑語之曰：君毋愛癡。彤妹果死者，當必有尸身發現。今半月無音耗，或尙寄跡塵寰，特天涯地角不知隱避何所耳。劍廬曰：滾滾大江，浩瀚無際，安知死之必得其身？余不敢贊女士議，特素影亦忽不知所。

往。是。中。容。有。可。尋。味。者。蕙。華。無。以。難。劍。廬。遂。置。不。語。旋。卽。辭。歸。並。約。明。日。再。過。劍。廬。寓。

是晚劍廬輾轉籌維。寢不成夢。回溯數年以來之情愔。白門學舍。初晤伊人。芳辰看花。花間鬪酌。良宵步月月下。盟心此情。此景何等綢繆。而今者落浦珠沉。湘皋珮冷。能勿慟歎。此時淚痕狼藉。一襲青衫。幾爲濕透。迨至啼雞報曉。晨曦上窗。始朦朧睡去。比醒已午後二時。甫餐竟。蕙華卽至。坐次以彤瑛遺物畀劍廬。劍廬受之。啓而把視。果彤瑛小像。亭亭倩影。較與劍廬明陵同游時大爲銷瘦。一種抑鬱不平之氣。獨流露眉目間。其後幅則醺血書十六字。劍廬讀之。其辭曰。涓涓濁水。了我浮生。敬留攝影。以慰郎情。劍廬大慟。且泣。且言曰。彤瑛定葬身魚腹矣。余誓以身殉之。蕙華斯際。力索慰勸之辭。而久不可得。相持有間。蕙華始發語曰。君尙有弱弟。在何作此不情語。假令彤妹果死者。泉下有知。亦必啾啾嗷嗷。恨禍人之甚矣。劍廬曰。然則女士爲余計。當何以處此。蕙華曰。君姑守此數日。復探其詳。何如。劍廬曰。余在廣陵。少相知。人地生疎。曷從探詢。豈非守株待兔乎。蕙華曰。薇亭新從閩江歸。未之知耶。劍廬聞薇亭在里稍釋悲懷。詢蕙華曰。薇亭近與苕華女士之感情奚若。彼二人亦備嘗人世之辛酸矣。蕙華曰。吾妹自幾經患難。神志迷惘。恐未可久於人世。惟邇來以薇亭旋里。朝夕叙首。略有歡容矣。劍廬喟然曰。情因恨果。果成於因。余亦個中人也。今者癡夢似有所悟矣。恨不能一一執天下之人而教以太上忘情。蕙華曰。君往訪薇亭歟。劍廬曰。渠與苕華叙舊方殷。余苟往擾之。於心良有不忍。蕙華笑曰。君未免因噎廢食矣。劍廬始允訪薇亭。蕙華遂辭歸。

三年舊雨今日重逢。諸朝劍廬往訪薇亭。適薇亭未外出。含笑迎之。入導往書齋。寒暄既。薇亭先詢劍廬來揚有幾日。劍廬以四日告。並謂將有旬餘勾留。藉可作平原十日遊也。薇亭諾之。言次。仰視壁間時計。顧劍廬曰。余今日約茗華在蕪園。晤叙茲已屆時。君可偕余往也。劍廬力却其議。薇亭強之。再四。劍廬乃從行。蕪園者。離商某翁之別業。翁性好客。凡文人墨士往遊。輒勿見拒。劍廬曩昔客揚時。屢偕彤瑛過是園。園中鑿地成池。誅茅爲亭。琪花瑤草。終歲常春。彌足引人入勝。劍廬至園。猛憶前情。大爲於邑。顧薇亭曰。人生忽忽。若夢。余與彤瑛偕遊斯園。曾幾何時。而人事之滄桑。竟若是矣。薇亭偶有根觸。亦爲惘然。兩人步至柳陰下。劍廬曰。曩昔之日。余偕彤瑛憩於此樹下。彤瑛笑而語余曰。劍哥。吾兩人他日苟能買地北郭。築室數楹。培紅栽綠。以徜徉晚節者。妹之心願慰矣。言猶在耳。事竟成空。余其何以堪。此薇亭曰。余之邀君出遊者。原爲洵君之愁。今若茲增余罪過矣。言間茗華飄然至。兩人趨與爲禮。茗華如禮以報。蓋茗華與劍廬亦素相識者。劍廬視茗華膚圓春月。神凝秋波。依然舊時丰韻。惟稍爲銷瘦耳。寒暄竟。三人偕至涼亭而就坐。

第三回 好事多磨意同槁木 閒愁莫却心比卷施

麥秋時節。青草池塘。槐市桐陰。在在娛目。三人既至涼亭下。茗華先語劍廬曰。聞蕙姊言。君來揚已數晨夕。余惰於行動。迄未過謁。幸勿以爲罪。劍廬笑否之。顧薇亭曰。余初來廣陵時。與茗女士姊妹及彤瑛諸人。門吟聯韻。朝夕聚首。乃數年以來。分飛勞燕。天各一方。彤瑛慘狀。固無論矣。卽蕙女士亦風塵歷落。多失意事。冰士女遠客天。

涯余不能深悉其境遇。然聞諸人言，謂亦失意也。薇亭聆言，因詢茗華曰：「冰妹消息，余尚未詢及。今果何若矣？」茗華曰：「冰妹近有家書歸，備述徐氏家庭之黑暗，與夫處境之狼狽，謂俟秋高氣爽時，當南旋省親。特未識能大從人願，不生變端否？」劍廬聞之急詢冰華近狀。茗華歎曰：「徐憬伊爲人，直狗彘不若。冰妹生不逢辰，嬪彼惡婿，余雅不忍言。請俟諸異日，今且談歡娛事，毋再說懊惱語，令人更增辛酸也。」劍廬唯唯，旋詢薇亭曰：「君當何時再作閩游？」薇亭曰：「嚴柳堂已退歸林下，新任福州刺史汪甘仁，素不相識，余擬暫居故鄉，不再遊閩。若得償余願者，言至此，覺茗華在旁語有微疵，乃急轉其辭曰：「設有機緣，余當東遊扶桑，以廣見聞也。」劍廬曰：「君才十倍元亮，恐當今憲幕中亦未易多觀。余意東游殊無爲，不如仍至閩省之，爲愈。」薇亭曰：「年年壓線爲人作嫁，余久厭棄幕賓生涯。今幸得脫此牢籠，何必復投入乎？」言時，顧茗華而啼曰：「妹以余言爲何如？」茗華曰：「男兒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哥既有此壯心，妹自當力贊其議，欣然勸駕也。」薇亭笑曰：「然則樓上花枝陌頭柳色，不將累妹日以淚痕洗面乎？」余意苟作東游，必與妹俱。茗華聞言，紅潮上暈，俯首無言。劍廬見此情狀，乃語薇亭曰：「余久別此園，今當往遊一週，幸君與茗女士留此少待。言次，不待薇亭可否，卽起立向外行。劍廬旣去，茗華責薇亭曰：「薇哥何爲作如許癡語，令人羞媿無地矣？」薇亭曰：「吾兩人情誼，劍廬豈不之知？何必作假惺惺耶？」茗華置不辯，別談他事。密語移時，劍廬復至。薇亭曰：「吾儕來此已久，今可去矣。」劍廬茗華咸是其說，三人乃偕行出園。劍廬別二人先行，別時約薇亭明日過其寓，謂當有要事就商也。」

詰朝晨風淡蕩。天氣晴暢。薇亭憶昨日之約。卽過劍廬寓。劍廬時方在室修書。寄其弟馥齋。見薇亭至。擱筆起迎。笑曰。君晨起何早耶。薇亭曰。昨宵失眠。徹夜未寢。黎明外出游行。信步至此。故略早耳。劍廬乃歛之坐。詢以緣何事故。寢不成夢。薇亭曰。昨別君後。與苕華尋亦分袂。迨傍晚時。苕華又過。余泣然而泣。余驚其狀。急詢之。故苕華曰。哥哥吾與冰妹皆斷送於庶母沈氏手矣。家門不幸有此禍根。父也云何不諒人。只日來沈氏不知又若何。瞞妹於家君之前。今午歸後。家君召妹往痛責。妹曰。賤骨不識羞。又與薇亭昵矣。余恨金氏之人。不啻眼中毒針。有其姑必有其姪。汝母已累余至斯。今幸不永其年。汝猶與金氏子昵耶。賊骨真不一文值。薇哥念之。妹生不逢辰。以至如是。夫復奚言。獨恨辱及亡母。是妹所至死難忘者。劍廬聆薇亭言至此。太息曰。能營三窟。工譏免誰撥。明燈救火。蛾余恨不能上叩天閭。問彼無言之主宰。爲何施其罡風孽雨。以摧殘此一般名花。抑紅顏命薄。自古有定評耶。薇亭曰。苕華又云。家君并謂若不與薇亭絕。將與之涉訟。夫以兩造之情形。其勝原可操券。特妹何忍與生我者相抗。再三籌維。實無兩全之計。人生終須一死。妹惟有死以報哥耳。薇亭述至此。幾悲噎不成聲。劍廬拍案而起曰。咄。苕華又將死乎。言次。怒眦欲裂。憤懣達於極點。嗣顧薇亭曰。然則苕女士今何往。薇亭曰。苕華言既余猶忍淚以慰之。謂與其負氣自裁。毋寧兩人偕死。余意今後仍相交如初。一任天崩地坼。吾兩人終不稍變厥心。設一朝塵緣淨盡。者江流滔滔。攜手同歸可耳。今姑聽之。余亦回天無力。苕華然。余言飲泣移時。含淚別去。余遭此變端。故長夜失眠也。劍廬曰。余意若女士昨晚之苦。况必尤有甚於君夫。以一弱女子之身。乃至與否運抗。

與惡魔抗日顛倒於狴犴蛇蝎之鄉天下第一等可憐人也君今日往視渠乎薇亭曰若華約午後過訪當不爽信也劍廬唯唯薇亭曰此事且置勿論君昨日約余時謂有要事就商請速以語我來劍廬曰余須問諸君者卽爲彤瑛事也然今者君有所戚余何忍復以此事擾君薇亭曰君試言之固無妨也劍廬曰然則請君語余以彤瑛慘況薇亭曰是固無待余言者余之所知胥聞諸若華若華又係乃姊蕙華所告蕙華旣盡以語君更何待余言劍廬曰旣乃爾盡語我以星橋之近蹤余必甘心於彼而後已薇亭曰星橋乎余歸時渠已他適聞諸人言渠因彤瑛之事亦方深悲痛劍廬曰旣迫之於前復痛之於後何也薇亭曰星橋原無大惡特以情之所鍾遂不惜壞一己之道德以謀人甚矣情之累人也情情不知爲天下種幾許禍根使余當年而不鍾情於若華若華何至有今日之痛君不在石城識彤瑛又烏有如此流離顛沛之慘耶言次語聲漸澀劍廬亦慕動悲懷愴然欲淚薇亭覺之乃不復語少間劍廬曰星橋今果何往設彤瑛復存者焉知星橋不蹤其後以擾之則更不堪設想薇亭曰以余視之當不至此劍廬曰然此且勿言予居此已數日而於彤瑛消息絕無所得幸君有以教我薇亭沉思少頃忽起立曰余得良策矣吳家女僕馮嫗日與彤瑛相處當必能盡知其事君盍往懇蕙華浼彼使馮嫗吐其實劍廬是之并謂苟有所需尙希轉懇若華助薇亭唯唯並詢之曰設彤瑛而終不得者君當何時返潯陽劍廬曰不得彤瑛余誓不返卽異日死於是邦者衣冠雖歸葬潯陽江畔而魂魄猶戀戀不去也薇亭聆言爲之悽絕蓋同病相憐中心同有難言之隱痛旣而言曰聞若華言彤瑛有斷腸詞遺於君能否畀余一讀乎劍廬允之

並附以攝影遞與薇亭。薇亭曰：余來時，君方作家報，今可仍往治所事。劍廬諾而去。逾時，劍廬事竣，往視薇亭。則薇亭方俯首木坐，淚斑點滴落於手中函上，因呼之曰：薇亭，累子傷感，增余罪過矣。薇亭喟然曰：余亦人也。庸有讀此書而不動者？女子多才，原折壽形。瑛具此清才，宜造物之嫉妬。倘果不幸者，余當爲傳其事，俾千秋詞人墨客想望之。憑弔之終，不令泯滅無聞也。劍廬曰：若然，則吾與形瑛身後之事，當盡屬君矣。薇亭不知所對，惟含淚視劍廬耳。適侍者報午膳，劍廬乃歛薇亭進餐。餐既，薇亭卽告別還家，蓋恐爽若華之約也。

劍廬旋寓書蕙華，邀之過。從傍晚，蕙華如約至，詢劍廬以所需。劍廬語之故，蕙華曰：今日過晏，急則事債，余意明日前往。劍廬深然其言。蕙華欲告辭，劍廬挽之，謂尙有他事相詢。蕙華乃復就坐。劍廬問以若華事，蕙華曰：家庭之隱痛，若妹猶有未盡以告。薇亭者，總之吾國蓄妾頹風，急宜禁革。此風不革，中國社會之黑暗，當無已時。夫嫡庶交爭，牆茨遺羞，固家庭莫大之不幸。其尤甚者，恃寵專政，太阿倒持，至演出忍心害理之事，以戕賊家庭幸福。其情尤可痛已。吾家自叔父納沈氏後，家庭之間遂以失和。泊乎阿嬤逝世，乃至同居異餐。若妹冰妹低首短簷之下，年來遭遇之慘，君知其略矣。至於近日情狀，余當細爲君道之。劍廬靜待，蕙華之演講。蕙華曰：紅顏薄命，今古同然。吾輩女子，不知生前造幾許冤孽，乃至墮入此現身說法之地獄中。蚍蜉撼樹，精衛填海，終不能爲吾輩發贖補恨也。沈氏爲人陰險多詐，家嬸在日，卽積不相能。嬸既喪，遂洩毒於其女冰妹，爲沈氏所禍，嫁此孽種。固無論矣。家惟存若妹形單影隻，每至抑鬱無聊時，則過後樓與余傾談。蓋余家後樓，妹宅前進，雖同居一第而門。

設常關不啻如楚漢之鴻溝也。吾姊妹遇時所談無非含辛茹苦之語。恆作楚囚對泣。昨日之夕。若華來視余。入室卽向余泣。謂流言忽來。莫從伸雪。茫茫塵寰。無妹容足地矣。今日父召妹往。謂聞諸他人。妹將與薇亭偕遁。并謂人言嘖嘖。妹與薇亭有曖昧事。當與之興訟。而使妹對簿公庭。受人唾辱。妹力言。人言未可遽信。女兒誓不至此。父不少顧。姊乎其何以處。此本欲瞑目以了殘生。特恐仇余者。又將謂羞憤而死。益徵妖言之確鑿。既毀名於生前。復遺臭於生後。妹誠不知計之將安出。姊乎。生不了。死又不了。幸姊爲余了之也。蕙華述至此。悲梗幾不成聲。劍廬曰。然則此誣鱗之言。果何自來乎。蕙華曰。君明眼人。夫復何問。劍廬歎曰。甚矣私欲之蔽人也。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讒。乃至殘其骨肉而弗恤。古今有同慨矣。蕙華曰。余卽以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策。若妹若妹。謂父方盛怒。禍懸眉睫。此舉緩不濟急。嗣余逼於無奈。以稟吾母。吾母亦大爲扼腕。今晨晤叔父。力爲若妹剖白。叔父將信。將疑。盛怒少殺矣。吾母復乘機以遣若妹。至雪溪與其姨母同居之說。進叔父似有允意。特恐沈氏復從中爲厲。則若華此後之否運。尙無已時也。蕙華言竟卽起立告別曰。與君久談。失時。恐累家中。盼望矣。劍廬送之。叮嚀之曰。馮嫗之事。若得端倪。幸卽告我。蕙華頷首而別。

蕙華旣行。劍廬默坐客窗下。孤燈照影。似幽似明。舊恨新愁。百感交集。竊念蕙華此舉。又不知效力究何若。自目前之情形觀之。形瑛必無生理。古人麥飯香醪。墓前慟哭。已爲人生至慘痛之境。乃余則欲哭無墓。并不能爲撫棺之一慟。其慘痛尤十倍於古人。獨不解彼造物用心。何其爲德不卒。旣生余矣。復生形瑛。以爲儷。似造物無負。

於人者既儷之矣。又從而中道摧折之。似有情實無情。甘糖幸辣。先後禍人。碧翁翁何若是之不仁也。耶遐想之頃。情愈不能自己。因從皮囊中取出在東時形瑛所復之書。把而展之。反覆數同。玩不忍釋。既乃朗誦之曰。劍廬愛昧。竹徑風清。槐庭陰綠。閑看蛺蝶雙飛。每爲惆悵。幸得琴書半榻。聊慰寂寥。適小婢持惠問。至拆而誦之。知故人無恙。旅况戢清。歡何如之。書辭諄諄。眷注之情溢乎楮墨。尤足徵愛我之真摯。倍深感激。吾哥潛心法學。正當務之急。異日學或歸國。展其平生所學。必能大有造於邦家。妹日來興居悃適。惟思哥愁緒終日昏昏。未嘗一刻去諸方寸間。時時節節。花花朝朝。故園之靈光無恙。伊人之形影杳如今昔。感觀其何如耶。嗟乎。劍哥追維前情。何堪回首。言念來日。尤爲痛心。疇昔盟言。迄無端緒。致令中心憧憧。夙夜難安。妹命途不辰。固應乃爾。而至哥亦歷盡酸辛。是所腸斷。心碎者。雖然。語不云乎。蒲柳之姿。未秋先落。松柏之操。經霜彌堅。蓋彼爲霜爲雪者。可以殺彼柔柔。蒲柳之姿。而不能奪我亭亭。松柏之操。吾輩果百折不回。誓生死與造物抗衡者。則當年私願寧終無酬報時耶。哥聆余言。其亦少慰乎。謹答尺幅。聊抒寸衷。餘惟心印不具。斌妹手復。誦竟。情思愈悲淒涼之極。伏案大慟。啜泣久之。不覺儼然入夢。

第四回

月冷霜天。堽堽急奏。

珠溼滄海。琴瑟空調。

黃姑渡。何傳來。驚耗明日。綺齋忽得九江急電。稱馥齋病革。囑劍廬速歸。爲治身後事。劍廬得電。如青天聞霹靂之聲。且驚且慟。頓足痛哭曰。吾父吾母捨我逝矣。我妻亦遺余而去。吾親愛之家庭。惟餘一弱弟。形影相依。今弟

又臨危矣。奈何。必復。仇。仇。現。現。遊。此。慘。無。人。理。之。世界。已。矣。已。矣。千。苦。百。痛。死。乾。淨。耳。因。使。急。足。邀。薇。亭。薇。亭。旋。至。劍。廬。曰。與。子。長。別。矣。曩。嘗。許。我。以。代。了。身。後。事。幸。無。負。夙。諾。薇。亭。顰。目。不。解。急。詢。之。故。劍。廬。曰。潯。陽。有。急。電。至。舍。弟。病。危。促。余。返。鄉。不。如。意。事。迭。迫。而。來。余。腦。海。窄。狹。能。容。幾。多。煩。惱。今。當。遄。歸。故。里。盡。阿。兄。之。職。設。吾。弟。果。逝。者。吾。與。君。今。生。亦。無。重。見。時。矣。言。次。淚。下。沾。襟。薇。亭。曰。馥。齋。之。病。當。能。轉。危。爲。安。奚。如。此。惋。傷。爲。劍。廬。不。語。既。乃。曰。聞。蕙。華。言。若。華。有。赴。潯。溪。與。姨。母。同。居。之。消息。一。俟。若。華。安。貼。請。君。卽。過。潯。陽。謀。最。後。之。一。面。也。薇。亭。曰。少。遲。數。日。余。定。至。潯。幸。君。毋。先。他。適。劍。廬。諾。諾。而。已。

是晚劍廬卽往附汽船。蕙華若華得薇亭之轉告。特至輪次送行。薇亭亦偕至。劍廬曰。余本言不見彤瑛。不生出揚州城。今不圖中途又來此。凶變迫余。自爽前言。蕙華曰。君幸安心旋里。余雖非紅線隱娘。彤妹之事。願以全力謀之。倘得好消息。當寄書告君。君前程正大。幸勿懷短見。若華亦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大丈夫立身處世。決不因外界之磨折。悻悻然以求死。高明如君。寧獨昧於此耶。且彤妹生死未可逆料。設一朝珠還璧歸。者君不又重負彤姊乎。君思之。重思之。幸從余姊妹之勸。劍廬終不答。一辭。蕙華至此。慰勸無言。亦相與太息而已。有間。劍廬問蕙華曰。然則彤瑛之事。女士詢諸馮嫗也。未。蕙華曰。今晨余召之來。一一詳詢之。渠雖不能言之。鑿然究其所言。彤妹事大有把握。劍廬曰。女士給余耶。抑假此以慰余耶。余不敢信。蕙華力言勿妄。劍廬曰。既有此消息。女士必早以語我。今乃待余發問而始相告。余不能無疑矣。蕙華曰。臨別匆匆。適無暇及此耳。若華亦起。

助乃姊力言不謬。劍廬疑信參半。既而汽笛鳴鳴。三人乃起立告別。劍廬曰：風蕭蕭兮，邛水寒孤士一去不復還。三人慰之含淚而去。

棣萼花好，中道遽摧。劍廬既抵家，則馥齋已溘逝。攢心之痛，自無待言。時喪方一日，尙未殯殮。劍廬撫尸痛哭曰：弟乎！韓氏血食，惟此僅存。余年來遠客他方，戀戀於斗斛之祿，同樹荊花，東西異趨。汝之生也，余不能盡阿兄之誼；汝之病也，余又不知其何自來。何時始汝之死也？余并不能與汝作最後之訣別。重負弟矣，重負弟矣。泉下有知，當必詈余荒唐。余其曷以解此慟哭之餘痛？極幾暈。諸親知好，力勸節哀治喪。劍廬忍痛從之。而家道清貧，殮資艱絀。劍廬幾無從摒擋，乃出室中物盡貨之，始稍獲微資。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滿目滄桑之情形，洵極人世之至慘矣。

風披靈幃，月照棺影。劍廬徘徊其旁，熱淚貫珠，哀思抽繭，悵一棺之已蓋，音容從此渺茫。招魂而魂不知，魂即有知，而人天睽隔，影嚮皆虛。傷哉！劍廬思亦無益，哭亦無益，寸寸肝腸一時摧斷矣。自是厥後，飲食頓減，僅啜粥糜。屢思返劫清都，以了此身罪孽。特宗嗣所寄，恐重傷泉下之心。且先人墓骨未安，若久任曝露於心，安忍出此？是以不得不復視息人間。度此傷心之歲月，然而咄咄書空，琅琅雪涕，不死之痛，尤甚於死之痛多矣。

馥齋既喪之旬日，薇亭果如期來灣。見劍廬情狀，不禁慘然淚下。既乃就弔於馥齋靈前。弔既，與劍廬談別後事。劍廬含淚爲述之。薇亭又詢馥齋病由。劍廬曰：老僕告予，其病本係春瘟，忽轉傷寒，遂致廬扁失靈，百藥罔效。當

抱病時秘不我告。蓋恐余之縈念其心良苦矣。然而余今思之。轉恨其不以告我。而尤恨余之久客他鄉。致吾弟不忍告我也。薇亭曰。往事已矣。逝者不能復生。生者尙其自愛。萬一君因哀毀致疾。泉下之心。其能安平固不如易其傷死者之心而謀所以慰死者之爲愈。劍廬聆言。不置可否。惟木視薇亭淚珠瑩瑩奪眶而出。蓋屢經憂患。神經幾失知覺矣。薇亭又曰。余來潯時。往別蕙華姊妹。詢以彤瑛消息。蕙華謂彤瑛確未葬身魚腹。今寄寓西子湖濱。幸君速過錢塘。毋作薄倖郎。劍廬曰。彤瑛乎。時至今日。余已無生人樂趣於彤瑛。更奚取諸薇亭。笑曰。是直憤懣語耳。余不敢信。略待數日。余當偕君往浙際。此春光明媚。桃李爭妍。時節君正可與意中人片舟雙槳。蕩漾蘇堤之下。寫照西湖行樂圖也。劍廬曰。君其操蘇張之舌耶。薇亭笑噴曰。余亦爲君計耳。旋留薇亭宿於其家。藉慰彼此之岑寂。

洪喬無誤音信。忽來薇亭留潯之第七日。忽得茗華書。急拆閱之。乍爲驚絕。書中云云。係蕙華托茗華告薇亭。懇薇亭轉語劍廬者。薇亭默念劍廬方哀悼之餘。何忍復以此重渠之痛。幸書到之時。劍廬適外出。因秘不以告。然中心已大爲劍廬惋傷矣。又居旬餘。薇亭見劍廬形銷骨立。損瘦益甚。乃強之作杭游。仍以彤瑛避居於杭。爲辭時。劍廬哀思少殺。遂從其言。買舟赴臨安。寓居於拱宸橋畔。湖山風景。今昔異殊。馬關結約。拱宸橋關爲商場。錢塘門外。頓增熱鬧。迥非廿年前景象。兩人解裝方竟。劍廬卽詢薇亭以彤瑛所在。薇亭曰。曩係傳聞之言。彤瑛旣屬隱居。決不明以告人。尙待吾輩探詢耳。劍廬聞言。大失所望。喟然曰。余固知君之給我。今果然矣。余不敢怨君。

余并不應怨君。余惟恨因余之故，致君失其本真耳。薇亭曰：吾實未結君。幸君無躁明。日余輩姑先遊湖，以領略林墓蘇堤，問鶯柳浪，諸風光。劍廬不從，謂必先得彤瑛，而後游覽。薇亭明知彤瑛必不可得，縱索十日，亦難有濟。然事已如斯，無言足以回劍廬之心。第緩俟之耳。劍廬見薇亭狀，知彤瑛必不在杭，急欲過返。乃天公留客，春雨連綿，劍廬欲行復止。一夕獨憑客窗，遙聽窗外風雨淒其聲，送到耳際。殘樹枝頭，爲微颺所撼，呼呼作響，如哀秋之遠笛，不禁悲從中來，泫然而泣。既而泣聲漸高，薇亭爲所驚寤，見劍廬未寢，起詢之曰：君坐以待旦者何耶？劍廬止泣而言曰：落月屋梁，工部念舊，停雲天際，彭澤興悲。何況若予之天涯地角，重逢莫卜者？旅館靜夜，百感紛投，余縱就寢，其能入夢乎？言次，又不禁淚下如綆。縻薇亭曰：情之所鍾，固在吾輩。余與若華之纏綿，何曾次於君與彤瑛？若華身受之疾痛，慘怛亦不減於彤瑛。然余從不作無益之愁思，蓋思之無益，固不如不思爲愈。且思之者，益所以增其疾痛，慘怛耳。劍廬曰：吾輩相交，數載性情沉澁，而君於彤瑛之事，獨作如許不情語。平昔自命爲多情者，今何如矣？薇亭曰：余與君相知，綦深。故言之彌切耳。劍廬若勿聞也者，惟向薇亭索彤瑛。薇亭不顧劍廬若癩若狂，薇亭知其鬱結已極，竊思不如語以實情，或一慟之餘，轉可使平昔積悶盡情發洩也。乃語之曰：余實告君。彤瑛消息凶多吉少，事至今日，生死惟君自裁。第君而死者，余與君同來此邦，坐視君之死而不救援，更何顏獨返故鄉？計惟從君俱往，余從則若華又必從余，忍乎否乎？亦唯君自聽。蓋薇亭明知所言之不規於道，然苦心孤詣，以爲如此，要挾劍廬，或可不死也。言次，即取若華之書示劍廬，曰：彤瑛近況盡在此中。君試誦之，劍

慮方惘然間書已接入手中因展閱之其書曰

薇哥足下陽關分襟轉瞬旬日照愁有鏡劫夢多魔此中况味悵也何如昨晚蕙姊來告妹囑妹寓書於哥托轉語劍君彤姊消息馮嫗受伍氏之囑初不欲言既以大義責之始直言不諱蹈江之事確非子虛蓋素影曾目擊之事後還家取遺笥往語馮嫗以彤瑛死事狀並謂不及救援惟有以身同殉故素影亦葬身江魚腹中矣望吾哥將此概略曲爲劍君道之人生妍媸壽夭同是一夢劍君前程正大幸勿湮沒於愛河情海之中吾哥其以此意婉勸之蕙姊又言當以重賞覓彤姊遺骸彤姊生爲韓家婦死爲韓家鬼劍君當必允迎柩歸潯陽葬諸韓氏之墓也吾哥何時旋揚殊深縈念若上之行恐有中變其情當俟面罄若白

劍慮閱既大呼曰彤瑛彤瑛可憐可憐言已而倒地口中噴出鮮血數點蓋痛極而暈矣薇亭扶之榻上極力救之始醒然猶啜泣不已

第五回

石爛海枯此心不改

水流花謝往事皆空

橫風吹來情絲中斷惓懷前事我心孔傷劍慮從薇亭之請復買舟過廣陵覓彤瑛遺骸以了未死者之事乃龍王多情香肌豔骨竟爲攫去劍慮久勿能得而疑寶復生謂彤瑛之溺也或有人援之以手亦未可逆斷乃商諸薇亭願溯江流上下訪察其事薇亭曰君意良是余誼應追隨左右伴君寂寥特若華今方病劇旦夕莫保余實不忍去劍慮曰君於若華猶余於彤瑛余不能爲若華而留君自不應爲彤瑛而去余今與君別矣願若華早占

勿藥妝豔海棠速諧紅燭是尤余所切盼者薇亭曰若華恐不起矣余之疾痛慘怛實與君同病相憐劍廬曰疾病爲人生恆有事安見若華之必不愈若彤瑛則天涯地角曾遺骸之不可得遑問其他耶薇亭漫應之兩人乃分秋劍廬卽買舟東下溯江作汗漫遊

春色飄零二豎交侵當劍廬薇亭自臨安歸時若華適抱病家居薇亭屢欲過訪而綉幃深鎖飛度無術恆借蕙華爲寄書郵蕙華日躑躅病榻之旁顧此薄命女弟恆爲之暗中墮淚問暖嘘寒調湯進藥未嘗片刻相離故劍廬來揚後迄未得與蕙華一面卽蕙華前者所云以重賞覓彤瑛遺骸者今亦不及兼顧若華之病沈氏從未一加存問其父偶過其室亦不過略詢數語藥餌所需又納沈氏之言異常吝嗇幸薇亭飲助之得不匱乏病居彌月始進稀糜漸能下榻步履一日攬鏡自照不覺啞然失聲曰鏡中人久不面汝矣形容枯槁面目黃萎幾不可復認言次淒然淚下蕙華恐其根觸新愁復發舊恙乃勸之休養若華忽詢劍廬近狀蕙華據實以告若華歎曰劍廬此行恐不復生還矣惜余在病中未悉其行不然當力阻之卽萬不能留亦當令人伴之蕙華曰門前積雪力未能掃妹又管他家瓦上霜矣言次太息不已蓋此語本非由衷之言特恐增若華愁思聊以寬慰之耳薇亭聞若華病瘳中心大悅顧一縷愁絲猶時縈繞腦府者則可憐可傷之劍廬此行究不知何如江流千里烟波浩漫彤瑛果投江者必無倖生理卽以遺骸論亦不啻滄海一粟更何處尋覓徒令人悵望江天頻喚奈何而已人事勞勞光陰草草倏又由夏而秋矣銀河亘鍊玉露含珠涼月一窗秋聲半樹此情此景彌足令人氣徊也一

夕薇亭偕茗華出外步月。一輪皓魄飛上碧霄。大地如銀。通明不障。兩人聯步。閒清談。娓娓意至愉快。此爲茗華病瘳後與薇亭第一次之晤叙。蓋前此數月間。茗華幾如籠中鸚鵡。其父不令越雷池一步。今幸茗華之姨自茗水來。揚旅居岑寂。茗華伴之本擬即時赴茗。以冰華將歸。故稍留數晨夕。以謀晤叙薇亭。遇此機會。因得與茗華暢敘。然而歡會無幾。又將言別。兩人終不能無所戚戚也。

天涯寄子。重返故鄉。又逾日。冰華自東魯寧家以與蕙茗久別。故轉致黯然。茗華見冰華憔悴狀。尤不禁淚下。聚闊之餘。冰華詢家鄉諸姊妹近況。茗華略舉以告。繼及彤瑛。謂前得茗姊書。稍知梗概。今何如矣。茗華又略道之。並謂劍廬一去三月。渺無音信。殊令人縈念不置。已而往謁姨母。其姨見冰華顧而歎曰。別汝三載。竟銷瘦乃爾。若非汝姊偕來。老眼幾不能識矣。冰華曰。人壽易老去矣。難追此三載之中。姨母亦多增幾許老態。其姨曰。余幸獲强健。惟家境艱絀。年甚一年。常引爲憂。暮氣之增。蓋亦此也。蕙華從旁笑曰。吾姊妹三人。異日及姨母之年。恐猶不能如姨母今日之矍鑠也。其姨聞言爲之愀然。

秦樓坐月。共訴離情。是晚冰華與茗華閒談。冰華告以際遇之狼狽。謂夫固不良。姑更凶悍。今春三月。妹幾遭不測。恐姊縈念。故迄未以告。茗華詫甚。急詢其情。冰華曰。憬伊性嗜博。呼廬喝雉。客坐常滿。妹屢婉勸之。渠充耳不聞。卽聞亦如東風過馬耳。不久便忘却。某晚在家宴諸賭友。酒酣而醉。強妹出侍酒。妹力斥之。謂焉有良家婦女。覩顏作此醜態。渠不顧。出其暴虎之力。強挈妹行。妹攀牀柱以拒之。渠大怒。轉身向外行。妹此際心頭轆轤。究不

知渠又將以何等壓力相加。乃忽聞足音凌雜而來。知偕諸博徒入室。方欲引避。渠已至門首。橫身障妹行。妹沒奈何。返身歸室。面壁而坐。諸博徒既入。擁擠一室。酒味腥嗅。令人幾作三日嘔。憬伊又令僮取飲具殘殺至。牛飲如初。漸語妹曰。今衆人具在。從余言者。則煩汝人侑一觴。不則莫謂黔驢無技。妹聞其言。冷汗浹背。驚懼不知所可。若華聆至此。失色曰。以一柔慢少女。而與羣魔相敵。妹其殆矣。冰華曰。自何待言。妹此時憤氣填膺。不知所爲。既乃厲聲斥之。憬伊怒益甚。起立奔赴妹。如餓虎之撲人。妹見其來勢猛烈。知事必無幸。以首觸壁。願求速死。憬伊見妹狀。力挈妹離壁曰。汝求死耶。余定欲生辱汝。正撐持間。幸賭友中有人前來勸止。憬伊初以惡聲相拒。嗣爲諸人所拽。始悻悻外出。妹經此蹂躪。自維復何顏靚居人世。輾轉籌思。長眠爲樂。是晚因卽懸梁自盡。乃塵劫未滿。忽爲僕婦所覺。救妹至醒。力勸勿萌短見。妹勉從之。決意寧家。然設非蕙姊寄川資來。恐仍不能如願也。姊姊妹爾時之境遇。無殊身履羅刹。備嘗五刑。今後誓不返魯徐家。若以強力相迫者。惟有仍以一死報之。若華曰。家中亦非樂土。余擬隨姨母至雪溪。妹可俱往。冰華曰。姨家境遇不豐。吾姊妹何忍復重以口腹相累。若華曰。微亭允扶助。余之不足渠謂。不特私誼不忍坐視。並於先姑情面。亦不忍觀望其孤女之飄零失所。故就經濟言之。妹可毋慮。冰華以爲然。決意聯袂赴浙。若華又曰。薇亭約余明日過其居。姊久客初歸。伊良縈念。可俱往一晤。冰華領之。既而若華告冰華前者沈氏誣譏之言。冰華亦不勝憤激。喟然曰。毒哉。沈氏一若於余姊妹有九世深讎。而必陷之於死地者。妹若無渠之惡作劇。何至遠適東魯。儼此孽種。至今思之。猶令人怒眦欲裂也。若華曰。余爾

日設無伯母之將伯。雖有求生之心。恐亦無可生之路。後余臥床。彌月。沈氏從未過我。存問並聞婢媼密語。渠於人後常詛咒余。願速死。以去眼中針。余既笑其愚。復恨其毒。常以告蕙姊。蕙笑笑置之耳。冰華曰。蕙姊性情豪爽。而雍容大度。尤非余姊妹所能及。若華曰。妹言良是。余病居時。蕙姊日假傍藥爐之側。沈氏嫉渠之惠。我常以隱語刺之。而蕙姊休休有容。從未稍存芥蒂。非大度者能如是乎。冰華聞若華之言。爲蕙華感念身世。募起根觸。喟然曰。蕙姊長妹。兩齡今已三七芳春矣。而名花一枝。尙無所託。設有不幸。他日落溷污泥之中。可以妹爲殷鑑也。若華曰。妹未之知耳。蕙姊原有屬意者在。特形格勢禁。恐終無如願之日。冰華急詢爲誰。若華笑曰。春夜談心。秋燈抵足。蕙姊曾稍稍吐其曲衷。謂與劍廬一見傾心。言笑如舊。特使君有婦連理。已占不敢作非禮之妄想耳。然必盡力以助彼兩人。務使美滿。因緣克底於成。雖非身受其樂。而對此一雙璧人。亦聊足自慰矣。嗚呼。冰妹波翻銀漢。夢斷星橋。遏其情瀾。爲人作嫁。蕙姊之心。亦良苦矣。冰華曰。是真非妹之所及料。設形姊果殂謝者。不知劍廬與蕙姊。能否補此情天之缺憾乎。若華曰。微特蕙姊勿願出此。卽劍廬亦有所不忍也。然後顧茫茫。難於臆斷。世事變幻。猶有人所不及料者。冰華是之時。簷月西斜。殘更欲斷。冰華起笑曰。良夜喂喁。幾忘時晏。明晨尙當往視薇哥。可以寢矣。於是二人乃同衾就眠。

明日若華冰華聯袂至金宅。踐薇亭之約。薇亭與冰華別已三載。蓋冰華家居時。薇亭方客閩。迨薇亭歸來。冰華又已至魯。故參商異趨。久未把晤者。番重逢。自不勝快慰之情。薇亭先詢冰華寧家已幾日。冰華以昨日對並語。

之曰。薇哥塞鴻。唳月不傳。瀛海之書。江豚拜風。竟阻。瞿塘之棹。與哥一別。三載。迄無隻字。上達。妹深不自安。哥亦念及否耶。薇亭曰。那不念妹。此意常向若妹言之。若妹當能憶之也。若華笑曰。冰妹薇哥常語。余渠不僅以妹之遠客爲念。并憐妹遇人不淑。冰華悽然。薇亭又詢與誰偕歸。冰華曰。他鄉孤客。其孰可親。此行僅一老嫗爲伴耳。薇亭曰。迢迢千里。僅一老嫗爲侶。妹膽氣真足。令人欽敬。冰華曰。是亦計出無奈。行險徼倖耳。且途中曾兩受虛驚。至今思之。猶爲戰慄。若華聞之急詢曰。妹亦未曾告余。究何事也。冰華曰。蛟龍逞狂風。波多惡鬼。蜮現形。禍變無端。兩事綦長。容後爲吾姊道之。薇亭曰。余可得聞歟。冰華曰。是奚不可。後當訂期約哥也。若華曰。今日別無所事。何必俟諸異日。冰華曰。姊歸來甫一日。心藻未平。語焉不詳。願姊少安毋躁。若華遂不語。因別談他事。冰華告薇亭以將從若華至浙。薇亭極贊同。並謂苟有所需。余力尙能措辦。中表至戚。毋學作客氣。冰華謝之。薇亭曰。倘徐氏來揚。迎妹歸魯者。將何以復之。冰華曰。初惟有置諸不理。若以強力相迫。妹早有成見在胸。此意昨已向若姊言之。居頃之。薇亭顧冰華曰。妹離家鄉久矣。幸歸來完聚。故園無恙。三徑猶存。今朝菊花初放。盍往遊乎。冰華欣從之。三人相率入園。園廣不及畝。僅一菊圃耳。竹籬縱橫。栽菊無數。紅白相雜。五色迷離。籬旁誅茅爲亭。鼎足而三。每當秋高氣爽時。薇亭若家居者。必日遊其中。或撫卷怡情。或扣弦寄慨。紅苞錄萼。間直爲行樂窩。二人旣至園內。繞籬間步。冰華故好菊者。不禁喁然曰。彭澤遺芳。孤高自潔。淵明去矣。請是知音。蓋感念身世。不覺言之痛切也。薇亭亦曰。吾輩髫年過從。耳鬢斯磨。性情相投。沆瀣一氣。其時重堂無恙。阿姑尙存。姑每寧家省親。則兩

妹必偕歸歸則必與余攜手斯園中綠楊春好兩小無猜余與茗妹形影相依青梅竹馬竟夕流連猶昨日事也冰妹稚而好弄搏土爲餐揉花作蔬嘻嘻憨笑余與之言若解意若不解意此情此境余腦府中留痕猶存而人事之變遷以今視昔大相懸殊矣低徊舊情不勝滄桑之感言念來日益多老大之悲吾知兩妹於此亦不能無所動於中茗華曰自外祖母仙遊後舅衿相繼卽世吾母亦返真瑤池十年以來吾三人迭遭大故咸爲伶仃孤苦之兒同病相憐愛情愈摯而天際橫風因之愈狂近數年間妹日處蛇蝎之鄉腸斷淚枯延得一絲殘喘形銷骨立擔來十斛閒愁今夕何夕乃復與薇哥冰妹復作舊時景象同遊斯園夢耶真耶余愈不得而知矣言次三人相與浩歎不止

既而冰華指園左一籬曰妹猶憶某年茗妹抱恙妹獨來省外祖母薇哥聞姊病挈妹至園中就籬旁詢妹絮絮問病情憂形於色童稚無知不解愛情之爲何物第覺薇哥待余姊妹之慇懃耳茗華聞之悽然淚下薇亭曰余邀兩妹賞菊原欲遊目騁懷以展愁眉今乃覩物傷情慕增根觸罪過甚矣然豈余始之所及料耶

第六回 邂逅相逢天緣巧合 情懷互剖人意纏綿

秋意蕭條淡雲籠日對影三人悄然無語冰華笑語茗華曰茗姊吾輩今日飲啞藥乎何皆學寒蟬之噤聲耶茗華不語冰華又顧薇亭曰茗姊果病啞矣薇哥又將絮絮問妹以病情乎茗華聞之不禁破顏而笑雖心惡其言之戲然情理逼真不忍督責過苛乃笑附其掌曰妹癡乎胡以此癡語向人薇亭亦笑曰冰妹天真爛漫依然

髻齡性情宜不能與僮父強爲伉儷。冰華聆薇亭言赤潮上暈梨渦微紅附茗華肩曰茗姊薇哥待姊……茗華恐冰華之又將戲謔也急以手掩其口冰華乃止不復語。

日影西移鐘聲琅琅茗華姊妹與薇亭盤桓逾半日茗華曰與哥談久失時吾姊妹將歸飯也薇亭笑曰外家縱貧一飯之資尙能羅掘冰華曰薇哥誤會辭旨矣茗姊之言恐勞吾姨久待故急欲歸耳薇亭曰兩妹此時歸寓恐三姑已飯過不如在此午餐餐後余亦當往視三姑茗華姊妹從之乃入室進餐餐既茗華姊妹先返薇亭旋亦過寓次謁金氏。

雁唳聲聲催人上道金氏客揚旣久急欲寧家約茗華姊妹明日首途並以行期語薇亭莫言暫別休悲愴人生能得幾回別薇亭聞言之下其一種黯然魂銷之態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茗華姊妹因行期伊邇乃返家一行以告其父其父淡然領之耳兩人略束舊時奚囊鏡臺等物攜之俱行又往別蕙華蕙華送之至寓是晚金氏卽留薇亭蕙華宿寓中置酒爲諸人餞別水咽風酸天愁野曠來朝分飛今宵祖帳賦驪歌以侑觴柔腸欲斷悵征車之就道離緒如麻南浦生離其悲慘不減於北邙死別也飲次茗華泣然曰薇哥晤聚無幾又歌陽關妹此際方寸之間不知有幾許臨別之言欲盡情傾吐奈如亂繭抽絲反不知所從傷哉余心哥其何以爲我解此薇亭曰妹毋然余少畢所事卽當赴浙視妹萬一天假之緣或能覓得劍廬彤瑛綺集茗上敲冰煮茗圍爐聯吟卽當在彼度歲冰華曰但望天從人願彤劍君均無意外之虞異日果能一雙嘉賓同到茗上與妹紅樓談心重聚古

舊者姊常笑口常開矣。又顧蕙華曰：「蕙姊得暇赴浙乎？此事伯母當可允從。」蕙華曰：「事難預定，後當函告兩姊。」諸人復談有頃，殽核既盡，衆且薄醉，乃始罷飲，各就寢室。蕙華若華同榻，更復絮絮細語，夜深方眠。明日，金氏遂挈若華、冰華行，薇亭、蕙華送之舟次。冰華顧薇亭曰：「前允語哥以南旋途中所遭之險，今不及踐約，俟哥異日來浙，當詳以相告。」薇亭領之。若華雙眸含淚，凝視薇亭，默無一言，蓋不言之痛，更倍於言也。舟既起，旋薇亭目送征帆，至不見形影，始與蕙華各歎息歸。

風雨載道，行人斷魂。若華姊妹從金氏乘舟至海上，將易舟赴浙，會天雨不獲前進，乃寄居逆旅中。一日，姊妹方對談，若華忽聞隔舍有浩歎聲，心竊訝之，側耳諦聽，聞其人微吟騷經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聆其音，頗稔熟，細辨之，恍然曰：「此韓劍廬也。吾姊妹盍往扣其居。」冰華曰：「姊姑緩待，恐有他人在室，未可造次行事。」若華以爲然，乃先折簡邀劍廬。劍廬得書，急至鄰居。若華姊妹聞步履聲，已先起立，見劍廬入，含笑迎之。劍廬曰：「人事湊巧，邂逅相逢，異鄉游鴻，又與故人值矣。」若華見劍廬愁蹙雙眉，瘦削鶴骨，不禁黯然而曰：「與君一別，瞬將半年，黃姑信去，青鳥音沉，久不得消息，乃者憔悴之態，令人幾不復認識。殆久歷征塵勞瘁過甚所致耶？」劍廬曰：「別後所遭，彌增於邑，余之艱難辛苦，當亦女士等所能臆度，憂能傷人，理或然歟？」冰華曰：「君因何客居海上？」形姊消息，今果何如？」劍廬曰：「余擬遄歸潯陽，爲先人及亡弟營葬，殯禮成後，當遠赴粵東，往覓彤瑛，則家務既了，可專致於一。今以籌措欸項，故在此稍作勾留。」若華姊妹聞言，訝曰：「彤今在嶺南乎？」

劍廬曰。然惟道聽之言。確否未可定斷。然余必一行。以盡人事。因轉詢茗華姊妹寓滬之故。茗華略舉以告。辭竟。冰華請劍廬詳述別後所遭。且曰。吾輩姊妹情深。固日盼形姊生還也。劍廬領之。時適金氏有事在他室。遣人來邀茗華姊妹。劍廬乃曰。余有暇。復當過視兩女士。暢談所遭。今且暫別。茗華等諾之。劍廬既去。雙華乃至金氏室。金氏見兩人。詢之曰。余本擬來若室。因徐嫗語余。室有男客在。余未便即來。故遣人邀若客。伊誰耶。茗華曰。潯陽韓劍廬。寓居隔舍。金氏曰。劍廬之名。余彷彿憶之。似阿荅曾以告我者。茗華曰。然形姊之未婚夫。而吾輩之舊友也。金氏恍然曰。是卽汝曹所稱泛舟江上。獨覓形瑛遺骸之韓生乎。渠今既歸來。形瑛當必覓得矣。茗華曰。渠言形瑛或存嶺南。亦未可必。余方欲詢以詳情。而姨母適遣使至。渠遂別去。金氏曰。晚來天色稍霽。明日當可晴。陽寓中耗費實巨。余輩明日盍行。冰華然其說。茗華曰。吾姊妹今晚尙當邀劍廬一詢。務必知形姊現况。廿年姊妹交。成莫逆。形姊身世。余日夜所憶。念不能忘者。今幸得此機會。余必不忍失之交臂。金氏領之。乃曰。若姊妹可往。整束行裝。晚後再與劍廬晤談。屆時余亦當一往。存問藉觀此小衛玠之丰儀也。

是晚劍廬果復過雙華室。金氏與劍廬初次相見。由茗華介紹。劍廬尊稱伯母。執昨禮甚恭。金氏見劍廬氣宇軒昂。應對周旋。尤從容閒雅。落落大方。竊念曰。個兒郎大嬌好。與形姑果屬佳耦。若三生有緣。赤繩繫足者。此一雙璧人。不足令人健羨耶。乃笑語劍廬曰。公子來滬幾時矣。尊府俱無恙耶。劍廬愀然曰。寒家門衰祚薄。母喪未久。弟又凶折。今惟餘小姪一人。來滬僅五日。不久便當歸里。金氏聞言。亦爲憮然。恐妨三人暢談。乃卽辭出。劍廬遂

與○茗○華○姊○妹○傾○談○前○情○劍○廬○曰○余○離○揚○時○茗○女○士○適○在○病○中○曾○知○之○乎○茗○華○曰○方○余○新○瘥○時○蕙○華○以○告○余○略○悉○其○情○劍○廬○曰○余○與○薇○亭○別○後○未○卽○離○揚○在○江○濱○察○訪○旬○月○與○村○人○士○言○率○木○然○不○知○後○閒○步○江○濱○偶○遇○二○樵○夫○方○相○對○聚○話○余○聆○其○言○忽○大○驚○異○樵○夫○曰○曩○日○東○鄰○王○老○在○江○上○捕○魚○時○有○鄰○船○拋○網○江○心○沉○重○不○能○起○疑○得○巨○魚○呼○鄰○船○相○助○王○老○亦○應○聲○往○網○旣○出○水○不○意○係○一○女○屍○捕○魚○者○大○懷○喪○仍○以○屍○棄○之○江○中○不○知○誰○家○女○郎○而○懷○此○短○見○抑○爲○人○所○謀○斃○而○棄○諸○江○中○耶○彼○諸○捕○漁○者○旣○得○之○矣○又○復○棄○之○於○心○亦○太○忍○矣○冰○華○聆○至○此○急○攙○言○曰○夫○豈○彤○姊○遺○骨○耶○抑○素○影○之○屍○乎○劍○廬○曰○女○士○且○卒○聆○余○言○余○當○時○聞○樵○夫○言○急○前○詢○其○底○蘊○樵○夫○視○余○久○之○乃○復○如○前○所○言○者○以○語○余○且○曰○此○月○前○事○也○傳○聞○之○辭○恐○語○焉○而○不○詳○先○生○必○欲○洞○其○底○裏○者○余○輩○可○爲○先○生○紹○介○於○鄰○家○王○老○也○余○諾○之○從○樵○夫○行○沿○江○里○許○入○一○村○舍○數○十○農○家○櫛○比○而○居○家○家○宅○前○綠○水○一○灣○風○景○殊○清○閒○旣○而○道○經○一○家○樵○夫○曰○此○王○老○家○也○余○當○入○報○先○生○幸○少○待○余○從○樵○夫○語○待○於○門○者○者○有○問○樵○夫○旋○出○語○余○謂○王○老○今○晨○卽○往○釣○先○生○有○暇○者○明○日○可○過○其○室○余○不○獲○已○快○快○歸○寓○是○時○之○悽○斐○清○冽○實○有○難○言○之○者○竊○念○旣○爲○月○前○事○且○屬○女○屍○與○彤○瑛○事○極○吻○合○彤○瑛○果○不○祿○乎○人○間○萬○事○余○概○絕○望○詰○朝○余○急○欲○聞○其○詳○卽○再○過○王○老○家○則○昨○夜○露○宿○江○上○迄○未○返○家○與○余○言○者○爲○一○老○婦○余○因○詢○婦○以○曩○日○有○無○是○事○婦○是○之○舉○以○告○余○而○所○言○轉○不○及○樵○夫○之○詳○余○又○廢○然○而○返○翌○日○余○再○過○王○宅○幸○王○老○已○在○室○出○見○余○覩○余○衣○冠○齊○整○又○素○不○相○識○忽○現○驚○訝○狀○語○余○曰○鄉○愚○無○知○三○枉○先○生○下○顧○罪○甚○先○生○所○欲○詢○者○山○荆○昨○已○爲○言○之○第○余○耄○矣○腦○府○昏○瞶○恐○語○無○倫○次○請○先○生○以○所○欲○詢○者○

一一告余。余當極所知次第語先生也。余領之。乃曰：幸老人語余以死者狀貌。王老曰：此事發生於晚間。夜色迷離模糊。莫辨。惟彷彿面目極端正耳。余又曰：年約幾許？王老曰：此余未之留意。不能妄告先生。設當時不復棄諸江中者。余亦得有以應命。余卽責以復棄江中之非人道。王老曰：余本不爲然。奈寡不勝衆。何惟先生於此事如此諄諄下問者？何耶？余遲擬有間。因略舉彤瑛投江事以告。王老搔首仰天。熟視少頃。啞然失聲曰：余得其蹤跡矣。曩昔之夕。江上喧傳有羊城某客停泊江濱。遇一女郎蹈海者。援之以手。客固有登徒癖者。以女郎丰姿娟秀。乃載之入粵。其事去今亦不及五旬。得弗卽先生所言之人乎？

雙華急詢曰：君昨所謂彤姊或在嶺南者？殆卽指此歟？劍廬領之。苕華又曰：誠如君言。彤姊又深入魔障。一重轉不如死之爲愈。冰華曰：姊且勿言。劍君旣未目睹其事。漁父又屬傳聞而來。所拯救者之是否爲彤姊。尙在懸想之中。且或爲素影亦難逆斷。然劍廬嶺南之行。余亦表同情。蓋世情雖難預料。人事則不可不盡。苕華聞言笑附其肩曰：妹靈根慧心。勝阿姊遠矣。冰華亦笑語苕華曰：苕姊姊姊開笑顏。若薇哥在此。又當作東道主矣。蓋前者苕華還舅家時。偶有不愜意。事終日不言笑。薇亭以計逗之。而以東道主與冰華相賽。苕華果爲破顏。此前五事也。冰華猶能憶之。故今以戲。乃姊苕華聞冰華之戲。己以劍廬在坐。殊爲赧然。微愠曰：姊胡爲惡作劇以窘人年少口利。宜不能得夫婿之歡。冰華不忍復以他言傷阿姊之意。莞爾置之。

劍廬漸詢苕華曰：吳家嗣後有他消息否？星橋近訊奚若？苕華曰：吳家與余等久不往還。惟星橋近已歸來。前數

月何往者人莫之知。余離揚時聞彼爲二豎所侵。方委頓床褥。劍廬曰：休矣！星橋亦有今日。冰華曰：薇哥與蕙姊有至浙度歲之意。劍君還潯畢所事後，亦能過我乎？劍廬曰：冰女士頃不言余嶺南之行，殊表同情乎？奈何？又邀我至浙耶？冰華曰：當此時節，寒冰慘結，朔風冽凜，僕僕長途，殊非相宜。余意人事雖不可不盡，至明春南行亦未始不可。劍廬曰：若果如王老所言，彤瑛已隨某客至羊城者，事必無幸。恐飛幕危巢之中，其迫切有旦夕，不能相待者。余今日之遄返潯陽，實以先人與亡弟爲重，不得不有此一行。遑暇優游？若上若華曰：君歸潯陽，約須勾留幾日？行旌赴粵時，能否繞道至浙，復與吾輩一聚？所費多不過四日也。劍廬曰：營葬手續，頗費周折，歸家須留幾何時？余此是尙難逆料。第赴粵時決不至浙，蓋不特爲事機所迫，且又不願與女士等叙片日之歡，轉增別時無窮之痛也。冰華曰：薇哥友朋誼篤，日夜念君，勿置。蕙姊以冰姊故於君，亦恆念念不忘。君若能曲從余姊妹之言，當先馳書薇哥與彤姊，令彼兩人卽來若上，屆是于于怡怡，盈盈一堂，君願之歟？劍廬曰：兩女士諄諄相囑，方命過當，殊非人情。且俟余還里竣事後，再以書報命。雙華唯唯。劍廬特詢二人行期。若華具以金氏之言相告。劍廬曰：余明日當至輪次，送兩女士。若華辭之。劍廬又曰：冰女士還魯之期，是否在明春梅花時節？冰華不欲舉內情，深道唯唯而已。言次，猛憶一事，又向劍廬曰：聞若姊言，彤姊之斷腸詞，纏綿悱惻，淋漓盡致，請與余一讀。劍廬從懷中取出，曰：是書從未一日離懷。余愛之余寶之，見物猶如見人。冰華乃展讀之。至宛轉淒涼之處，屢爲淚落。讀罷，語劍廬曰：彤姊書末所重望於君者，君有意乎？劍廬曰：微論余與蕙女士誼屬友朋，不應出此。卽就彤瑛而言，

渠既爲我而罹難。余又何忍作薄倖郎。以別求鳳卜耶。冰華領之。劍廬乃辭去。

第七回 千里傳書悲歡交集 一堂聚話痛癢相關

汽笛一聲。催人上道。明日若華等行矣。劍廬如約往送之。若華復叮囑劍廬。異日務繞道至湖州。劍廬仍以前言相答。若華又曰。君倘能於來浙之前。先惠余輩一書。則尤所感矣。劍廬諾之。致聲珍重而別。若華姊妹既至湖州。若水雪溪景物無恙。雙雙倩影。復作舊遊。姨家姊妹行二年。齒皆稚於雙華。晨星伴讀。夜雨聯床。礬弟梅兄。相得甚歡。以故雙華客中。尙不寂寞。且較平山堂畔。安貼多多也。問又寓書蕙華。告以客中況味。及途與劍廬在滬巧遇情形。且謂劍廬事竣。亦當來浙。晤聚彤姊。有在粵東之說。力請蕙華毋毀前約。速來浙東。藉可謀一歡聚。書去未報。遲至旬餘。郵足始傳復書。至厚重。逾常緘封更固。且喜且訝。急與冰華共啓視。則蕙華書外。別附一函。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若華識爲彤瑛手筆。急欲誦讀。冰華曰。姑先讀蕙姊書。可悉其所自來。若華以爲然。乃取蕙華書而朗誦。冰華就旁聽之。其文曰。

若冰兩妹無恙。別來又兩浹旬矣。良夜未眠。說詩評畫。芳晨并坐。窺鏡拈花。猶昨日事也。曩惠瓊書。敬聞命矣。惟母親之意。以爲際此歲臘。不宜遠行。慈命難違。惟有俟明春再卜行止耳。昨晚姊在齋中正與古人伴讀。忽聞青鳥一聲。啣來彤妹手書。且驚且喜。視其封面。乃自洪都寄來。展而誦之一幅。血淚圖一篇。斷腸詞幾令姊不忍卒讀。紅顏一代。碧血千年。死固酸辛。生更可憐。彤妹生前不知造幾許冤孽。造物必欲顛倒之播弄之一。

而再再而三以迄無盡時耶兩妹來書謂劍君當買舟赴粵往訪彤妹倘繞道過剡迷囑其毋行彤妹在嶺南之說實傳聞之誤或兩妹能先寄劍君一簡囑彼逕赴洪都則事更妥善蓋彤妹盼望援手不啻度日如年如

何之處惟兩妹裁奪朔風凜冽凌厲日加惟希強飯自愛餘俟後告蕙華手啓

若華讀罷蕙華手書淚痕界面悽楚萬狀顧冰華曰余讀此書已如萬刃攢心肝腸寸斷彤姊之書更不展讀矣時金氏適至雙華室中笑問曰誰家書來而令爾兩人如此蓋侍婢見雙華對泣狀奔告金氏金氏驚而趨至也雙華聆金氏言一時氣咽不能答既而冰華拭淚語曰揚城書來彤姊消息大惡吾輩姊妹情深故不覺泣然泣下耳金氏聞冰華言又笑曰然則彤瑛尙在人世也若姊妹方當相慶奈何轉作楚囚泣冰華曰姨母生固可喜然生而歷盡活地獄之苦其悲慘尤十倍於死也金氏曰試爲余言彤瑛之悲慘冰華曰請取彤姊書爲姨母誦之金氏領之冰華乃展誦彤瑛書曰

蕙姊青睞離羣以來轉瞬八閏月矣出死入生驟以書奉吾姊得之當必且驚且喜也雖然蓬飄萍泛痛弱息之丁零泣血椎心傷幽花之憔悴生之慘痛更有不忍爲吾姊言者自客洪都荏苒半載半載之中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無時不以血淚洗面也旅愁黯黯別路迢迢殘燈半滅寒漏終宵眉峯鎖翠莫罄低徊之腸淚雨飛紅誰傳悱惻之語此情此景傷也何如請將別後情形細爲吾姊道之妹旣投江漂流有頃遂失知覺不知經幾許時乍聞人語曰若已嘔出無數清水諒可無慮妹當迷惘之際亦不知身在何處旋復大吐有鄉婦

來撫余胸。囑妹靜氣安眠。妹時旋有知覺。俯視己身。臥巨艇中。知尙在江上。思掙起赴水。而方苦不勝。乃語婦曰。吾樂死不樂生。請仍投我江中。婦笑語曰。姑娘玉骨冰肌。果主人賞鑒者。茲後藏以金屋。圍以珠簾。幸福正無限。何求死爲。吾姊念之。妹聞斯言。其何能忍。既願玉碎。以見志。更何能瓦全而自玷耶。

冰華讀至此。聲音慘變。涕泗橫流。棄書於旁。嗚咽久之。幾不能續讀。若華則對壁啜泣。並不欲再聞。金氏曰。彤姑何如此不幸者。番所遭。又十倍於在家之苦。冰兒連續誦之余。急欲聞其後。冰華於是復取書續誦之。曰。

旋有男子來視妹。顧鄉婦曰。個女郎大姣好。宜努力調護之。設有不虞。惟爾是責。妹是時更不解所云。瘦馬家耶。盜賊藪耶。勾欄中耶。姑忍氣以觀其後。舟在江中行數日。妹漸能步履。婦待遇尙厚。而防範則嚴甚。男子偶來存問。幸未以強力相加。嗣乘汽船由海道至榕城。留榕一月。妹漸悉男子姓湯。曩嘗以二千石聽鼓閩中。湯雖戀妹之色。而意存珍重。僅常就妹絮絮款語耳。妹處此危巢。屢欲卽死以自潔。第念湯尙慈祥。苟以至誠哀之。或可歸真反璞。與劍廬實踐舊盟。故苟延殘喘。以迄今日。後欲以所歷各情。寓書告姊。而僕婦受湯之囑。不爲妹遞郵。余見湯具此深心。又爲之怦怦心動。嗣返洪都。妹仍從行。室有家婦。旣悍且妬。胭脂虎也。妹細察之。始悉向者侍余之僕婦。爲虎之心。腹使監察湯者。季常懼深黔驢無技。故湯迄未犯妹。秦庭之未破壁。正賴此耳。虎初見妹入室。色甚悻悻。繼知湯未相犯。妹又力陳苦衷。乃闢小屋一楹。爲妹居室。仍使僕婦督察妹黃飯蔬菜。一日兩餐。此中況味。不啻羅刹地獄也。嗟乎。吾姊落花千樹。新月一彎。照顏色兮。愁有痕。度光陰兮。日如。

年不作杜鵑思望帝。且爲蝴蝶夢還鄉。妹之痴腸夜夜尙然。每值日中無事。則託蠻牋而寄恨。拈湘管以成吟。似海侯門得過。且過。乃僕婦狡甚。舉以告虎。虎謂吟風弄月之句。莫非勾引主人浪心。因與問罪之師嚴辭詰責。中書君卽墨子盡爲所毀。來在短簷下。怎敢不低頭。妹亦忍氣吞聲安之耳。急欲寄書告姊。而文具旣無。且苦不得閒。今幸湯闔家有事。他出。妹得潛入書室。草成數言情詞。急迫語多不倫。書成急遣小婢付郵。異日倘爲湯夫婦知者。又不知將以何等惡辣手段處妹也。嗟乎吾姊碩果僅存。虫蟻侵蝕其能久乎。姊若知劍廬近蹤者。幸得妹書後。卽馳函以聞。俾劍廬速來。洪都出妹於水火。惟家孀之前。毋以生還情形告庶。此後妹或可得自由。更有爲吾姊言者。狴犴鄉中多延一日殘喘。卽增一倍痛苦。若至除夕而劍廬不來者。仍當借彼慧劍返我本真。生之死之言盡于此。北風颯利。寒氣嚴凝。珍重珍重。斌妹泣上。

水華讀竟泣而不言。若華從而和之。金氏曰。兩甥幸勿乃爾。今當速籌良策。以拯彤姑。水華拭淚言曰。弱女子受人凌辱。天下最可憐之事。余深知此中苦况。旣爲彤姊悲。又因彤姊之身世而自悲矣。紅粉飄零。憐卿憐我那得不泣。若華曰。蕙姊俠而多才。當邀之來。浙水華曰。薇哥亦長於運籌。可並請之來。金氏曰。余意當如彤姑言。先函告劍廬。可令劍廬先至贛江。薇亭諸人若有嘉謀者。爲之後援可也。雙華俱然其說。若華且曰。事不宜遲。郵書多費時日。今當以電告。卽薇哥蕙姊處亦發電之爲愈。言次卽偕水華至書齋。擬電稿兩紙。一致劍廬。一寄蕙華。並使轉報薇亭。立遣人至電局拍發。事竟。雙華相與計議。拯彤瑛之策。水華曰。故人千里誦義。急人之急。而况姊妹。

行○遭○此○鉅○艱○甯○忍○袖○手○坐○視○妹○當○親○至○南○昌○相○機○行○事○姊○乎○紅○線○隱○娘○未○遑○獨○讓○古○人○幸○姊○表○同○情○也○茗○華○曰○且○俟○薇○哥○蕙○姊○來○此○再○決○行○止○若○薇○哥○而○往○者○余○當○留○家○靜○待○好○音○妹○意○謂○何○冰○華○曰○妹○當○懇○諸○姨○母○若○姨○母○允○一○行○從○薇○哥○而○往○姊○亦○可○同○行○茗○華○是○之○乃○偕○至○金○氏○室○中○直○以○情○告○金○氏○曰○除○夕○伊○邇○年○事○蟬○集○余○恐○不○能○行○冰○華○固○請○之○金○氏○以○姑○待○廣○陵○人○至○爲○辭○雙○華○乃○退○

入○門○相○見○欣○話○歡○情○逾○兩○日○薇○亭○忽○至○茗○華○訝○其○神○速○詰○之○則○薇○亭○因○晤○蕙○華○審○知○形○瑛○事○故○匆○匆○束○裝○來○浙○前○電○固○未○之○悉○茗○華○急○問○曰○蕙○姊○有○無○來○意○薇○亭○曰○令○伯○母○以○蕙○女○士○性○氣○剛○直○詞○鋒○銳○利○故○不○欲○伊○行○若○知○將○往○南○昌○者○恐○更○不○允○矣○茗○華○曰○此○事○正○多○借○重○蕙○姊○蕙○姊○不○來○余○意○當○再○發○第○二○電○促○其○就○道○薇○哥○於○意○云○何○薇○亭○曰○電○去○恐○無○效○余○意○務○懇○三○姑○挈○兩○妹○偕○行○如○是○蕙○女○士○雖○不○往○當○亦○無○妨○茗○華○曰○姨○母○若○不○偕○行○卽○蕙○姊○來○浙○亦○不○能○成○行○故○無○論○何○若○余○當○與○冰○妹○極○力○哀○之○冰○華○亦○曰○電○去○雖○未○敢○必○爲○有○效○然○人○事○不○可○不○盡○薇○亭○從○之○立○至○郵○局○發○電○寄○蕙○華○並○囑○其○如○果○不○能○來○浙○可○仍○以○電○復○待○至○明○日○果○得○蕙○華○電○謂○格○於○母○命○萬○難○束○裝○諸○人○得○電○遂○置○不○問○草○草○整○理○行○裝○預○備○首○途○時○金○氏○爲○兩○甥○女○所○強○亦○允○同○行○因○定○明○日○往○附○汽○船○向○海○上○進○發○

靈○光○無○恙○今○日○重○來○諸○人○旋○至○黃○歇○浦○畔○擬○易○長○江○汽○船○先○至○九○江○便○道○一○視○劍○廬○再○由○九○江○買○舟○至○洪○都○故○在○滬○僅○宿○一○宵○卽○乘○長○風○破○巨○浪○溯○江○流○而○上○既○抵○潯○陽○薇○亭○卽○過○劍○廬○家○則○謂○劍○廬○久○已○赴○粵○薇○亭○聞○言○知○劍○廬○空○勞○此○行○大○增○於○邑○因○諄○囑○其○家○人○如○異○日○劍○廬○有○書○歸○當○卽○發○電○促○之○返○吳○家○女○公○子○今○固○生○存○南○昌○家○人○聆○

之薇亭踉蹌而歸。以告雙華。雙華聞劍廬之已先赴粵也。亦爲之歎息不置。荇華曰。劍君此次若不赴粵。至洪都時。當能與彤姊完聚。今也如此。又成參商。豈人生聚首之緣。亦有定數耶。事已如斯。吾輩惟有毅然前進。以副初志耳。薇亭荇華俱以爲然。仍往商金氏。金氏曲從雙華言。惟謂不能久作寓公。居留數晨夕。當即返荇度歲。雙華諾之。即日買舟渡鄱陽湖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其名勝在昔已稱道於文人學士之口。薇亭於六年前曾來此作汗漫遊。金氏與雙華則均第一遭過臨也。薇亭與雙華議曰。彤女士歸函。並不及湯氏居室所在。今當從何以探訪。雙華亦爲躊躇。冰華旋笑語薇亭曰。薇哥妹當今與哥分任所事。哥倘能探得湯家所在。者妹自能入其門。與彤姊晤面。哥能慨然任前事乎。薇亭曰。是余所不容辭者。特妹所謂能入湯家。果有何把握。冰華笑曰。日後自能知之。今姑畀若數日。悶葫蘆。薇亭亦不復相詰。一笑而罷。

第八回 劫中劫弱女墮風塵 愁裏愁旅人同雪涕

舊雨多情。惠然過我。薇亭旋往訪其友謝曉山。曉山者南昌之舊家子。曾在閩與薇亭同事兩月。今方賦閒家居。薇亭至其家。適曉山未外出。含笑迓之。入久別重逢。盛道渴意。曉山旋詢薇亭以來贛之故。薇亭據實以告。曉山大爲欽服。力讚諸人之義。俠薇亭因詢湯宅所在。曉山以未詳對。允代爲訪聞。薇亭諾之。期以明日再過謝宅告辭。而出。旣歸旅邸。以告雙華。雙華領首而已。

疎星幾點。新月一鉤。是夕薇亭偶外出。踱步朔風凜冽。寒氣侵森。未及百步。方欲返寓。忽見迎面一人。彳亍而來。

旋與觀面薇亭。曉之則曉山也。因與爲禮。曉山見爲薇亭。笑曰。余便擬赴尊寓。今與子相值。益較善矣。薇亭曰。萬木棲霜。天寒欲凍。君且至敝寓。此間不宜多留。曉山爲然。遂從薇亭向寓行。且行且談。曉山曰。奉委之事。已爲君探得其詳。湯名寅。康常以二千石聽鼓榕城三年。薇亭聞湯名。中心若有所動。猛省曰。此僮余在閩時。卽稔其名。固不料伊如是之作惡。言次。已及寓所。乃叩扉而入。旣入室。薇亭卽款曉山坐。曉山續言曰。去今十日前。其家忽遷赴九江。湯妻張氏。惡吳女士殊甚。乃強湯鸞之於曲院中。已則乘舟北徙。聞中途遭盜劫。夫婦俱沒於難。是亦惡貫滿盈。有以致之。特吳女士旣如此。君等又枉此一行矣。薇亭聆言。瞠目不知所對。旣而言曰。君稔湯寅。康。嚮吳女士於誰家院中。乎曉山曰。此事余亦訪之。特無端緒耳。薇亭曰。吾不料人事之變幻。竟有如此。出人意表者。非特余輩所不及料。卽彤瑛一己。亦萬不料一身之將備嘗辛苦也。曉山曰。余且再爲探之。容有以報命。薇亭稱謝勿遑。曉山路坐有頃。遂卽辭去。薇亭入內。將曉山所言。詳以告雙華。雙華大爲惘然。若華曰。余輩今當作何行。止劍廬。彤瑛之無緣。殆非人力所能強矣。冰華曰。彤姊前生不知造幾許冤孽。爲人糟蹋至此。真個無可解脫。薇亭曰。余已復托曉山訪彤瑛。且俟明日消息。至再爲計議。若華繼太息曰。青衫落泊。紅粉飄零。東奔西馳。都無是處。真令人愛莫能助。冰華曰。抑余有過慮者。曉山之言。恐難盡信。薇哥可能復別尋一友。重訪之。若所言與曉山吻合者。則彤姊之爲落劫。無疑不然。余之痴心。終不能死也。薇亭曰。余意弗然。曉山之言。當無謬誤。幸妹毋多疑。冰華不語。而終不能釋然。若華時亦爲冰華之言所動。乃曰。妹等並非不信曉山。特雙方探訪。當較曉山獨往爲

周到薇哥。且徇余姊妹。請當亦於事無妨。薇亭見茗華如此。不忍過拂。乃諾之。明日午後。曉山如約至。氣息咻咻。若遠涉急行者。不及就坐。卽告薇亭曰。余奔馳既倦。今幸略知崔路。然又非佳消息。薇亭急詢所以。曉山曰。余友隱紅。素熟悉北里事。余昨晚謁之。適未在家。余歸家時許。又往訪之。伊猶未還。凡三往而三不遇。余今晨復往訪。幸與相值。直詢以湯家鬻人事。渠茫然不解。囑余同外出。至曲院中探詢。余從之。凡過十餘家。蹭蹬十里。猶無確實消息。或謂似有某院新他徙者。或謂某院有姊妹行暴斃者。余雖未得確信。然卽此推想。必無佳音也。薇亭聆言。旣含笑問曰。子言盡確乎。曉山曰。子疑余耶。余何必誑子。薇亭謝之曰。勞君奔波。心實難安。固不敢復浼以他事。然余在章門。素之相識。故不得不復與君熟商。爲今計。當若何。曉山曰。事變之來。每多出人意表。余意此事非旦夕間所能探得。君等且在旅邸少待。當有機緣巧遇。薇亭曰。時將臘盡。年事催人。就家姑母之意。至遲亦不能逾二十日。然今日已旣望矣。曉山曰。且于此三四日內謀之。或可得確實消息。亦難逆料。若屆時猶然依如故者。余亦無如何。薇亭亦計無所出。唯唯而已。曉山坐有間。旋即辭出。薇亭乃入內。以曉山所言詳告茗華姊妹。金氏在旁聞之。忽言曰。事旣乃爾。余意留此亦枉然。家中事冗。明日賦歸何如。薇亭力懇之。並謂萬一三姑必不復留。余不能俱行。金氏以探茗華姊妹意。茗華曰。姨母家事。余姊妹尙能助理。二十言旋。正未爲晚。金氏無已。乃不復言。

昏燈夜話。聊以慰情。金氏旣出。薇亭就茗華姊妹閒談。其研究彤瑛事。冰華曰。設得彤姊消息。後讀身之需。仍惟

有。怨。諸。薇。哥。特。客。中。無。此。巨。資。又。當。作。維。揚。之。行。薇。亭。曰。此。不。必。慮。予。若。有。電。歸。即。可。匯。款。前。來。所。慮。者。吳。女。士。消。息。難。得。耳。且。予。聞。渠。性。激。烈。其。院。中。之。委。曲。夫。豈。能。堪。言。念。及。此。實。爲。寒。心。茗。華。曰。然。則。曉。山。所。云。某。院。有。姊。妹。行。暴。斃。者。莫。非。卽。彤。姊。乎。此。事。不。可。不。追。溯。其。源。冰。華。曰。曉。山。並。未。斷。言。亦。不。可。盡。信。妹。擬。親。自。訪。詢。或。能。補。曉。山。之。所。不。及。薇。哥。茗。姊。於。意。云。何。茗。華。曰。日。歟。夕。歟。冰。華。曰。日。中。恐。露。真。相。晚。間。當。較。妥。也。薇。亭。聞。之。大。不。爲。然。謂。冰。華。曰。無。論。晚。間。風。霜。交。侵。非。弱。女。子。所。能。堪。且。異。鄉。之。客。獨。不。畏。迷。途。乎。設。姊。去。而。又。遭。意。外。者。余。等。各。將。焉。辭。幸。毋。生。此。遐。想。茗。華。亦。力。勸。其。母。行。冰。華。詢。兩。人。意。乃。不。復。言。三。人。旋。各。歸。寢。室。而。臥。

傾。國。傾。城。多。愁。多。病。茗。華。以。弱。不。禁。風。之。資。屢。感。重。寒。又。復。病。矣。薇。亭。見。茗。華。臥。病。憂。心。如。焚。彤。瑛。之。事。遂。置。腦。後。日。惟。與。病。榻。藥。罇。作。侶。伴。冰。華。亦。忽。忽。若。有。所。失。未。嘗。一。現。笑。容。金。氏。則。既。憐。阿。甥。臥。病。又。憶。家。中。年。事。亦。進。退。維。谷。薇。亭。初。得。曉。山。之。介。紹。延。贛。垣。醫。士。何。南。生。爲。之。診。視。自。服。南。生。之。藥。不。特。病。勢。未。見。少。減。且。益。入。膏。肓。後。凡。數。易。其。醫。迄。無。靈。效。病。中。所。費。之。資。已。兩。至。維。揚。匯。寄。蓋。近。千。金。矣。薇。亭。嘗。曰。茗。華。設。有。不。測。余。義。不。獨。生。余。死。復。何。用。此。儻。來。物。故。甯。破。產。爲。茗。華。醫。治。嗚。呼。天。下。事。無。獨。有。偶。不。僅。痴。情。是。劍。廬。矣。

寒。鴉。無。語。慘。綠。上。窗。小。除。之。日。薇。亭。坐。於。病。榻。之。前。視。此。瘦。骨。盈。握。之。意。中。人。淚。眼。相。對。含。意。酸。辛。茗。華。微。聲。語。薇。亭。曰。薇。哥。余。病。殆。無。望。矣。自。經。家。難。未。嘗。一。日。享。人。生。之。樂。命。途。乖。舛。於。斯。而。極。然。猶。冀。先。憂。後。樂。以。享。中。年。之。幸。福。今。也。如。此。夫。復。奚。言。第。余。死。之。後。哥。倘。眷。念。舊。情。俾。賤。骨。葬。於。金。氏。塋。側。以。慰。其。生。前。痴。念。則。泉。下。之。幽。

魂安矣。若華言時聲浪凡數斷續漸倚枕自撐其力。蓋肺氣噴湧不能臥也。是時若華泣。薇亭亦泣。若華嗣又力忍嬌喘拭淚而言曰。薇哥木石無緣。千古同傷。吾不圖今竟步其後塵。前情如夢。後約落花。枉勞愛注矣。枉費心血矣。言次又喘不能續。適水華自外入。顧若華曰。若姊醫士至矣。預備診脈也。旋見若華歷有啼痕。復言曰。幸姊珍重。毋懷愁話。憂以益其病。若華諾之。薇亭出見醫士。旋偕之入於床前。設案診視。薇亭詢以病勢。較昨日何如。醫士顰蹙。勿答。薇亭觀其神色。惶急萬狀。醫士診脈。竟即與薇亭俱出室。語薇亭曰。病者現象極危。不測之變。恐在兩日以內。然余當竭綿力爲之診治。能否見效。殊未可必。薇亭曰。願先生施奇方以挽回之感。且不朽醫士遜之。程方而去。去時告薇亭曰。如服是劑而猶不效者。謹謝不敏。薇亭唯唯。即使人往取藥。仍入室視若華。時若華方濃睡。金氏爲之看護。薇亭因詢若華現狀。金氏曰。渠肺喘已較頃間稍平。既能安眠。暫當無妨。薇亭曰。若妹爲氣喘所苦。已三日夜不寐。今殆憊極而入夢。言次亦坐下。水華旋入曰。糜湯煮成矣。若妹醒也未。金氏曰。且令渠先服藥。藥後若能飲。則飲之不則。且置之。水華遂出。金氏語薇亭曰。若若華之病。能稍見痊。可予意。當早歸客居。終非所宜。薇亭聆言深滋不悅。竊意若華病幾及殆。而金氏之心。猶日夜縈繞於若水。雪溪間。動輒言歸。抑何齒冷乃爾。蓋人情於患難之中。最易生恩怨之心。金氏之言。原別有用心。特自薇亭風之。則更增煩惱。薇亭旋答金氏曰。病者體弱。不宜勞動。三姑若必欲行。請先歸。水妹且留此看護若妹。予之道德。當亦三姑所能信也。金氏方欲有言。而若華已醒。連呼口渴。薇亭乃往視藥。則藥已製成。急取之入。若華忽又大喘。金氏撫之。藥竟不能入口。

薇亭持藥却立惶急無語惟恨不能以此身爲病者代受其苦耳。若華喘息久之欬唾如潮湧白沫凝脂紅絲絡血。金氏雖爲撫摩亦不爲稍平。約逾半鐘許其喘始止。金氏仍囑之安眠。薇亭取藥溫之既熱乃進。與若華服。若華不能多飲。金氏取匙哺之。僅飲四之一而止。諸人至此咸束手無策。第相與雪涕而已。

第九回

蕙折蘭摧藍田玉冷

水落石出合浦珠還

殘月一簾涼侵病榻。寒光半壁更動愁懷。除日之夕。若華病益劇。金氏與水華寸步不離。室中內外所需惟薇亭一人總其成。而薇亭心猿意馬。第覺東馳西驅。都無是處。居則若有所忘。行則忽忽不知所往。金氏見病者情狀。乃召薇亭語之曰。若兒之病恐無奇術可以挽救。身後之事不可不預爲之備。汝其忍痛爲之。薇亭含淚應諾。時已晚間九時許。薇亭立命侍僕隨之出。匆匆爲辦殮具。衣衾棺槨費約千金。措辦既竟。仍返旅邸。水華迎之曰。若姊適喚薇哥請速入。恐有言相告。薇亭亦不答語。卽入室。金氏時方坐病榻上。見薇亭入。低聲語。若華曰。薇亭來矣。若華聞言轉身向外臥。金氏恐兩人別有所言。起立出室。薇亭卽於榻前坐下。若華旋出其戰戰之臂以玉掌握薇亭之手。忍喘而言曰。薇哥薄命妹長負哥矣。甫及一語。腕爲震顫。喘又大作。薇亭知其心房戰刺已極。且悲且泣。且爲之徐熨其胸。若華含羞安之。相隔一綿衾而胸際骨骼歷歷可數。蓋病雖旬餘。已時消瘦萬分。若華喘漸平。復續言曰。吾累哥已甚。不敢復存奢望。惟賤骨無論何若。務附葬於金氏塋側。薇亭極口允之。若華又曰。予實不祥物。歸葬之後。萬望吾哥不復相念。以吾哥之才之德。何患無相當之匹儷。今後幸善自物色。世間有情人

正多也。薇亭聆至此，淚下如綆，靡幾放聲而泣。若華則欲泣無淚，薇亭旋拭淚，言曰：「若華，吾妹，吾儕，髫齡相交，同游，同情，情之所鍾，遂如水乳之交，融磁鐵之相吸，吾何忍捨妹以求生？妹死，余誓必從之於泉下。紅冰碧血，拚作同命冤禽，若謂捐棄，驚盟別求，鳳卜世間可永無夫婦之倫矣。」若華聞言，猶強笑慰之曰：「幸哥毋然。尾生抱柱，君子不取，哥誠能使朽骨得所，蔭庇於願已足，倘有甚焉者，轉令余賁恨泉壤，不能一日安居。且妹尤有懇諸哥者：吾母骨血僅存，吾姊妹兩人，冰妹不幸，殯於虎穴，來日大難正未易料，幸哥念阿姑之情，中表之誼，而時爲將伯之務，使不至飄泊失所，是較與妹同死，大有裨益矣。」言既，忽釋薇亭之手，薇亭泣從之。且曰：「予家別無他人，予當盡罄所有以付冰妹，誓不負妹言也。」時已夜半，室外寒風瑟瑟，冷逼孤燈，半滅半明，似有鬼語。薇亭不禁毛髮悚然。而榻上之人忽瞑然睡去。薇亭疑之，按鼻以驗其氣，則已不續。大爲悲慟，急呼金氏與冰華。薇亭顧金氏曰：「三姑若妹呼吸不厲，恐凶多吉少矣。」冰華在旁聞言，急先趨至床前，就若華而撫之，微呼其名。若華忽張目而視，見冰華在前，疾聲言曰：「姊去矣。」汝珍重言，既瞑然而逝。時金氏與薇亭亦已至床前，俱爲大慟。薇亭尤悲號欲絕，冰華力勸其止泣，先治喪事。薇亭曰：「明日爲元旦，恐不能治喪，且此間又屬客舍，縱與居停以重金，當難得允諾。余意且緩至後日。」三姑以爲然否？金氏領之。冰華又語薇亭曰：「薇哥，且外出，吾當與姨母爲若姊易衣也。」薇亭含淚而去，往與居停商榷各事，藉孔方之力，居停一一諾之。乃議定初二日治喪。

薇亭漸入室，則若華易服已竟。冰華方撫尸慟哭，曰：「好姊姊，汝今棄妹而長逝耶？同氣連枝，惟吾兩人，姊倘有靈，

願挈余同行。薄命如儂，固不如死之爲愈。薇亭聞冰華泣，更情不自禁，亦涕淚滂沱矣。漸乃轉悲爲憤，對茗華而言曰：妹之疾，妹之死，皆沈氏爲之厲階。余誓拚此一身爲妹復仇，不得仇人之首，不特無以對妹，且無以對二姑妹。幸余暫偷殘生，冰華又泣曰：茗姊余在東魯時，姊寄書於妹，謂倘有不測，願與俱盡。今妹尙視息人世，而姊竟先侍慈母於重泉。余今後獨行踽踽，形單影隻，其何以堪！此且前者與姊聯袂離鄉，而今惟妹生還，又何顏見老父悠悠蒼天！何其酷耶！言次與薇亭二人相與和泣。是夜之客舍，幾爲愁雲慘霧所籠罩，無何曙光啓矣。金氏語薇亭曰：大好良辰，一年一度，今日爲元日，遽以凶信語人，恐遭迷信者之厭惡。余意且行若無事，發喪亦待至明日。卽汝與冰華亦毋終日淚痕界面。因使冰華爲茗華覆衾。一若沈沈濃睡者然。是日曉山來賀年，問茗華病情。適居停在坐，薇亭不能諱，乃據實以告。曉山大爲傷嗟。薇亭曰：如不來洪都尋彤瑛，茗華原不至遽死。今若茲殆亦命也。居停聞薇亭言，卽詢以彤瑛爲誰。薇亭一一舉以告之，并述來贛後之情形。居停乍現驚訝之色，似有所言而不能出諸口者。薇亭視曉山則踧促之狀，若芒刺在背，中心大爲惶惑。曉山忽起立告辭，薇亭留之不可，匆匆而行。行後居停就薇亭而告之曰：適間所云，恐君受人愚矣。湯氏家世予所深悉，并無鬻良爲娼之事。北徒之說亦屬子虛。君眞受人愚矣。薇亭聆其說，大爲驚訝。急詢曰：君言盡確乎？居停曰：予又何必欺君？欺君於予何益？薇亭喟然曰：余固不料衰世薄俗交游之間，竟有如此人面獸心者。余素以曉山爲可信，今若茲直有目若盲耳。居停曰：曉山雖世家子，然執袴少年，本難與共事。薇亭領之急入語冰華。冰華聞之，歎曰：余固言曉山之言恐

難盡信而薇哥執言勿謬。今何如矣。曩令從吾之言。別尋一友。重往訪之。彤瑛可早日相聚。若姊或可因此不死。今何如矣。薇亭惟椎心呼負。負冰華力止之。薇亭曰。余有負令姊矣。然吳女士之事。吾爲友誼計。決不變初志也。若妹殞事。大率措竟。今日別無所爲。余當乘此閒暇。往訪湯寅康。余在閩時。卽聞寅康名。或寅康亦知余名也。冰輩曰。薇哥客囊中。又恐無此巨資矣。奈何。薇亭曰。除若妹殞費外。尙有五百金。或能敷所需。亦未可知。冰華是之。薇亭忽歎曰。余福薄。此生已矣。然猶望吾友。吾女。友終成眷屬。不步余之後塵也。冰華曰。以予旁觀者視之。劍廬運否。彤瑛命薄。來日大難。正多人意所不及料。若薇哥以爲彤姊得珠還。兩人卽能諧伉儷乎。吾恐前途荆棘。猶是寸步難行。薇亭曰。此何預余一俟。若妹歸葬。大仇報復。余卽當遜世絕俗。返劫清都。冰華曰。薇哥母然是大傷。阿姊心矣。薇哥異日得新夫人。後年年除日。意想中能存一劉若華之音容。香醪麥飯。叩名遙祝。九原有知。已拜謝。多。多。何。必。復。爲。已。甚。哉。薇亭遂不復語。整裝而出。

栢葉稱觴。椒花獻舞。盈庭賀客。甚祝遐齡。薇亭至湯家。先投刺入。寅康迎之登堂。則賀客十數輩。方團聚堂中。寅康先歛薇亭入座。旋語之曰。吾昔在閩時。神交有年。君猶憶賤名乎。薇亭唯唯。寅康又曰。聞汪太守已蒞任。君何時赴閩。抑今奉公來贛。薇亭充曰。暫不赴閩。在此小作勾留耳。寅康唯唯。旋與他客酬應。約二時許。客衆始陸續辭別。薇亭思就與寅康談彤瑛事。而寅康已先知其意。含笑言曰。君有所惠教乎。薇亭曰。然。舍親吳彤瑛女士。蒙君救援。心實銘之。余特來贛。挈之還揚也。寅康曰。事誠有之。特余前至閩時。渠忽夜遁。今不在舍下矣。奈何。薇亭

聆寅康言。心知其狡點。乃從懷中出一物。含笑語之曰。幸君毋復給我前事。決不苟求。寅康視之。則彤瑛致蕙華之書也。未及讀竟。汗流狹背。幾無以自容。旋以還薇亭曰。前言戲子耳。彤瑛固在舍下。幸未有所濡染。尙足以對故人。特山荆性情過躁。每多失禮。彤瑛含怨含愁。長多疾病。今又臥床五日。予也護花無力。任風摧殘。何以自贖其愆。薇亭聞所言。投機乃曰。幸念前交。俾弱女子不至淪落天涯。則已戴德靡既。寅康曰。然惟當與山荆商之。薇亭曰。君夫人之前。惟賴鼎力吹噓。予必從重酬謝。今晚再當造訪也。寅康唯唯。薇亭乃辭出。既歸旅邸。冰華逆之曰。薇哥一去半日。令人急斷腸矣。彤姊果何如也。薇亭遂舉前情以告。冰華曰。頃與姨母談。姨母謂若姊明日就殮。後日即可挈柩啓行。余意太匆促。哥以爲何如。薇亭曰。吳女士果能歸來者。余明晨當卽迎之來。寓渠與若妹。既不及爲臨終之訣別。亦當使之撫尸一慟。以盡姊妹之誼。然吳女士明晨能歸。則吾儕再後日可啓行。時金氏亦至。頗聞餘音。乃曰。後日能行乎。余意多客一日。卽多一日消耗。事已如斯。留復何事。得行卽行耳。薇亭曰。姑意極與余相符。特恐明日一日之間。不及治竟所事。則後日不及行矣。然予必極力從事也。言次。薇亭返身入死者之室。見兩女僕方焚冥鏹。薇亭曰。若妹生前素不信神鬼之說。此舉當亦非在天之靈所心許。冰華時亦入室。含淚言曰。余亦明知其妄。特姊妹情深。究不能釋然於懷。姑妄爲之以盡生者之心。薇亭無語。悄對幽靈。悲從中來。復不禁潸潸淚下。負負頻呼人生至此。百憂感於外。萬念積於中。無所適歸矣。

是晚。薇亭復如約過湯家。詢寅康以日中所談之事。則湯妻張氏反爲居奇。索寄養之資六百金。薇亭有難色。以

客中空乏告寅康。且語以荇華死狀。言辭侃侃。哀動感人。寅康又與張氏商議。出入凡五次。而始決議。餽以四百五十金。薇亭乃歸旅館。取金復赴湯宅。付金署券。坐有間。冰華乘轎至。蓋薇亭還旅館時。與之約定者。於是寅康起迎。冰華導之入內。薇亭坐待久之。冰華忽獨行而出。語薇亭曰。彤姊病甚。不能乘轎。荇姊喪事。予未以告。恐益其病也。爲今計。將若何。薇亭曰。事不宜遲。遲恐生變。且待余細思之。冰華乃弗語。薇亭躊躇未竟。而寅康忽出。見薇亭面現愠色。笑曰。先生尙有所未愜意乎。薇亭怫然曰。直以千金市骨耳。今不須矣。當立時赴閩。子其慎之。寅康大恐。含笑而言曰。令表妹既不能行。昇之歸寓可乎。薇亭不得已。乃應之。令冰華返寓。另闢一室。以安彤瑛。荇華之事。仍秘之。勿告冰華。然其言。匆匆返旅館。

冰華行後。薇亭從寅康入視彤瑛。彤瑛與薇亭別既經久。又值積疾之餘。薇亭幾不相識。旋就床前語之曰。與女士久別矣。人事變幻。客途多艱。此來竟遲遲勞女士望秋水矣。彤瑛伏枕鳴咽曰。薄命女重累公等。病骨支離。殘喘莫保。行將爲泉下物。長負公等盛意。惟有來生作犬馬以報耳。薇亭聞言。亦爲愴然。又感荇華之死。不禁悲從中來。愴然淚下。特以寅康在旁。恐令人疑有兒女私情。仍忍淚止泣。彤瑛旋又曰。劍廬尙生存乎。游屐征衫。今在何方。余致蕙姊之函。伊曾見之乎。薇亭不敢遽以實告。乃紿之曰。劍廬新遭弟喪。方留潯陽。措理後事。不出旬日。當來章門。余等在旅館中。已先爲女士虛下榻地。余家三姑亦在寓內。得女士同居。益可無岑寂之虞。彤瑛又曰。蕙姊若妹同來也。未薇亭曰。兩妹爲家中年務所困。有姑未果來此者。僅吾與家姑及冰妹三人耳。彤瑛歎曰。

吾輩廿載姊妹一別經年。蕙姊之英風颯爽。苕妹之纏綿多情。常爲余所憶念。今恐不及把晤。余便將長逝矣。言次益悲。不自勝。固不及念寅康等之在側。薇亭慰之曰。女士且安眠。久談殊不宜於病體。余當使人往召昇夫。乘轎恐女士力弱難勝。彤瑛不知所對。惟感謝而已。於是薇亭乃懇諸寅康。使遣人召昇夫。逾時昇夫至。遂肩彤瑛行。彤瑛與寅康夫婦亦不作別。而寅康夫婦猶勉作客套以飾之。薇亭步行以從。

珠還合浦。璧歸趙城。幸事亦傷心事也。彤瑛至寓。冰華肅之入臥室。早爲措備。薇亭別遣一女僕侍之時。已九時許。冰華以明晨卽將爲苕華治喪。諸多瑣事。尙未措。竟遂不及伴。彤瑛薇亭則更不待言。彤瑛悽對孤燈。輾轉病榻。念薇亭等舉動奇離。竊訝之。長夜迢迢。太息頻頻。幸女僕殷勤問暖。噓寒調湯。進茗刻不相離。彤瑛因詢以冰華等所在。女僕欲以實告。而訥訥不敢出諸口。彤瑛固詰之。僕曰。苕姑娘於除夕去世。明晨就殮。故冰姑娘等不暇來此。彤瑛不待言終。急詢之曰。苕姑姑爲誰。僕曰。聞卽冰姑娘之姊也。彤瑛忽大呼曰。苕華乎。劉苕華乎。苕妹。苕妹。汝竟因薄命女之故而死於客中。吾復何顏。化化。覩覩。苟延殘喘於人世。言次奮然而起。旣不知厥恙之在身矣。女僕驚甚。急止之曰。夜涼於水。寒侵五中。姑娘病魔未退。而遽起行動。勞乏將益其疾。受寒更難求治。幸速安眠。冰姑娘此時當亦睡矣。彤瑛曰。予病已瘳。汝可導吾至苕姑娘處。女僕固勸其寢。且謂若因此病勢轉劇。將受薇亭等之重責。彤瑛不應。獨行而前。詎意積疾之餘。兩足弱甚。甫舉數武。身竟以蹶。敬臥地上。喘不能言。女僕急往扶之。而力殊勿勝。乃奔告薇亭等。薇亭冰華踉蹌趨至。冰華遂與女僕共扶彤瑛起。顧而歎曰。彤姊何苦。

乃爾更令吾輩腸斷矣。若姊之喪，初意本欲相告，俾姊得撫尸一慟。及後見姊病甚，乃不得不隱匿。不料軀不解事，遽以此兇惡之耗，唐突吾姊。累姊至此，令吾心如萬刃之鑽，慘矣。彤瑛喘已漸平，乃曰：吾知若妹之死，實余所累。乃病不及視其疾，死不及與之訣而殮，又不憑棺一慟。余亦人也，此心寧能安乎？若妹設身處地，豈復有面目安居牀褥，妹諒之重諒之，幸導余一往。彤瑛言至此，又欲起立，冰華知不可強止，乃與女僕挈之以行。

金氏與彤瑛素無一面者，彤瑛入室，金氏適在內，以在病中不行大禮，僅點首而已。彤瑛見若華趨至榻前，放聲而泣，曰：吾累妹矣。妹以薄命姊故，而自損天年，縱令余粉身碎骨，亦無以贖其辜於萬一妹乎？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余誠不知所之。泣至此，喘不能續。冰華前往勸之，不爲少顧。又泣言曰：水流花落，玉折蘭摧，人生至此，天道何論？影入斜陽，招幽魂於此日，身驚落葉，夢夜雨以何年？酒徧深閨之淚，子重泉望斷客路之塵。伊人千古，且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此後年年今日，令余何以爲情？妹乎，余命途乖戾，輾轉流徙，死而不死，實余所不妹安居家鄉，轉至生而不生，尤余所不料。泉下果有樂趣，死後倘能忘憂，余亦行當從妹游也。聲聲淒楚，行雲爲遲。冰華見彤瑛哭之慟，旣悲若華之身世，又因若華之身世而自悲，亦不禁和之而泣。

寒窗夜盡，驟現曙光。薇亭旋自外入，勸冰華止泣，助金氏措理各事。冰華從之，轉勸彤瑛收淚。彤瑛時已憊甚，而猶勉力支撐，不願歸室安眠。冰華固強之，告以殮時仍當扶之出。彤瑛始從所言。由二女僕挾歸寢室，旣就寢，仍由女僕相伴。彤瑛因詢以若華病時情狀，女僕俱以告。且謂若姑娘性情和藹，待人忠恕，非似不壽者而竟不壽。

天道福善寧可盡信耶。彤瑛聞之，又失聲而泣。淚落既多，頭痛欲裂。彤瑛之病，因此轉劇。雖女僕時來勸慰，而不入耳之歡，不僅難以祛其憂鬱，轉益增中心之切怛耳。逾四時許，女僕入告彤瑛曰：「若姑娘將薰棺，姑娘欲往，可即行也。」彤瑛聞言，力掙而起，鬢影撩亂，外衣不整，即挾兩僕而出。至殯室，見金氏冰華方撫棺嚔泣。薇亭則坐於靈幃之前，淚落如貫珠狀，類瘋癲。彤瑛未及撫棺，已先放聲而泣。泣聲滿室，互爲應和。悽慘情形，殆難言喻。然而逝者茫茫，枉灑西州之淚；重泉渺渺，難覓倩女之魂。淚都揮盡，猶然翠劍飄零，魂即歸來，而已生死睽隔。是若華之死，不特薇亭悲之，冰華悲之，彤瑛金氏俱悲之。凡普天下之才子佳人，亦莫不爲唏噓零涕，同聲一哭也。

大殮之次日，薇亭請於金氏，擬即攜柩旋里。金氏以爲然，特格於彤瑛之疾。冰華願留伴彤瑛，往與商之。彤瑛堅勿願，且謂：「久離家鄉，魂飛故國，病縱不起，亦當生還故里，何可死後重以靈輓累人？」冰華以此轉語金氏，與薇亭薇亭知不可強，且亦不暇多及他人之事，遂決如彤瑛意。同舟返維揚，俾生生死死各隨所欲。冰華復以告彤瑛。彤瑛領之，薇亭乃擇定新正四日登程。

第十回 重話曲衷恨人腸斷 一窗煙雨遊子神傷

一聲汽笛行色匆匆，薇亭等自章門起行矣。乘巨舟由水道行，荷華之柩以從。抵舟之時，冰華扣柩而祝曰：「若華吾姊魂兮有靈，幸從妹等歸去，異鄉寂寥，幽靈無伴，非可久戀也。此非冰華之迷信，到此境遇，實出於不自覺耳。彤瑛之病是日少痊，遠遊生還於悲慘之中，又寓一線之愉快。登舟之夕，冰華就彤瑛閒談，顧彤瑛曰：「自姊之歸，

余爲若姊事。迄無閒與姊聚。語今幸畢。所事矣。長途僕僕。水程迢迢。正可作終宵之談。特不知姊病軀能勝此乎。彤瑛曰。固所願也。吾方悶甚。得妹長談。或可少抒愁懷。病魔當退避三舍。冰華頷之。因詢彤瑛曰。姊當日因何懷短。與蕙姊但知姊去揚南旬以前之事。敢問此後何如。彤瑛曰。妹既聞蕙姊之言。其遽因即可推想而知。余前不以星橋逼婚。語蕙姊。乎妹當聞之矣。余去揚之三日。前家嬸入余室。正顏告余曰。汝年長矣。鏡臺待聘。斷無以角終理。且余生計艱絀。亦不復有育汝之力。星橋家資富厚。遠埒王侯。年少翩翩。裘馬都麗。他人方嗟攀龍之無術。汝也幸爲彼所屬意。盛情欸欸。遇汝良厚。此而不事天下。其孰可事。汝無父母。當從余命。余已爲汝受聘。暫緩數日。即可行合禮。余聞嬸言。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有間正顏以却之。嬸又罵余曰。吾知爾心矣。爾心惟戀戀於韓氏子耳。韓氏家徒壁立。衣食猶不自給。不作盜賊。雖千萬年難改其寒酸之態。如此文丐。汝顧戀之。令人恨恨欲死。賊骨真不一文值。彤瑛述言至此。淚下滂沱。幾不可仰。冰華力慰之。且曰。已往之事。等諸蓬烟。姊幸毋悲。彤瑛頷之。復言曰。家嬸平日待余。雖不免苛刻。然從未覩面痛責。乃一朝因婚事故。既罵余矣。復辱劍廬。是可忍。孰不可忍。余聞言之下。亦以厲色申辯之。雖明知以此對長者。大非倫誼。所許特余於憤懣之餘。亦不遑顧及。嬸聞余言。含怒而出。出時且遙語余曰。柔工無效。繼以強力。是亦汝所自取之辱。毋謂阿嬸不情也。彤瑛言次。冰華恐其過勞傷神。囑之安眠。彤瑛聽之。冰華乃語彤瑛曰。余姊妹行。無一非薄命。司中人若姊。無論矣。余之命運。視姊何如。姊姑惡婿。舉人所難堪者。余一。一身受之。姊溺而不死。余亦絕而復生。其間種種艱難。辛苦不言。已足令人

腸斷言之益增悲慟。若非蕙妹惠我川資，恐不僅不能生還，揚城與姊等把晤，即瞑目之後，賤骨亦永湮沒異鄉矣。言既愴然，彤瑛曰：「吾知妹雍容大度，凡事能忍耐守之。若余則腦府窄狹，能容幾許煩惱耶？」

冰華旋以懷伊暴戾之舉，詳語彤瑛。彤瑛聆至，雉經斷魂一段，爲之扼腕不置。冰華曰：「余自東魯歸揚城時，途中飽受虛驚，曩嘗允若姊以日後相告。今若姊長往矣，余復向誰踐約？姊倘樂聞，當以語姊也。」彤瑛唯唯。冰華曰：「妹不耐乘風破浪，故從陸行，而僅一老嫗從過。兗州時，夜宿黑店，居停以酒饌醜余等，異香馥郁，令人心醉。嫗故魯人，深悉北地情形，密以酒色渾濁告余。余未明厥旨，猶舉樽罄之。姊乎，誰料此芳冽勝常之酒，一入余腹，滄桑頓易。耶彤瑛曰：「然則妹其殆矣。」冰華曰：「然余盡此酒，陡覺神經迷惘，以爲酒力不勝不虞，其有他故。忽見老嫗如廁，去余獨坐而食，未逾俄頃，竟薨然伏案上。此後情形，皆非余所能悉。不知歷幾時許，覺手足辣痛，身寒於冰，戟刺而醒。四顧視之，昨夜寄宿之店已不知所在，身臥荒草中，手足爲繩所縛，無寸縷以覆體。余且悲且羞，旋見有人至視之。嫗也，余急呼嫗救援。嫗趨而前曰：「好徵倖，好徵倖，令余心胆俱落矣。於是嫗解衣與余，雖不適身，僅求蔽體耳。余衣竟因詢嫗以前事。嫗曰：「余見姑娘飲後，知已不及挽救，乃僞爲如廁，趨至床頭，取銀囊藏於身畔，潛行出室，伏暗處以覘其變。逾時，店主夫婦入室，四顧室中見余，未及忽現，驚異狀其妻曰：「且了此女，再往尋嫗。彼老婦有幾多能力，豈虞其潛逃耶？余聞其言，見室外無他人，潛啓其扉，倉皇出走，仍伏於暗中，以伺之。約半時許，見店主忽負一人出，余知所負必爲姑娘，特未卜生死，何若？乃遙從之，渠行甚速，余不能及。故至此始覓得姑娘，死

裏逃生豈非大幸事耶。彤瑛聆至此乃曰：「嫗亦可謂有胆力矣。」冰華曰：「渠固北人，較吾輩悍強多多也。」繼又曰：「嫗言既竟，挾余而行。至城市間，爲余置衣服，始復雇車前進。後至徐州，抵某村，天色已暮。御者告余以地多荏苒，野曠人罕，不宜止宿。余從其言，使乘夜色策車而前，意欲抵城中休止。乃未及入城，途遇二匪。御者遙見之，知不能免，乃下車折道旁柳木，取以爲械。匪旋呼嘯至，猛力來撲。幸御者曾走江湖者，膂力亦不弱，乃執柳木橫掃而前。匪爲蹶一人，其一見之，乃大憤，身出白刃，挾刃而前。御者爲之氣餒，勉以柳木抵抗，而舉手即亂且戰。且退，匪益逞勇。幸天終不祚匪人，野多荆棘，進取之力既猛，不暇審視足下，爲荆棘所刺，身忽以仆仆。時適在御者之懷，御者乘前奪其刃，舉手一揮，喉血如注。敗者乃轉勝矣。回視前所仆地之匪，則已遠颺，遂棄刃於地，驅車前進。姊乎，此其險爲何如耶？設一不幸，御者勿勝，余今日尙能生還見姊乎？余自經此險阻，然后知天下事所最忌者，乃行險以徼倖，塞翁失馬，轉以爲喜，經此一蹶，大增余之閱歷矣。」彤瑛領之。

冰華旋詢彤瑛曰：「敢問令嬪出姊室後，其情形又若何？」彤瑛曰：「余爾時嗒然神喪，不知所對。與素影談和對，凄然亦未奈何也。旋乃理余書笥，發殘稿，斷簡盡付素影。素影見余舉措，知余懷必死之念，泣勸余毋然。余亦和而泣，且囑之曰：「若果彼輩以強暴相加者，非死無以自全。余一生心血盡在笥中，幸汝爲我保全之，毋使淪落於他人之手。」重誣余於身後。異日韓公子若來維揚，可盡以付之。素影懼甚，不敢應對，勸余耐心安守。余亦不復與語，乃至舅家往視。蕙姊與之訣別，且爲蕙姊略道前情。蕙姊之勸余者，一如素影言。余此時中心繚亂，不暇卒聆其言。」

匆匆而歸。舍垢茹舍者。又越一日。至第三日。余方靜坐窗。前回顧。溯十年間事。素影忽入。余室。謂庭前方在結彩。後日將爲女公子贅婿。吉期余聞其言。氣結不能答。移時素影又曰。婢待女公子久。不當以違心之論。瀆女公子聽。然事急矣。幸女公子行權宜之計。與伍家先行納采。禮合登之典。且要渠待至秋間。一面促韓公子速來。維揚解。決此疑難。問題韓公子諒尙在惠麓。路程伊邇。僅須數日。即可來此。願女公子熟思之。余聆素影言。覺尙可一試。乃往視。嬌嬌見余。嗤余曰。余後日卽當實行籠中之鳥。固能飛向天上去乎。余雖心惡其言。然以方欲有求於嬌。遂笑置之。轉語嬌曰。勞嬌厚意。感且不朽。特余意且緩至涼秋時節。今者百事未備。令戚鄰視之。羣將疑阿嬌之冷眼矣。但阿嬌既有舉動。後日先行納采之典。何如。嬌聞余言。視余曰。若欲行緩兵計乎。吾不墮汝術也。余復曰。納采禮成。萬難反悔。固無所謂。緩兵特如此。草草未免令人難堪耳。嬌正色曰。難堪亦將堪之。汝何能爲。余知不可強。含淚歸室。

冰華靜聆至此。太息而言曰。姊乎。最毒婦人心。余姑之悍。吾初以爲天下無出其右者。今聞姊言。而後知天下事。無獨有偶。若而人者。吾不知其臟腑果何若。其良心又何若也。彤瑛亦喟然曰。冰妹。吾輩亦女子也。何爲吾輩獨無此鐵石心腸。冰華笑存之時。將夜半。寒氣襲人。涼澈肌骨。冰華時作寒噤。彤瑛勸之睡。冰華乃與同寢。彤瑛續述曰。余歸室後。知時機已迫。甯爲玉碎。不作瓦全。痛憶前程。輒呼父母。思量往事。莫問靈修。乃展蠻箋。潤湘管。含淚和血作書。以別劍廬。走筆逾時。汗下泔泔。頭暈欲絕。旣竟。復作書報蕙姊。蕙姊之書言辭拉雜。已不成文。冰華

曰。蕙姊處一書。吾曾見之。聞微亭書姊致劍廬之函。劍廬在揚時。曾與彼一讀。一字一淚。一筆一血。非姊無此好筆墨。幸也。妹後亦見之。彤瑛曰。余草蕙姊函。既竟。復欲修書別阿嬌。第以臂上失血過多。腕已不舉。乃遂擱筆。素影見余狀。木立若癡。時將夜半。余急以兩書與素影。囑彼爲我付郵。素影牽余衣而泣。請余毋行。余不之顧。素影且泣且言曰。女公子決意死乎。余願相從於地下。言次。忽從身畔出一并州快剪。將刺其咽喉。婢子癡心已久。懷與余俱死之志。余見厥狀。急奪其剪。正顏語之曰。素姐。汝而如是。殊非所以愛我也。余死之後。尙有許多未了事。將藉汝以慰韓公子。汝死。余不感汝。汝生而能爲余了未了之事。是余所至感者。素影聆余言。乃詢余曰。敢問未了者。安在一。棺附身不了。自了。女公子尙奚望於婢子。余曰。韓公子於余誓言俱在。余一朝如是。渠之痛心自無待言。汝若能諒余之心。以爲心。而慰韓公子之傷感。是尤所切望於汝者也。素影不語。余乃啓門而出。素影從之。復攀余衣。余力斥之。素影不以爲忤。仍從余行。至大河之濱。余縱身一躍。遂入龍宮。飄流久之。漸失知覺。至若遇救。後所遭。余在章門時。致蕙姊之書。妹嘗見之矣。冰華聆贊爲之太息者。移時。彤瑛旋又問冰華曰。妹自故鄉來。素影近狀。竟如何。承蕙姊厚愛。錫我寵婢。余夙另眼視素影。今者附于吾嬌。簪下當無好消息。抑或生性激烈。果已玉碎香消乎。冰華曰。若姊舊告余。蕙姊曾詢姊事于馮嫗。馮嫗初不肯言。蕙姊固詰之。馮嫗始直言。勿隱。謂素影目擊彤瑛踐踏水後。還家取遺笥。復來告余。以彤姑娘死事狀。以遺書託余付郵。且言不能救援。惟有俱死。余挽之。不可渠攜笥而行。若姊轉述蕙姊聞諸馮嫗之言。如此。此余未敢必其真。

僞形瑛聆冰華言。覺歎曰。素影定已葬身江魚腹中。余之累人甚矣。冰華又曰。聞微哥言。前者劍廬溯江流上下。訪察吾姊蹤跡時。曾遇一漁夫。漁夫謂在江上捕魚時。有鄰船獲一女屍。仍棄之江中。不知是否素影。漁夫云。曩昔之夕。江上喧傳有羊城某客。停泊江濱。遇有女郎。蹈海者。援之以手。載之入粵。其爲湯寅康救姊之事。所誤傳者耶。說別有一事。而卽素影之事乎。令人如處五里迷霧中。百思而不得其故。形瑛曰。以余視之。無論若何。素影必不在人世矣。渠爲余而死。又孰料余反生還。倘幽魂不昧。能毋怨乎。冰華曰。此事且勿論。敢問姊還維揚後。仍與令孀同居乎。抑別覓棲止乎。形瑛曰。余于此事。亦頗躊躇。若復與阿孀同居。不啻自投羅網。終必蹈前者之覆轍。然苟別營新巢。則又有種種難處。正欲與妹商榷也。言次。冰華未及答語。形瑛又曰。雖然。予病甚矣。深入膏肓。藥石無靈。朝夕且不保。何庸爲此久計。冰華曰。此消極之懷抱。願姊剷除之。疾病之事。人所常有。若病而必死。恐天下將無人。類形瑛曰。然則妹爲余計。將奈何。冰華曰。妹意還揚城後。卽往視蕙姊。誼屬中表。又極相知。蕙姊必不漠視形瑛。曰。余已屢承蕙姊將伯。今若復以賤骨相累。自問良有不安。余意設能天假之緣。克與劍廬踐舊約者。冰華不待卒聆其言。卽語之曰。此固大好事。奈緩不濟急。何。形瑛曰。然則妹還揚後。作何計議。與沈氏同居乎。當非妹所甘心。仍返東魯乎。更非妹所樂願。妹果得托身之所。余惟有乞憐於妹。冰華笑曰。姊戲言耶。余依人一飯。方乞憐他人。更何暇憐人一俟。若姊告厝。或當再赴霅溪。與姨母同居。言次。曙光啓矣。二人始驚夜盡。乃合眼而寢。旋卽朦朧入睡鄉。

青山綠水送我行程。薇亭諸人旋至九江。彤瑛猛憶薇亭所言。因語冰華曰。余初見薇君。告我以劍廬因弟喪家居。今吾輩既過是邑。曷不一往視之。冰華曰。姊方有疾。不宜多在途中勞動。以損元氣。彤瑛不悅曰。然則盍不招彼過我。且薇君語余。劍廬不出旬日。當至章門。若吾輩不以還揚告渠。寧不累渠枉此一行乎。冰華時爲彤瑛所迫。啞不能答。久之。乃直告曰。劍廬聞漁夫言後。疑妹淪落粵東。草草在潯理喪事。卽附汽船而行。余等來時。道出是邑。薇哥往訪之。問諸其家。備悉底蘊也。彤瑛聞之。面罩濃霜。淚下如雨。病容益慘。無人色。顧冰華而泣曰。造化小兒之弄人。竟有如是酷毒者乎。劍廬與余東飄西泊。每成參商命也。如此夫復奚言。恐不及黃泉。余兩人縱生存。亦無相見時矣。恨不速死之爲愈。冰華極力慰藉之。且謂劍廬至羊城後。若不得姊之影蹤。仍當返揚視余輩。屆時卽可完聚。彤瑛遂不復語。停泊潯陽一日。復溯江而下。

作者至此。常暫置彤瑛諸人。爲讀者述劍廬近狀。前者不言劍廬赴粵乎。劍廬自潯江登程。順流東下。低海上。曾遇舊友胡石蓮。石蓮家居羊城。適欲還鄉省親。遂與劍廬俱行。客途寂寞。人地生疎。正不可少此良伴。留海上二日。卽附汽船行由汕頭而香港而廣州。劍廬曩嘗至此。今者舊地重來。江山未改。風物頓殊。不禁起滄桑之感矣。石蓮卽留劍廬宿於其家。劍廬不可。石蓮固留之。劍廬乃止於其家。然劍廬之來也。旣未審彤瑛之確否在羊城。又不知某客所救者是否。卽彤瑛徒以理想上之希冀貿然遠行。異鄉鮮相識。訪問亦無從縱與石蓮言之。石蓮亦無從捉摸。并劍廬自己。亦如墜五里迷霧中。不敢告人以彤瑛必在羊城。而求助於人。荏苒經旬。音信杳如。泊

鳳飄鸞空成斷梗。中心焦灼。自無待言。一夕偕石蓮赴友人宴。座有鹽商蔣志端者。偶談粵中近事。謂同業王三。前自淮上歸。曾救一女。挾之入粵。強以爲妾。而大婦奇妬。恆以鞭笞相從。前日之晨。奉盥具以進。偶一不慎。失手墜地。大婦盛怒之下。遽施以酷刑。縛其手足。飼以穢物。女郎號泣終日。觸壁而死。鄰人以其違背人道。控之於官。今尙未殮。聞諸人言。女郎貌頗端好。系出良家。一旦遽罹浩劫。亦云慘矣。劍廬聞言。大爲色變。猝問志端曰。公言其真耶。令人肝腸寸斷矣。志端見劍廬驚惶狀。失聲曰。先生殆與此事有關係乎。何關切乃爾。石蓮笑曰。劍廬初自北來。粵中又無親族戚鄰。何至與王家有關係。特以其事至慘至痛。故有心人不禁爲之傷感耳。且不僅劍廬如此。卽余亦爲之黯然。劍廬見石蓮爲之解嘲。且感且悲。嘿無一言。席終不歡而散。

是晚歸後。劍廬遂以彤瑛所遭及此行真意。一一語諸石蓮。且謂王家之事。與江上所聞。極相符合。不可不一往探之。石蓮心是其言。然恐劍廬因此傷感。遂謂之曰。吾意殊不然。以吳女士之高潔。何至爲人婢妾。苟延至今日而死耶。劍廬覺言有至理。乃曰。君言固是。然人事不可不盡。石蓮唯唯。約期明日往訪志端。偕過王氏。明日如期往至蔣宅。其家人謂志端因年關伊邇。赴汕頭作催租人。清晨起行矣。劍廬至此。大爲失望。與石蓮匆匆別去。旋問石蓮曰。君識王三乎。石蓮曰。余不僅不與相識。並夙未聞其名。劍廬無已。囑設法往訪之。石蓮曰。予有戚業鹽者。今姑往視之。彼或識王三也。劍廬曰。如志端言。王氏之事。旣動衆憤。知之者心多。當不難探悉也。石蓮以爲然。卽偕劍廬訪其戚。至則其戚又適外出。石蓮乃留書與之訂期。劍廬無奈。遂從之歸。征人夢斷。游子心傷。是後無

時不以淚痕洗面。縱有石蓮之多方解慰。亦徒如東風之過馬耳。不能療劍廬中心之憂也。

第十一回 返魂無術傷如之何 誓海有盟誰能遣此

客居光陰愁城歲月。劍廬自來粵後。又忽忽經旬一日之晨。石蓮之戚如約過訪。石蓮因詢以王三家事。其戚謂幸是同業。素與相識。惟其妾自裁之舉。未悉其詳。石蓮乃爲劍廬介紹於其戚。劍廬始悉其戚姓何。字蕃伯。因請往訪王三。而爲之導。蕃伯以爲可。兩人卽偕行。至王居。遇其家人問之。則謂三因訟事已捉將官裏去矣。劍廬詢以其妾死事狀。家人秘不肯言。劍廬又詢以死者面貌。家人謂維揚自古產佳麗。彼女子貌極秀姝。特自入吾家後。受主婦百般……言至此。聲頓止。劍廬探其意。若曰。受主婦白端凌虐。玉容大爲減損。劍廬曰。芳齡幾許矣。家人曰。豆蔻梢頭。春光正好。以余視之。不過二九許人。先生諄諄下問。殆與長眠人。有關係乎。劍廬笑余亦維揚人也。家有弱妹。失足墜水。嗣聞爲人救援。挾之來粵。故余追蹤至此。今知汝家之事。卽余所欲探訪者。是以不憚多問。家人曰。然則先生將與吾主與訟乎。劍廬曰。是何待言。家人曰。先生休矣。毋擾余也。言次。闔戶逕入。劍廬無奈。徒爲之咨嗟而已。

一燈悄對冷燄。逼人是晚。劍廬獨坐室中。轉輾籌思。竊念王家之妾。必爲彤瑛無疑。彤瑛死矣。淪落他方。酸辛備嘗。寢至身死。不明誠竊痛之余。誓拚此一身爲之申雪。冤抑雖赴湯蹈火。亦非所顧。所可慮者。余旣未有確鑿之證據。王氏又富有家資。倘以賄進。余必難直思至此。爲之嗒然。旋又歎曰。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金。

屋舊盟竟成夢幻。玉簫再世。總是虛無往事。尙忍問乎前者同客白門之時。彤瑛曾語余曰。妹上無阿兄。下僅幼弟。堂上椿萱俱年邁矣。妹倘一朝不祿。市棺爲殮。掇土成墳。將屬之於哥。不必有此實事。不妨有此戲語。而孰意無心之言。遂成讖語乎。特余有所不解者。則彤瑛之甘作王氏妾也。以星橋之盛情。欸欸年少。翩翩彤瑛。尙誓死以全其貞。何物市僧。竟有蠱惑之能。而使彼失身乎。然余知彤瑛賢。余信彤瑛深。彤瑛必不至如此。殆或有他故。歟。倘幽靈不昧。夢中必來告余。以前情思至此。熱淚雙流。串珠而下。奉倩啣哀。安仁茹戚。情之所鍾。蓋有不期而然者。旋覺寒氣侵森。冷澈肌裏。與尋常迥異。訝之乃起。視窗外則數樹寒花。一色皆白。始知天公雨雪。劍廬對此。忽又重增感觸。憶曩在廣陵時。與彤瑛及三華對雪聯吟。圍爐煮茗。彤瑛有白雪紅顏有夙。因紅顏對雪。更酸辛之句。嘗爲玩不忍釋。迄今思之。猶昨日事。而轉盼之間。生離死別。已令人不堪回首。傷何如耶。且思且悲。坐聽窗外淒聲。時揚時抑。終宵不成眠。

明日雪霽。劍廬乃約石蓮往南海獄中相王三。兩人與王三俱不相識。至獄中相見。旣劍廬因備道來意。三初不承認。石蓮曰。道路所傳。事已確鑿。子抵賴亦然。承認亦然。余友並不欲與子爲難。特旣屬兄妹。不能不探知其詳。以便攜棺東歸耳。三迫於兩人所言。無辭可答。乃乞憐曰。事誠有之。惟求先生之曲恕。予也。各固難辭。然令妹之死的。係急病。劍廬曰。無論病死與自裁。今俱置不論。余所急欲詢者。則長眠人之年齡。姓氏面貌。與子援彼之時。日也。三曰。予憶暮春時節。泛舟南下。遇彼於江濱。挈之俱歸。女殊貞。堅予與寢處。幾三月。終未有所染。泊乎秋初。

始屈居窳室。自言姓吳。余詢其名。則謂既淪魔劫。不欲以真名示人。而貽宗黨羞也。然先生姓韓。彼女恐非令妹。必別一人矣。劍廬聞言。幾爲所窘。幸石蓮機警。亟爲之申辯曰。彼女郎既不願言其姓。其名當亦非真也。若事果符合。必爲吾友之妹無疑。王三亦不復詰。續述曰。其年齡約二十許。貌極端好。且殊穩重。腰瘦而頤面。暫而圓。言至此。忽爲淚落。歎曰。吾不圖此絕世好女子。竟遭此橫逆。余事後思之。悔莫能及。負罪甚矣。劍廬一一聆既。覺與形瑛無異。乃曰。聞若所言。死者確爲余妹。余妹死矣。汝平昔之虐視彼。余固不能起長眠人而詢之。然聞諸鄰居。余已得其概略。今當何以處之。三曰。自我生之。不妨自我死之。設令妹蹈江而不遇余者。今日亦能生還乎。恐并死骨之不可得。劍廬曰。汝救之於前。不爲無功。獵其色於後。此心足誅。且余妹前者之死。固儼然冰清玉潔之貞女。今者而死。則已失身。汝之功不足念。而汝之罪劇可懲。三曰。余已備受衆鄰之詰責。幸先生曲宥之。毋咄咄逼人。余願出巨資。親送靈輓歸葬廣陵。幸先生開余罪。劍廬斥之曰。辱其身於生前。隆其禮於死後。吾奚取諸汝。休矣。三又哀之曰。先生毋怒。先生縱使余懸首藁街。戮尸東市。於彼地下長眠人。亦絕無補益。幸三思之。劍廬曰。余亦知若非元兇。余能恕若。必不能恕若妻。三曰。先生幸能爲余窮治之。是余所深願。且足以對死者矣。劍廬不答。疾趨而出。

是日劍廬遂具狀於南海縣。縣令爲案。無主告。本未定讞。及得劍廬狀。知死者有兄來粵。乃卽日判決之。案成。王三以逼良爲妾治家不嚴兩罪。遠戍新疆。其妻以絞罪監候。使劍廬攜棺東歸。王氏家財悉數籍沒。分其百之一。

以爲運柩之資時石蓮家務已畢仍願與劍廬偕行藉以破劍廬長途之寂寞而慰其傷心起棺之日劍廬大哭失聲小婢並以遺帕獻於劍廬曰此如夫人日用之巾余輩得之於舊奚囊中公子需此紀念品乎劍廬聞言按而視之確爲彤瑛故物曩與彤瑛晤聚時常以此貽彼且巾角猶有彤瑛親製之墨蘭因是益信死者爲彤瑛持巾而歎曰三年舊巾輾轉流徙仍歸故主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余恨不能啓厥靈櫬撫尸嚎哭以表無窮之哀思也亡何舟起旋矣劍廬與石蓮相對長談以資消遣石蓮因詢以與彤瑛相交始末劍廬曰其事綦長請爲君述之余年十五負笈海上識金君薇亭越三年與薇亭俱畢業於某中學由本校咨送金陵高等余與薇亭性情相投醇醪古劍歡若昆弟之間薇亭有妹曰靜宜肄業於金陵女子公學薇亭時往存問間或倩余同行如是者一載而余之往公學者計有二十餘次時彤瑛盛譽淹冠全校余慕其名時或注意之漸覺心目之間別具一積極意想一點靈犀三生冤債余今日思之轉恨往昔之多事也余時在校中功課尙佳名譽亦不惡旋由靜宜之介紹結識彤瑛如膠投漆如磁引針兩人一見傾心言笑如舊星期之暇余常過彤瑛閒談風月良辰每遊必共彤瑛尤好作莫愁遊每登是湖彤瑛必流連竟夕與余絮絮道胸懷謂盧家少婦雖磨折於生前而死後令名永垂不朽千古詞人墨客憑弔之詠歎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人神往矣余嘗勸彤瑛思想毋過衰颯當從樂觀着想彤瑛極踴余言然卒不能改其故常也

劍廬述至此石蓮詢之曰吳女士家世如何請爲余言之劍廬曰彤瑛原籍桐城其大父志堂先生慕平山堂二

十四橋諸勝蹟遷居於廣陵曾祖出仕至鄂藩大父承襲遺產沒世無聞父名國鈞字秉襄富有文才詩詞音韻之學無所不工彤瑛之擅長文學家教使之也襄丈著有柳風閣詩存及半塢殘墨兩書朋輩方爲醺資付刊而遽焚於火半生心血都付太空襄丈爲之鬱鬱不歡而疾病之來遂中於無形後竟因是喪其身文人結果乃至如此亦大可哀已言次爲之歎息不置旋又語石蓮曰白門衰柳舊院殘陽余畢生之樂事在此畢生之恨事亦在此既有今日悔煞當年余憶某歲春初偕彤瑛謁明高皇帝之陵陵在紫金山隈登陵巔遙矚滿城風月歷歷在目余與彤瑛徘徊其上想念地下長眠英雄銷聲匿跡萬喚千呼而不起爲之嗟歎竟日彤瑛嘗語余曰人生在世等諸朝露彼潦倒終身與飛揚一世者同歸於盡吾輩又何必勞勞碌碌作戲劇中人夢幻中事哉余聞其言之悽惻俯仰身世亦爲之百感交集乃曰人生本無樂趣卽或有之亦不能與苦趣相抵吾輩庶民意彼王公大人擁贊千萬一呼百諾似極生人之樂殊不知處彼輩地位又有彼輩之苦特以苦樂二者相權較吾輩之差別稍微余上無父母下有弱弟而家况清貧肩負重大來日苦趣未難逆料妹也椿萱並壽阿弟無恙家庭幸福殊足令人仰慕顧猶常作感歎之語其如余何彤瑛見余驀動悲懷故作憨語曰人生既無樂趣願化此身爲春郊之月秋山之雲神馳銀漢紡織女之機魂游蟾除尋仙郎之斧樂歟否歟余亦笑答之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余今者竟攜香櫬俱行彤瑛縱有知亦不能再與余對罄曲衷矣慘何如耶石蓮聆劍廬言詢之曰吳女士父母俱存乎何爲又遭此顛沛也劍廬曰父母若有何至於斯憶前歲夏初吾方居校中忽彤瑛遣人資書至謂揚

城有急電。老父忽西歸。擬即時奔喪。促余往商諸事。余得書。驚甚。趨赴彼校。見彤瑛已如淚人。泣不能仰。同學三五輩。方從旁慰勸。見余至。相率引避。僅靜宜留焉。余索電底靜宜取。予予視之。果襄丈噩耗。乃以節哀順變之說。勸彤瑛。瑛泣而不答。余又詢以何時啓行。彤瑛以晚八時對余曰。余當送妹歸。且以弔世伯之喪。彤瑛不願余亦不相強。晚間余送之至輪次。爲之措。竟妥善。叮嚀珍重而別。乃彤瑛歸後。經旬迄無隻字寄余。余爲訝甚。然猶謂苦塊之中。無暇及余。乃至兩來復。後余乍得其書。則謂老母弱弟俱遺。薄命妹而去。家庭慘變。出於意表。余亦行將從侍堂上。於九京曩承子愛。允締絲蘿。此生已屬絕望。果夙緣未斷。當踐舊盟於來世。余不暇卒讀其書。卽爲大慟。然書辭簡略。余既不審其母其弟之因何而死。又不知彤瑛之果否以身殉變。模糊疑難之時。余忽生游揚之念。乃從校中乞假旬日。卽晚首途。匆匆溯江而下。至維揚。卽過吳宅。彤瑛含淚出迎。余目逆之。面目黃萎。形容憔悴。幾不能認彤瑛。未及告余以慘變情形。卽顧余而泣曰。劍哥。余自有生以來。從未解人世有如此慘况。兩句之間。迭遭大故。吾父死矣。吾母死矣。吾弟又死矣。誰復憐我。誰復庇我。零丁孤女。何以資生。吾母之待我。非較吾父尤摯者歟。余偶染疾病。吾母伴余而寢。輒終夜不成眠。余負笈他鄉。吾母偶得幻夢。則竟日食不下咽。而同氣連枝。與余互依爲命者。尤非吾親愛之羣英乎。而今俱死於疫矣。俱從吾父於地下矣。翳余獨存心。喪畢世。泉下人胡甯忍予劍哥留此薄命女兒。正不如早從堂上於重泉之爲愈也。劍廬述至此。追懷往事。倍覺淒涼。幾不能畢其言。石蓮慰藉之曰。已往之事。譬諸書中記載。視爲身外之物。幸毋介介於懷。劍廬聆言。始續言曰。彤瑛。

之泣既哀彤瑛之言更慘余對此悽慘景象亦幾失聲而哭雅力求慰勸之辭而終不可得况彤瑛所遭極人之痛本無從慰勸耶旋而彤瑛又曰劍哥久承眷注心竊銘之隕首結草之語固不當出諸我輩之口然此情此德今生恐難圖報惟有俟諸來世所以不遽出此者將待哥之訣別耳余聞言急詢之曰妹將身殉乎恐逝者有靈當亦非所願也慕骨未安幽靈不寧此等責任今當屬誰汝也將以一死了萬事乎平日自命爲有識力者安在竊爲妹不取也彤瑛爲余所激意似有動余覺之復進而正色曰彤瑛吾妹汝可死乎汝將以死欺人乎夫誰欺欺天平彤瑛聆言急向余詢其故余之爲是言也原欲以激烈之說消弭彤瑛之死志乃彤瑛忽堅詰其故余竟不能答大爲所窘久之乃曰是何待言妹細思家庭情形妹當死乎不當死而死欺人欺欺天欺欺余言既亦不求彤瑛答覆又起而言曰世伯父母之靈幃安在幸妹導余往余當叩之彤瑛聞之乃起立導余行至靈前余沐手焚香叩謁如禮徘徊少間仍偕彤瑛至堂前坐談余於此始得閒暇以詢其母與羣英之死狀

彤瑛曰吾自白門遄返否父已就殮吾家數十年來有出無入生計日落吾父殯殮之需悉由吾弟拚擋哀毀之中繼以勞瘁弟體素弱時揚城時疫方盛不幸染及症初發時吐瀉交作瞬息百變羣醫不及施救未五小時竟以不起吾母大慟觸壁求死余率母裳且泣且勸母勿能聽抱弟尸而泣狀類中瘋余力言疫有傳染垂暮之人精神不足更易侵入切莫相近吾母置若勿聞余既悲阿弟之凶折更憂老母之染毒肝腸之爲寸斷果也吾弟猶未就殮吾母竟蹈覆轍母病發時較弟更劇病僅三小時而吐瀉則迄未稍停余見母死痛不欲生時慧姊適

在○余○家○送○羣○英○喪○極○力○勸○止○余○勉○從○蕙○姊○意○偷○生○至○今○耗○矣○哀○矣○彤○瑛○述○竟○又○慟○哭○失○聲○余○惟○陪○淚○而○已○石○蓮○聞○劍○廬○所○述○喟○然○歎○曰○吳○女○士○誠○可○憐○甚○矣○今○者○女○士○既○死○於○粵○然○則○吳○家○殆○無○一○人○存○蒼○蒼○廬○人○抑○何○酷○耶○劍○廬○曰○彤○瑛○尙○有○孀○在○彤○瑛○之○死○孀○實○死○之○石○蓮○爲○之○扼○腕○旋○問○劍○廬○曰○金○陵○勝○蹟○獨○擅○江○南○莫○愁○湖○明○孝○陵○雞○鳴○寺○血○影○石○吾○知○之○有○素○石○城○門○內○之○清○涼○山○聞○亦○爲○名○勝○之○一○果○何○如○也○劍○廬○歎○曰○不○言○清○涼○山○余○懷○尙○可○自○遣○言○則○更○增○余○之○悲○痛○掃○葉○樓○頭○舊○痕○如○昨○翠○微○亭○畔○古○趣○盎○然○偌○大○之○南○唐○清○涼○台○非○余○與○彤○瑛○盟○山○誓○海○指○環○交○換○之○所○乎○而○今○已○矣○望○暑○風○之○亭○夕○陽○黯○淡○登○來○青○之○閣○人○影○依○稀○往○事○尙○忍○問○乎○尙○忍○問○乎○石○蓮○曰○其○詳○可○得○聞○歟○劍○廬○曰○兒○女○瑣○事○原○不○應○污○余○叔○度○之○聽○特○彤○瑛○已○死○夙○約○成○空○良○緣○終○幻○不○妨○爲○君○一○言○以○遣○此○無○聊○之○時○日○清○涼○山○爲○南○唐○清○涼○臺○故○址○在○石○城○門○內○山○半○掃○葉○樓○山○巔○翠○微○亭○咸○名○勝○也○余○識○彤○瑛○之○次○年○上○巳○之○辰○與○彤○瑛○來○遊○此○山○時○常○春○明○百○花○爭○妍○芳○艸○成○茵○濃○陰○簇○聚○積○翠○紛○披○余○兩○人○遊○興○所○至○偶○及○婚○事○余○便○求○諸○彤○瑛○蓋○前○者○一○年○中○余○雖○與○彤○瑛○相○處○從○未○敢○貿○然○啓○齒○唐○突○西○子○彤○瑛○聞○余○之○請○求○面○頰○不○答○余○知○女○郎○性○情○不○忍○強○其○所○難○乃○笑○語○曰○彤○瑛○吾○卿○余○未○得○卿○之○許○可○在○理○不○應○遽○以○此○親○暱○之○稱○相○呼○卿○尙○從○余○之○請○則○應○諾○以○示○意○卿○尙○以○余○之○請○求○爲○妄○則○逕○置○不○答○乃○彤○瑛○聞○言○不○假○思○索○竟○頷○首○應○余○余○爾○時○之○愉○快○雖○白○衣○登○卿○相○窶○人○獲○萬○金○易○以○過○此○而○孰○知○前○者○之○喜○適○所○以○重○今○日○之○悲○耶○石○蓮○曰○余○亦○天○涯○腸○斷○人○也○十○年○哀○感○劫○後○餘○生○聞○君○之○言○固○一○字○一○淚○述○余○之○史○亦○可○泣○可○歌○請○爲○君○盡○言○之○曩○者○余○餬○口○湘○中○時○結○識○校○書○涵○芳○樓○淪○落○天○

涯飄零身世偶得此解人不禁傾心向之而校書尤病於情癡於情幼本良家子略解詩文辭慘遭家難遂墜風塵鵠也不良常施凌虐自與余爲友凡夫俗子之造訪悉待以閉門羹因是益中假母之忌及後除予而外空庭冷落竟無問津者而校書澹泊自甘絕無怨言其母則漸由怒詈而至撻楚矣劍廬曰活地獄中黯無天日恨不能上叩天閭爲花請命殲盡此輩蛇蝎石蓮曰校書初猶秘不告予嗣爲予所偵知以詢校書校書不能隱撫傷痕而流淚痛身世之北辰且語余曰春鏡樓之名花秋心院之主人俱非備嘗辛苦者耶韓杜雖終成眷屬使荷生無經略之贈金中朝之保薦采秋亦不免爲梧仙草劉雖生離死別使癡珠有柳巷之金屋雁門之功助秋痕亦可以爲夢仙是無論成與不成兩人品格俱足爲吾輩則效名妓之遭際尙然矧余敗花殘柳耶言絕沉痛劍廬喟然曰雞羣或產鳳凰蘆中且生芝草青樓間原非無真性情者要在明眼人能物色之盼盼殉尙書梁姬識靳王非風塵中人物乎且文人好事偶一爲之縱不遇盼盼梁姬其人亦無傷於大雅石蓮聽其言續言曰校書以一介弱女落於馴僧之手剝膚慘痛無復人理每值酒闌燈炮笑語雜沓之際校書宛轉悲歌令人不忍卒聽蓋其境遇實有難言之者嘗以終身托余謂生則願委身相從死則乞市骨歸葬余也天涯寄食客囊如洗竟不能庇一女子立出諸火坑之中致校書受么麼媒孽余實忝爲丈夫子矣劍廬歎曰天下之事聚則生妬美則招魔其然豈其然哉石蓮曰余輩見地豈不及此特當局之易迷耳其後余有鄂渚之行往與校書作別校書泣不可仰謂來日方長變端莫測恐征帆東歸將不及把晤余惟強笑以慰之曰人生悲歡離合自有定數余苟不作

秋扇見捐卿又何愁破鏡難圓校書又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蒲柳之質謬承繾綣此恩此德心夙銘之今願擯棄鉛華待君三月如三月不來妾惟有以魂魄報君耳言次忍淚而別乃余至鄂渚爲叔父所苦竟未克如期返湘未幾而校書之絕命詞果至情天多恨嫺皇之術空留孽海不填精禽之誠徒托余也重負校書重負校書靈台方寸間迄今猶不能稍忘此一段之血淚語故人聞之能不爲我同聲一哭乎劍廬聆終長歎而已

第十二回 似真非真魂歸倩女 一誤再誤夢斷征人

銅環猶在鐵線依然劍廬由滬而揚重到廣陵矣讀者誌之時在新正初四適薇亭等在贛啓行之日劍廬先往訪薇亭知赴南昌乃轉謁蕙華蕙華見劍廬驚喜交集寒暄竟問之曰君自嶺南歸來乎薇亭與茗冰兩妹俱赴贛矣彤妹淪落於南昌曾寓書於余也劍廬訝甚急言曰彤妹客死粵東余附靈櫬歸來恐女士等誤矣蕙華曰彤妹死乎真歟誤歟劍廬曰那得不真旋又出遺帕示蕙華曰此非彤瑛之遺念品乎彤瑛死已二旬有餘其死狀之慘痛有出人意表者蕙華曰吾前接彤妹南昌來書知彤妹已獲救惟屈爲人妾耳劍廬曰彤妹來書幸與我一讀蕙華曰茗冰兩妹居浙時余曾轉寄與彼今猶未歸余也惟余所最注意者則書謂幸大婦奇悍尙未失身耳然君自粵中來而又言彤妹已死且靈櫬亦已東歸其情節之離奇令人如處五里霧中倘恍甚矣劍廬曰余必無誤恐女士等或有誤歟蕙華曰君疑余言妄乎余據事實而言真假固不敢自必空決無片言紿君也劍廬曰然則薇亭等赴贛幾許時矣蕙華屈指計之曰約二旬許劍廬又曰有書歸來乎蕙華曰去今十日前薇亭

曾來揚。匯款兩次。謂茗妹病於客中。近則別無書歸。不知又如何。劍廬一一聆蕙華言。大爲詫異。乃以羊城所遭。略告蕙華。蕙華雖不盡信。然亦不能無疑也。

蕙華旋勸劍廬留揚少待。且俟薇亭諸人歸來。再別真僞。劍廬曰。余在粵中。親歷此事。決不致有誤。南昌來書。恐不可信。不然。爲何薇亭還書。並不提及彤妹。且何必久留章門也。蕙華曰。滕王閣畔。自昔擅名。或恐薇亭等留戀勝蹟。故盤桓數日。飽嘗眼福。亦未可知也。劍廬曰。歲暮天寒。誰耐作客。薇亭等若覓得彤妹。久已聯袂歸來。今若此。必無佳消息也。蕙華曰。誠如君言。彤妹必死矣。彤妹靈柩。君旣挈之歸來。今當何以處之。劍廬曰。今尙在舟中。余擬攜之赴潯陽。蕙華曰。獨不畏伍氏之尋覈乎。劍廬曰。於彼乎。何有。彼久不以姪女視彤妹。且彤妹久已蹈水而死。此棺余自粵中得之。於吳家無涉。且泉下朽骨。彼失之無傷。得之增累。又何必與余尋覈哉。蕙華曰。伊人機詐。百出。未可斷言。劍廬曰。彤妹之死。伍氏實殺之。余篤念舊情。本當爲彤妹復仇。若彼尋覈於余。余正可殲此悍婦。言次。爲之髮指。蕙華和顏而勸之。劍廬緘默有間。乍詢蕙華曰。星橋何如矣。余擬往訪之。蕙華曰。伍星橋乎。問彼何爲。劍廬曰。予前留海上時。晤茗華女士。悉星橋爲二豎所侵。方委頓床褥。今何如矣。蕙華曰。渠已久作泉下人。或謂其病因思念彤妹而起。不知果否。然亦自作之孽也。劍廬曰。如此結局。彤妹或可少慰。蕙華歎曰。怨毒之於人。甚矣。以君高明。乃作此言耶。劍廬又曰。彤妹潦倒半生。心傷畢世。每一落筆。輒令人不忍卒讀。惜乎生後遺著。素影不能爲之保存。余擬掇拾斷簡殘篇。爲之釀資付梓。以留鴻爪於天壤間。而了余之心願。尊處有渠遺作。

乎。蕙華曰。彤妹偶成詩詞。輒秘不示人。余處別無所有。奈何。劍廬爲之長嘆而已。蕙華旋曰。卽就彤妹絕命一書。而論哀感頑豔。已屬可泣。可歌。余處尙存函底二封。若能再從。若冰兩妹及諸女友處。廣搜此等書牘。亦可彙集成冊也。劍廬曰。余意本非如是。特旣無可如何。卽此亦較無有爲。愈請女士以函底畀我。蕙華曰。余藏諸古紙堆中。非頃刻所能覓得。明日擬來舟次。弔彤妹。屆時當以畀君。劍廬唯唯。時已傍晚。暮禽瑟縮。疎樹冥濛。劍廬乃起立告辭。獨歸舟次。

水流花謝。卿兮奈何。是晚劍廬踱步船頭。獨伴棺影。追思日中與蕙華所談。忐忑於心。愁懷紛集。竊歎曰。予與維揚。城從此一別。當無重遊之時。生平凡十過是邦。初次之來也。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桃魂初吐。柳魄垂青。與彤瑛攜手名園流連。竟日。卽誦我瘦卿愁兩意。痴都因離別。減清姿之章。妾讀夢郎封侯歸妾家。開門自掃枇杷花之句。相與嬉戲。此情此景。彷彿如昨。今何如乎。二次之來揚也。彤瑛病與客中。余送之歸。登堂拜母。備蒙青眼。閨閣時臨藥爐。常伴而今。則桃花門外風物依然。燕子樓頭佳人難再矣。三次之來揚也。適在暑假期內。吳氏家有荷池。時方開滿枝頭。爽氣侵軒。豔映雲霞之色。清芬拂檻。香霏激灩之波。余偕彤瑛躡躅其旁。興之所至。採蓮作歌。此樂何極。四次之來揚也。爆竹除舊。桃符更新。適亦新正之時。余特來揚賀年。彤瑛導余至蕪園玩賞。遊興所闌。共憩柳樹之下。彤瑛笑語余曰。劍哥。吾兩人他日苟能買地北郭。築室數楹。培紉栽綠。以徜徉晚節者。此心慰矣。那知彤瑛竟負約先行。耶。後此六至是邦。每況愈下。維揚佳麗地。幾等羅剎國。思至此。萬斛酸心。一

時俱集倚闌干而歎息望流水以隕涕此時之黯然欲絕幾欲從伍大夫俱遊明日蕙華如約重舟次見彤瑛靈
輓不覺放聲大慟廿年姊妹一朝永訣人情於此自不勝其傷心蕙華旋收淚語劍廬曰余攜兩書來此一爲彤
妹復若妹之書一爲彤妹致余之函琳瑯滿紙足可諷誦劍廬聞言卽向蕙華索閱蕙華先畀以致若華者曰此
書昨晚自若妹室中覓得中心哀感情見乎詞君披誦之當必根觸於懷劍廬唯唯接而閱之書曰

若妹青睞折柳愁濃賣花聲悄春鎖南國人佇東風曾念同儔方深蘊結適披書函乃辱注承浣啟朗通案竹
銘心惟君過譽增我汗顏自離家門彈指五旬江南疎雨渭北浮雲游子天涯懷入故國梅兄鑒弟意厚情濃
時值良辰拈花門韻每逢讀罷並鏡化粧前番若此今者何如旅愁黯黯別恨重重蓬飄萍梗個恨誰知山遙
水迢相思何處燈前飢鼠角逐中宵窗外寒蟲鳴咽半壁銀缸夜燼題詩潸淚玉漏更遲劫夢生魔羈旅苦衷
緒墨難盡嗟乎若妹白門衰柳長使人愁勝朝故宮尤增余痛盧家少婦空喚奈何淮上健兒而今安在以視
故鄉遠逾客地廿四橋頭平山堂畔偶一領略魂夢常依妹氏多情曷以慰我承惠象管不亞鳳鬚製自良工
應歸大匠余也不才手硬如鐵性拙如鳩重辱多儀罪過罪過春寒料峭諸維珍重征雁南來靈魚東返仰待
芳訊以日當年斌姊謹復

劍廬讀罷顧蕙華曰此書當在白門校中所作課暇無多書成倉猝偶有一二句余當爲竄改數字蕙華唯唯劍
廬又曰余客東瀛時半載之中彤瑛惠我書函凡數十次洋洋灑灑計二萬言若再彙集東遊以前所寄我者及

諸女士處之遺蹟能得三萬言。余願足矣。蕙華曰：余處本有兩書，乃昨晚搜徧破書囊，僅得一函，悵何如之。劍廬曰：是殆彤妹死有遺憾，不欲此含淚和血之文字，多示後人耶？蕙華不語。旋詢劍廬曰：彤妹正邱首後，君當作何行止？言至此，不禁紅潮上泛，梨渦生春。若顯示人以嫌疑之際，不應以此相問者。劍廬曰：彤瑛死矣，逝者不返，天地縱大，日月雖長，容有余小子開顏之日。葬彼而後，余決意離鄉去國，絕人逃世，以求懺悔也。蕙華曰：彤妹絕命詞中，諄諄以前程勸君。君今如是大傷彤妹心矣。余意潯陽事竟仍來廣陵，其時微亭及兩妹當已歸來，前函之爲真爲假，便可水落石出。幸君毋偏執己見。劍廬曰：以余與彤瑛之故，重累良朋，若女士更因此抱病客中，不知阿誰好弄，僞造彤瑛之書，以累人。真令余羞見故人矣。余必不復來此地。彤瑛尸在彤瑛棺，在尙何水落石出之可云？蕙華以證據確鑿，不能詰責，唯唯而已。劍廬旋向蕙華索彤瑛前者致彼之函。蕙華從囊中取與之。劍廬方欲展誦，而蕙華遽起立告辭。劍廬留之。蕙華曰：家母今晨肝疾忽作，余不克多留。多留恐勞慈母盼望也。劍廬聽之，乃送之行。

蕙華行後，劍廬展誦其書，默讀一過，藏諸囊中。明日解纜西行，青山綠水，程程送行，無非爲恨人增煩惱，絲耳夜泊京口，聞隣舟有哭泣之聲，如怨如慕，若揚若抑，其聲甚哀。劍廬聞之，俯仰身世，亦不禁悽然淚下。竊歎曰：世間固多傷心人，然從未有若余之尤者。且使舟子往問之，若能將伯，余何不爲之思？竟即令舟子前往。舟子如命，而去。旋返舟中，白劍廬曰：隣舟泣者，乃一婦人，姑死，無資難以爲殮，故哭之慟也。劍廬曰：此孝婦也。余當有以助之。

汝且退。舟子唯唯而出。

舟子行後。劍廬啓筭籌算。見銀囊所存。尚有六百餘金。蓋在粵中得諸王氏者。共計八百金。而異日歸潯陽後。預計營葬之費。多不過四百金。其餘所有。劍廬既無復涉足。軟紅意無所用之。乃取之出。決意往助鄰舟中人。惟念萍水之人。遽以厚金爲賄。舟僅婦人事。涉嫌疑。則又躊躇不敢。前久之。忽猛省曰。余已等世外之人。內省無虧。何恤人言。於是緩步至鄰舟。而使舟子先爲通報。婦入止。泣迎之。劍廬見。尙有一十齡之童子。在婦旋問劍廬曰。先生尊姓。劍廬因畀以名刺。且曰。聞夫人慘遭大故。誼屬鄰舟。特行弔唁耳。婦起謝之。劍廬曰。令姑易簪幾時許矣。當何時大殮也。婦淒然曰。家常瑣事。本不應遽瀆君子之聽。然既承厚意。詢問請略道之。妾夫姓蔣。籍隸石埭。素在京江業商。近忽半載無音。書妾翁早喪。姑僅此子。思兒念切。倚閭情深。乃挾妾及妾兒來京江。親訪吾夫蹤跡。至則知吾夫已病沒。吾姑一慟而絕。今已越兩日殮。資無出喪禮。難成妄誠。不知計之所出也。既又曰。倘得仁人君子。憐其遇而厚賻之。妾願終身爲僕婦。以報劍廬聞之。益哀其遇。乃曰。余之來也。原以此事客囊雖不豐。尙餘二百金。敬以奉夫人。幸勿介懷。言次。卽從懷中取之出。婦起拜曰。尊賜過厚。萬難領受。劍廬曰。敝囊所存足敷自給。此淺淺者。幸毋固辭。婦曰。承先生解囊之恩。孤兒寡婦來世當作犬馬以報。言次。又命童子叩謝。劍廬亦答拜。因詢童子何名。童子以翺郎對。劍廬卽告辭。婦命翺郎從之登岸。爲禮而返。明晨起旋前行。會遇重霧。泊於江心。越一日。始過金陵。劍廬至此。忽念曰。彤瑛生前最愛莫愁湖。余何不卜地於是湖之旁。而以爲葬。使附莫愁之驥。

同有千秋思定。即以告舟子。使駛入江口。旋泊下關。靈輓仍寄舟中。劍廬入城。訪謁舊雨。悽然道來意。朋輩聞彤瑛之死也。羣爲之歎息。不置。惟莫愁湖畔。隙地殊少。友人咸允代爲尋覓。劍廬謝之後。有湖濱五里外。得荒土一坏。饋以三百金。地主猶有難色。又增二十金。始交契焉。

慷慨仗義。舍己耘人。劍廬既在京口。賻助蔣氏。是時又耗地資三百餘金。客囊又告羞澀矣。諸友厚賻之。合劍廬囊中所存。共得二百餘金。胥以爲營葬之費。盡力以經營之。松柏森森。墓門高聳。四周草籬。滿覆蒼藤。蜿蜒如游龍。墳上佈置備極精華。落葬之日。諸知好之來會葬者。凡數十人。誄詞輓聯。飛揚於殘陽荒塚間。益增人之哀感。墓前新碑似玉。孤墳如斗。從此莫愁湖畔。荷塘柳陌間。更多一斷腸地矣。葬禮既成。劍廬一慟幾絕。嗚呼。以假作真空。葬曇花之影。桃僵李代。枉歸倩女之魂。然而人事浮雲。吾生幻夢。真者未必非假。假者何異於真。讀者毋爲彤瑛悲。彤瑛卽真。個撒手死去。亦大解脫事。更毋爲劍廬悲。人生百年總屬一夢。縱令劍廬彤瑛異日克諧舊約。亦不過一場春夢而已。爲誦情天無一物。何必苦牽纏之句。感慨繫之矣。

劍廬旋從朋輩之請。暫留金陵。卽宿於友人家。天倫喪亡。同調摧折。梵然一身。雖有朋輩慰藉。亦無復生人之趣矣。漸至廢寢忘食。如醉如痴。時展彤瑛函稿讀之。時把彤瑛遺容玩之。萬斛相思。終將誰托。一日忽飄然去。金陵客中服物分毫未挈。友人亦莫知所往。惟爲之歎息而已。

落花無恙千里生還。彤瑛等自南昌返維揚矣。彤瑛在途飽受風霜。病人益深。而况波翻銀漢。夢斷星橋。個人之病。縱使盧扁復生。亦不能爲之療治也。舟旣傍岸。薇亭與冰華俱赴劉家。彤瑛以臥病故。獨留舟中。金氏則過滬時已與諸人分道揚鑣。回若薇亭。冰華抵劉家。先至後宅。入晤蕙華。蕙華見諸人歸。不暇寒暄。急問曰。彤妹何往。平劍廬攜柩歸去矣。冰華頓足曰。劍廬又誤矣。彤姊固生還也。惟得一彤姊。失一若姊。得一垂死之彤姊。失一無恙之若姊妹等。殊無顏歸見姊也。蕙華惶然曰。若妹有不測乎。前得手書。僅知抱病。客中意者。已不堪設想。乎薇亭曰。誠如女士言。若妹遺余而長逝矣。蕙華聞之。紅淚兩行。奪眶而出。痛極不能語。薇亭更不禁和之淚下。冰華曰。事已如斯。姊且止泣。吾輩當謀所以安死者之靈。與夫處病者之身。時蕙華之母聞傭婦言。知諸人歸家。亦來相視。薇亭等急前問安。蕙母見蕙華之啼痕。冰華之愁容。薇亭之雪涕。大以爲訝。乃詢曰。豈彤兒竟遭短折乎。是兒命薄如雲。亦連數使然。汝輩毋過戚戚也。蕙華曰。兒輩哭若妹耳。彤姊實未死。幸生還矣。蕙母不及言終。卽歸。然曰。若兒之靈形。兒之形。今俱安在。冰華曰。俱在舟次。尙當謀妥置之法也。蕙母曰。冰兒還家也未。冰華曰。適與蕙姊言。尙未及赴吾父處。今當往矣。言次。卽獨赴前宅叩門。婢出啓扉。冰華入謁其父。父見冰華歸。淡言曰。兒歸來乎。姨家俱無恙乎。阿姊同行乎。冰華泣曰。兒罪萬死。若姊抱病。客中女兒奉藥無狀。竟以去年除夕慘遭不祿。其父曰。人生終須一死。阿若夙多疾病。余久知其非壽考相。今若茲殆亦命也。言次。並無戚容。冰華竊歎其父之忍。其父旋曰。若兒之柩歸未。冰華以在舟次。對其父曰。可附葬於汝母塋側。言次。沈氏自外至。頗聞餘語。冰華前

與寒暄。沈氏詭笑曰：「姑娘歸矣。歷下屢有書來。向家中索人。今當可無慮。」冰華憤然曰：「余非私逃者。姨娘何出此言？若姊已矣。又將與余爲難乎？」沈氏厲聲曰：「姑娘信信狂吠。無端誣人。試畀我以證據。」冰華置不理。沈氏索之益亟。父亦不直。冰華斥之外出。冰華乃含淚而去。

回天無力。有口難言。冰華痛其父之阿私也。復過蕙華。時薇亭亦在座。冰華泣述所遭。兩人慰籍之者良深。冰華旋語薇亭曰：「若姊靈柩。吾父擬卜葬於阿母塋側。薇哥於意云何？」薇亭曰：「是萬不可。若妹於余雖未行正式聘禮。而花前締約。月下訂盟。久以終身付余。卽此次之攜柩歸來。一切亦余所經營。無論如何。余必使之葬於吾家塋上。便當親與姑夫言之。」冰華曰：「吾意亦然。」若姊臨終之時。一再言之。不葬於金氏塋側。泉下之幽魂不安。特吾父性情執拗。非薇哥委曲進言。恐難回成見也。薇亭曰：「妹言良是。余當相機行之。」冰華曰：「余儕且偕。蕙姊至舟次一行。恐形姊望眼欲穿。蕙華以爲然。乃偕諸人行。」

至舟次。冰華攜蕙華手同至。彤瑛榻前。蕙華見彤瑛梨雲一枕。撩亂如蓬。玉腕半掬。銷瘦可憐。不禁爲之墮淚。木然久之。語彤瑛曰：「彤妹久別矣。尊恙何如？」彤瑛乃自榻上躍起。思與蕙華握手。第病久憊。甚肢體竟不能如願。旋復就榻曰：「妹不久人世矣。第不圖曇花將隕。猶得與姊妹一面。天公不爲不厚我矣。」蕙華見其狀。乃就榻旁坐下。略問病情。冰華俱代彤瑛以告。彤瑛旋曰：「舅母無恙乎？故鄉戚好。時縈懷思。去今十閱月。前妹固不料尙有今日也。雖然。多活一日。多嘗一苦。遲早等是死耳。固不如去年卽死之爲愈也。」蕙華以靜養勸之。彤瑛又曰：「余家近

情何如劍廬來揚也未蕙輩曰星橋死矣令嫗經此挫折氣燄大非昔比劍廬新正來揚今已歸潯彤瑛備聆所言嘆息而已蕙華囑之安寢乃偕冰華往叩若華之靈蕙華至靈前一縷酸心全上心頭不禁放聲大哭顧又恐彤瑛聞之重傷其心乃吞聲飲泣因若華之身世而感念及己益以悲慟叩棺而言曰河梁把別勞燕分飛豈料從此一逝竟成永訣若妹若妹人生中年而後哀感孔多死而有靈地下知音正復不少噫妹死矣妹竟死矣今後年年除夕歲歲聲淒令余何以爲情然余鬱鬱久居長愁不樂去汝亦不遠矣蕙華正哭問冰華乍詢曰姊頃言劍廬來揚攜彤姊之柩歸去此言殊令人不可捉摸造化小兒之侮弄劍君彤姊竟如此變幻不測耶幸姊速以其情語余蕙華曰新正四日劍君從南中來謂在羊城覓得彤妹靈櫬歸余不之信並以南昌事告渠不爲然示余以彤妹遺帕留揚兩日即起旋而西當已在潯陽治喪冰華曰是皆余等之過若姊既喪薇哥不暇致書於姊余則心緒不甯亦懶於執筆遂致有此誤會劍君所攜歸之柩不知誰家之靈此豈非咄咄怪事蕙華曰妹等何咎即有家書歸劍廬留僅兩日已攜棺入潯何及挽救總之此中自有天焉天實爲之奈之何哉言次冰華勸蕙華拭淚寧家蕙華是之獨行返家先爲彤瑛治寢室因彤瑛抱病故即於蕙華室中別置一榻以便照料而密囑婢媼彤瑛生還之事毋洩於外蓋恐伍氏知之別生枝節也處理既竟即使人至舟行舁彤瑛彤瑛歸來與其舅母諸人自有一種久別重逢之淒况此實人情所必然若冰華自東魯歸時初見家人之情形彤瑛在南昌始晤薇亭諸人時景象皆如是也故作者於此不復贅述矣

彤瑛歸後。卽請蕙華發電至潯。詢問劍廬消息。蕙華以爲然。電促劍廬。卽來維廬。以期水落石出。電去竟日。未獲覆信。蕙華訝甚。復以電促之。越日覆電至。則謂劍廬並未歸家。此電係老僕所代覆。蕙華閱電。爲之驚絕。而又不。敢。遽。告。彤。瑛。竊。念。劍。廬。豈。羈。留。中。途。耶。然。旣。攜。有。靈。櫬。而。又。心。緒。不。甯。必。不。至。此。又。豈。蛟。龍。逞。狂。海。國。赴。召。耶。然。近。十。日。來。並。未。聞。江。上。有。覆。舟。之。事。怪。事。怪。事。誠。令。人。不。可。思。議。方。欲。持。電。往。示。冰。華。冰。華。適。攀。簾。入。驚。語。蕙。華。曰。薇。哥。今。日。與。吾。父。大。啓。衝。突。事。已。決。裂。將。涉。訟。矣。蕙。華。急。釋。電。問。所。以。冰。華。見。電。信。不。暇。答。蕙。華。所。問。卽。詢。以。何。所。自。來。蕙。華。以。潯。陽。告。冰。華。知。爲。劍。廬。消。息。急。取。閱。之。亦。大。爲。詫。異。蕙。華。曰。余。方。欲。持。此。商。諸。妹。是。中。消。息。殊。離。奇。恐。又。有。大。變。端。起。矣。劍。廬。別。余。時。多。不。祥。之。語。不。知。竟。何。如。也。冰。華。歎。曰。到。處。都。是。煩。惱。令。余。幾。不。欲。一。日。處。此。五。濁。世。劍。廬。自。必。無。好。消。息。然。余。輩。亦。無。從。探。訪。也。蕙。華。曰。然。則。將。何。以。報。彤。妹。冰。華。曰。今。且。行。若。無。事。倘。彤。姊。詢。及。者。可。以。相。機。答。覆。蕙。華。以。爲。然。旋。詢。冰。華。曰。妹。頃。言。薇。亭。將。與。叔。父。興。訟。果。何。如。也。冰。華。曰。是。卽。爲。若。姊。之。葬。事。請。詳。爲。姊。道。之。昨。日。薇。哥。往。謁。吾。父。執。禮。甚。恭。吾。父。一。見。之。下。大。爲。震。怒。謂。若。兒。因。何。身。死。非。汝。累。之。曷。以。至。此。薇。哥。初。猶。忍。耐。旣。見。吾。父。嗷。嗷。不。休。亦。勃。然。色。變。吾。父。乃。使。人。逐。之。出。妹。從。旁。力。勸。不。能。止。之。也。今。日。薇。哥。又。至。見。吾。父。後。絕。不。及。昨。事。惟。與。吾。父。商。酌。若。姊。葬。事。請。安。諸。金。氏。塋。側。吾。父。大。不。爲。然。謂。旣。未。受。聘。遽。歸。葬。於。金。氏。成。何。體。統。大。辱。劉。氏。門。楣。矣。薇。哥。始。以。情。動。之。旣。以。義。折。之。吾。父。岸。然。不。顧。薇。哥。至。此。更。憶。昨。日。事。知。吾。父。執。拗。成。性。不。禁。怒。火。中。熾。謂。吾。父。曰。不。使。若。華。歸。葬。余。家。誓。不。爲。人。吾。父。聞。而。益。怒。謂。薇。哥。如。此。蠻。橫。非。送。

官究治不可。乃薇哥亦願訴訟。蕙華曰：叔父性情遽至此耶？冰華曰：吾父性本執拗，今者恐更受他人之間言矣。蕙華曰：莫非沈氏又有異言乎？冰華曰：誠如姊言。此妹聞諸小婢者，然未得其詳。言次，適侍婢來言：彤姑娘嗽甚，請雙華往視。蕙華聞之急攜冰華手，偕至寢室，見彤瑛方倚枕而喘，侍婢爲之撫摩。蕙華卽至床，次微聲問曰：彤妹嗽乎？中心安否？彤瑛忍喘曰：昨受新寒，病益深入。此時胸膈間異常難受，姊姊奈何？蕙華曰：醫生謂妹操心過甚，能屏除一切煩惱，積疾自能輕減。然昨晚既受新寒，今當延醫一診也。彤瑛曰：余累外家甚矣，是可無須也。醫者前日之言，妹非不從。特病居無聊，偶懷舊事，不免時生根觸耳。潯陽去電二次，劍廬迄無書至，萍蹤莫問，存亡難卜。姊乎安得慧劍風刀爲予斬斷此情根也？蕙華聞彤瑛詢劍廬，乍爲所驚。冰華知之，從旁代答曰：殆劍廬所事已竟，再來揚城，今在中途，未得去電耶？彤瑛曰：據蕙姊言，劍廬初四尙在吾鄉，當無如此之神速。况劍廬旣歸潯陽，不及一句，何爲又來維揚耶？冰華曰：此本臆逆之言，或劍廬還潯後，征車又復他適，亦未可知。總之，妹敢決其無他虞。瑛形不及答語，而喘又大作，一陣心暈，覺胸膈間作奇痛，喉中有物躍躍欲出，極力唾之，墮於地上，點點紅冰，駭目驚心。雙華不知所可，惟木立呆視深院寂寂，鴉雀無聲，僅聞病者之殘喘。此情此景，慘痛奚似！蕙華旋出告其母。蕙母聞瑛形咯血，亦大爲憂戚。顧蕙華歎曰：汝姑骨血碩果，僅存蟲蟻，時復嚙之，其不死者幾希。病已至此，非得良醫會診，恐將不起。當使人延巢方兩先生至。蕙華是之。蕙母又曰：彤兒有心疾，尤須汝姊妹曲爲慰藉，不則縱有盧扁施診，亦無濟事。蕙華以爲然，復過寢室視彤瑛而告之曰：吾母已往延巢方先生，妹

其安心養息。靜俟醫生之至也。彤瑛曰。巢方醫金殊重。厚累舅母。令心其何能安。蕙華否之。逾兩時。許醫士先後至。蕙母出與周旋。導入病室。雙華俱隱於室後幔中。以聆醫士言。診竟。醫士曰。病者以積弱之身。又復失血。非植元氣。則正本既傷。恐將不救。幸內感尙未深入。苟不再犯外寒。猶及診治也。雙華在幔中聞之。不覺喜形於色。醫士旋出室。立方。雙華仍至病榻前。蕙華語彤瑛曰。醫士之言。妹當聞之。妹若不善自養攝。而使其疾早瘳。則殊負吾母盛意矣。幸姊以吾母之心爲心。勿再作無益之遐思。彤瑛感極而泣。連聲唯諾而已。

是晚。薇亭過訪蕙華。適冰華亦未還家。姊妹同歎之。蕙華一見薇亭。卽詢以茗華葬事。薇亭曰。回里數日。靈輓猶未登岸。余決與姑夫力爭。不則繼之以死。冰華曰。聞吾父將訟諸官。果否。實行歟。薇亭曰。姑夫今日已投狀。及堂訊時。余擬遣金誠前往。蕙華曰。叔父何執拘若是。泉下朽骨。值得如許小題大做。冰華曰。吾父直賭氣耳。氣稍平。便易進言矣。薇亭曰。吾於姑夫分屬內姪。禮不應出此。特姑夫既投訴。余已實逼處此。蕙華曰。此事請吾母往與叔父商榷。或有轉圜。亦未可知。冰華然其說。薇亭見兩人情重。亦不忍過拂。旋語冰華曰。無論若妹得歸諸吾家。祖塋與否。事竟而後。余終不再履軟紅一步。曩者若妹臨終時。嘗以妹托諸余。承姑母厚愛。此心未嘗一日忘。卽無若妹之言。余亦決不漠視。裕成莊內。余有存款五百金。茲以存摺奉妹。冰華力却之。薇亭乃以摺授蕙華。且請守秘。蕙華謝而受之。薇亭乃起立告別曰。訟事而勝。當於若妹殯土之日。再與妹等一面訟事。而敗吾輩恐時重見時矣。言次。不禁雙眶之盈淚也。雙華起送之。冰華且行且言曰。薇哥幸勿爾爾。此事得伯母前往。當不至失。

敗天下固多傷心人。薇哥所處之境地猶未至山窮水盡。幸爲舅姪計之。鞠我育我。願我復我以至成人。生不能盡其孝養。已屬終天之恨。若死又不能延其血食。九京有餘痛矣。幸哥之三思也。薇亭曰。縱我不絕人。逃世人世已不容我。何語。既不待雙華答言。致聲珍重而別。

第十四回

斬情敵薇亭大復仇

中奸謀彤瑛重落劫

風雲不測。禍變中來。一日之晨。蕙華尙未起身。冰華忽來叩門。聲急甚。蕙華爲之驚寤。匆匆披衣起。啓門迎冰華。入時彤瑛亦醒。病已較前少痊。見冰華來在榻上。言曰。冰妹何早也。踏斷鼠尾矣。言次。見冰華並不答語。惟與蕙華唧唧而談。彤瑛訝甚。急詢蕙華曰。蕙姊。劍廬有惡耗乎。何諱莫如深。蕙華曰。妹毋多疑。容當告知。彤瑛不語。未幾。冰華卽辭去。蕙華乃至榻前。笑語彤瑛曰。惡人自有天譴。特中籌之醜大爲門楣辱耳。彤瑛曰。敢問何謂。蕙華曰。沈氏被殲矣。予等輩行旣小。又屬少女。理不應談此事。特冰妹旣以告余。余不忍不告妹也。今晨小婢阿香至沈室。見雙扉洞開。訝之。急趨入視。則雙屍橫陳榻上。香駭極而號。馳告叔父。叔父猶未起身。蓋年來以暮態日增。常多與沈氏異室。香後往告冰妹。冰妹方曉粧。聞言之下。且驚且忿。彤瑛曰。兩屍果爲誰。蕙華曰。沈氏與瑞兒耳。賤人無恥。奔於家僮。設一朝里閨宣揚者。余家污點寧西江之水所能滌耶。彤瑛曰。然則冰妹曾往觀乎。蕙華曰。冰妹謂此穢褻之事。羞人答答。何顏往視。粧竟卽來此耳。彤瑛曰。不知阿誰所爲。亦大快事。三舅爲顏面計。當亦難首官也。蕙華曰。叔父經此變故。諒可猛省沈氏之惡矣。惜乎若妹已死。不然薇亭或有如願之望。惟冰妹尙存。

吾於此事當爲額手稱慶。兩人談次，彤瑛亦披衣而起。蕙華囑之安眠，謂疾方少減，不宜多勞，以損元氣。彤瑛是之言間，冰華又翩然入室，面有喜色，欣欣然曰：「吾父大改平日態度矣。頃過妹室，出一簡示妹，曰：『帷簿不修，穢跡彰聞。余誠無顏見人。』」刺客留下之書，洋洋千言，彷彿余之暮鼓晨鐘。余前以怙寵徧聽，致汝姊妹頻遭顛沛，今已矣。以前種種事，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事，譬如今日生。妹聆父言，不知所對，惟諾而已。吾父又曰：『爲此事者，意其人必與吾家有極大關係，故爲吾家除此禍水。』倖姦本不犯科，余決不之究。妹因取其書讀一過，不平之氣，情見乎詞，所述皆沈氏之惡，與若姊所受之冤讎微畢，至非深悉吾家內情者，不能出此。而妹細玩其文筆，頗類薇哥所書。吾父此時索薇哥甚急，已使人至舅家，然不知吾父此舉果何意也。彤瑛曰：「殆必舅父亦識破其書矣。」冰華曰：「事難逆斷，惟家君於薇哥手筆所見甚妙，殆因若姊葬事乎？」前日雖由官斷歸諸劉氏，恐家君悔悟之餘，或從薇哥之言，以分悲懷也。蕙華歎曰：「若妹誠命薄，吾頃與彤妹談，若此時若妹而生存，前途當有可望。今也妖姬雖修琴瑟，亦難重調轉，增余輩無垠之懊惱耳。」彤瑛曰：「胥余之咎也。若妹不赴章門，何至抱病客中，薄命紅顏，負人負己，萬死不足以贖其辜？」蕙華撫其肩曰：「彤妹何必重提前事，根觸心緒。此中非人力天實爲之，竟至此耳。妹毋介介於懷。」冰華亦曰：「若姊生不逢辰，及笄而後，常爲二豎所困，益以年來受外界刺激，羸弱之軀，愈以不支，卽不至章門，亦難保壽康。」彤瑛備聆雙華語，卽不復言。冰華曰：「妹且歸。此時薇哥當來矣。」言次，亭亭而去。晨餐之後，蕙華至前宅探喪，問冰華以薇哥消復。冰華曰：「頃使人往歸，則謂薇哥昨卽外出，迄今未返，不知所往。」

吾於此益增疑竇。然薇哥何必出此。吾知吾父此時愧悔交集。大異於昔。蕙華曰。善後事如何矣。冰華曰。吾父決意草草殯殮。葬諸荒郊間。如此賤骨。奚能使之重污吾家墓穴。蕙華曰。妹所慮或有過當。以薇亭之瘦弱。縛雞且弗勝。而謂能中夜操刀殺人。吾未之信。冰華曰。天下事原多出人意表者。妹自各方面觀察之。實不能不疑薇哥耳。薇哥在南昌時。嘗叩茗姊之靈而泣曰。茗妹之死。皆沈氏爲之厲階。願拚一身爲之復仇。不得仇人之首。誓不爲人。此言余腦海中。猶留舊痕。薇哥多情人。且極重然諾。決不負茗姊也。蕙華曰。吾擬過訪薇亭。探諸其室。以證妹言之信否。冰華以爲然。以家有事故。不克伴往。蕙華乃獨行至金宅。老僕出迓之。蕙華使詢以薇亭。老僕仍以昨日外出未返對。蕙華過其書齋。淒涼池館。物是人非。大爲悵然。竊發案首圖書。忽覩一束。取出視之。上書「仁人君子共鑒苦衷」八字於封面。乃大詫驚曰。是何物耶。急展誦之。則曰。風塵粟六。慣淒涼。逃世絕人。赴大荒。莫話飄零。搖落恨。蓬萊深處。葬阿儂。蕙華讀罷。爲之悽絕。一角素巾。淚痕狼藉。始信冰華所料爲不誣。卽持書而歸。往視冰華。冰華方督率婢僕。董理內事。見蕙華自外入。起立迎之。蕙華歎曰。果不出妹所料。薇亭已作佯狂行矣。冰華急問其詳。蕙華具以告。且出書畀之。冰華讀之。亦爲泣然。因商諸蕙華曰。此事能否語吾父。蕙華曰。妹頃言叔父方大悔悟。今者薇亭又復如此。不妨質直白諸叔父。冰華聽其說。乃偕赴其父室中。蕙華先入。冰華後從。直陳詳情。其父聆竟。太息曰。一雙痴兒女。都爲此妖狐殺却。汝母泉下有知。當必申申言余之老憤矣。薇亭爲金氏血食所關。余更不忍忽。然當使人招之歸也。冰華曰。天涯萍蹤到處。爲家阿父從何着手。是更較撈針大海爲難。

其父曰。吾當遣使赴滬上登報。薇亭或能見之。冰華唯唯。既而泣曰。外家自舅姑逝世。靜宜妹亦遭夭折。僅存薇哥。延一線宗祧。薇哥云。往此嗣誰續。抑渠於此。亦太執拗。使若姊果有靈。爽亦必痛哭於九原也。其父亦喟然曰。冰兒往事難追。且不復言。今後余膝下僅存汝矣。若兒覆轍。當不再蹈。徐家前日又有書至。促汝返魯。余從妖言。嬭汝他鄉。悔已無及。今當處汝於萬全之地。以求懺悔。言次。適小鬟來請冰華。冰華乃與蕙華俱出。

鶯囀如簫。花飛似錦。紅杏天氣。春色宜人。彤瑛沉疴漸起。稍能下榻步履。且日與雙華姊妹相伴。幾忘疾苦。惟劍廬微亭咸渺無影蹤。三人於此終不能片刻釋然也。一日。礬弟梅兄秉燭夜話。忽小婢攀簾入。謂潯陽有急電至。三人知必劍廬消息。雙華急趨出。彤瑛亦扶婢而行。至堂前。送電者方鵠立以待。雙華受之。使者自去。蕙華乃取電碼新編。翻而讀之。其文曰。昨自贛歸。悉卿生還。惟病甚。乞速來。首署彤瑛名。而末則殿以劍字。彤瑛時正與雙華共讀。讀罷。且喜且憂。喜則喜劍廬之生在天涯。游蹤有處。可尋。憂則憂劍廬之抱恙平子。多愁長卿。善病而簡單之電報。又不能悉其詳情。乃持電與雙華商之。雙華僉謂彤瑛積病方瘳。不宜再事征塵。僕僕長途。設重感舊。恙將若之。何彤瑛否之。謂恐勞劍廬盼望。蕙華請先發電至潯陽。彤瑛亦不爲然。決意即行。旋挾婢歸室。冰華從之。蕙華則往告其母。商榷進退。蕙母亦不以彤瑛親往爲然。然彤瑛兒女痴腸。夢魂未嘗一息忘劍廬。今乍得劍廬消息。方恨不能。脅生翅。立時飛至。更何能株守耶。

是晚彤瑛督侍婢爲理行裝。治事稍勞。夜間咳疾復作。蕙華顧而歎曰。彤妹何如。稍事勞動。尙復如此。豈能勝舟。

楫之困頓乎。吾意姑待一二日。俟余家務稍竟。與妹同行。何如。彤瑛堅執不允。明日蕙華商諸其母。請與彤瑛俱行。蕙母勉從之。予以百金爲兩人作川資。擇期明日首途。是夜冰華卽宿於後樓。與兩人絮絮話別。冰華曰。妹本擬與兩姊俱。奈吾父自遭變故。精神恍惚。心緒不甯。妹不得不留侍。但願彤妹至潯陽。卽晤劍廬。綠楊春好。並帶歸來。便不負彤姊一身之辛苦。余輩旦夕之期望矣。蕙華曰。彤妹尙宜善自攝衛。非余好作不祥語。如此羸弱之軀。終非旅行所宜。彤瑛曰。此身已歷盡辛酸。決不敢復存奢望。前塵幻夢。後約落花。踐盟二字。腦海中久已淡望。第求得與劍廬一面死。亦無憾。尙能攜手同歸。生卽不能如願死。且可期。同穴是更無憾矣。冰華見其言之過淒。亦力勸彤瑛珍重。謂此身不死。終可有爲。彤瑛聆之。迨夫晨雞唱曉。曙色窺窗。三人始驚夜盡。乃各就榻而寢。明日兩人行矣。冰華送之。輪次揮淚而別。

嗚呼。人美如玉。命薄如羅。以彤瑛之才。色。而蒼蒼者。嫉之忌之。其始也。奪其父母。離其兄弟。而孤伶其身。其繼也。悍嬖虐之。惡魔困之。而刼制其生。迨夫合浦還珠。沈疴竟瘳。電書一封。驀地傳來。未始非蒼天昇以一線生機。天下有情人。莫不切盼韓吳之終諧夙願矣。而詎知造物弄人。若予復斬耶。潯陽來電。果發自劍廬乎。吾前已告讀者。劍廬旅甯時。忽一朝失蹤。劍廬何往。人莫之知。然潯陽故里。父母俱亡。兄弟無存。刼後滄桑。轉增餘痛。劍廬必不返也。劍廬不返。則電信發自誰歟。電話云云。真歟。假歟。此中疑團。卽吾不爲讀者打破。讀者當亦能了然。蕙華與彤瑛既抵潯陽。卽有肩輿迎之於江干。彤瑛訝之。昇夫以韓家對顧輿甚破敗。殊不類韓家物。第彤瑛心念

劍廬不暇顧及。卽與蕙華各登一輿。輿行曲折。絕非空道。入非荒郊。彤瑛知有異。屢詢昇夫。夫輒以手示意。令不得罄所言。彤瑛益不知何故。急呼蕙華。則蕙華之輿。猶在百步之後。彤瑛惟從容鎮定。以覘其異。亡何。昇夫忽止步。停輿言曰。姑娘至矣。

韓家何在。劍廬何在此間。乃一極荒涼之地。犬吠不聞。人影鮮來。破屋三間。幾如三百年前古物。雙扉半掩。階草沒脛。門前水溝一灣。穢濁逾恆。野樹成林。高參天。末日中來此。亦當悚然。彤瑛急詢昇夫曰。此何地耶。昇夫笑曰。請姑娘入內。韓先生在此中也。彤瑛方欲答語。而蕙華亦至。急問彤瑛曰。彤妹。是豈劍廬家耶。昇夫見兩人狀。又曰。姑娘速入。毋再徘徊。余於兩日內。僕僕輪埠。閱力幾殆矣。言時。卽導蕙華彤瑛入。至一室。室無長物。而墜墜四壁。寒氣襲人。彤瑛方欲就問。而昇夫遽反扣室門而出。兩人兀立室內。不知所爲。蕙華曰。余聞匪徒莫不仗破屋與地窟爲巢穴。此荒郊之古屋。必非平安之土。吾姊妹其殆矣。彤瑛曰。皆吾兩人一時魯莽所致。若在江干。細詰之。當不至陷此穽中。今已矣。且見機而動。妹本久置生死於度外。特不料流落異鄉。以死耳。蕙華曰。吾意前之電。恐非劍廬所發。久無音信。遽傳電書。余本疑之。不料果墮奸人之計。然不知誰與吾輩有怨。而媒孽吾輩也。彤瑛曰。前者之電。未必非真。然日前遽受匪徒之算。事適然耳。蕙華曰。事已至此。余當爲妹直言之。劍廬自粵返。誤攜他人之柩。遽指爲妹。挈歸潯陽營葬。葬禮旣成。劍廬謂當遠適異鄉。逃世絕俗。今決不在潯。何來此電。余始卽疑之。特未敢必耳。今旣若是。吾知必非劍廬之電矣。彤瑛聞之。瞠目不能對。久之。乃語曰。劍廬誤取他人之柩耶。天

下寧有此怪事。蕙華曰：劍廬並謂死者有遺帕爲證，帕係渠所贈妹者，其角猶有妹親製之墨蘭也。彤瑛失聲曰：若然死者必爲素影無疑。方余蹈水時，忘其巾於枕畔，聞冰妹言素影觀余赴水後復還家取奚囊，囊亦在枕畔。彼必因囊見巾，知爲余所心愛，不忍落諸他人之手，懷之俱行。劍廬所得者必此物也。輾轉流徙，仍歸故主，一物一事亦有緣乎？蕙華曰：是則劍廬所攜之帕當爲素影遺骸，癡婢福不淺哉。彤瑛曰：以彼之義，本不可以婢子相待。蕙華曰：彤妹，吾輩娓娓清談，幾忘身居虎穴，不亦大可笑乎？彤瑛曰：吾輩盍設法破室門。蕙華以爲然，猛力毀之，而腕瘦力弱，殊不能勝。彤瑛往助之，病後之人愈難爲力，正躊躇間，其門乍啓，前之舁夫復入曰：姑娘等速入。大王坐待矣。兩人不解所云，無已乃從之。行行十餘武，入一狹廊，初尙見光明，漸入漸黑，且路徑坎坷，石子錯落，步履維艱。張雙手可及兩壁，捫之奇冷，又甚突兀，殆石壁也。行行重行行，狹巷數折，忽豁然開朗，頓闢異境，拾階而升，有廳事焉。導者先入，報蕙彤以次進，覩之則有廣庭五間，几案整列，中坐一壯士，長髯隆準，貌極魁梧。旁座五六輩，依次列席，咸極整肅。見蕙彤入中座，若有驚訝狀。顧旁座而語，其聲細不可辨。旁座以次傳遞，至末座末座召前之舁夫入，問二客爲誰，曰：揚州新出之鐵板也。彤瑛等亦不解鐵板何意，仍本立如傀儡，中坐使宣二人至前，詢以姓氏。蕙彤任意告之，中座便徧問旁座曰：兩女郎旣誤入我窟，衆兄弟公意如何？其聲高且朗。蕙華爲之駭絕。彤瑛更驚極而仆。

讀者諸君知蕙彤所入者果爲何地乎？大江南北伏莽素多，立香會開山堂放票布之事，日有所聞，其會之有聲

望者內部名目繁多層層節制儼然用兵法部勒所屬所謂雙花龍頭者會之總頭目也其次有正副龍頭則助理會長之二頭目也下更有東主老平鐵板披髮保舊平肩諸名凡初入會者爲之平肩卽兄弟行之意鐵板乃偵探之稱昇夫以鐵板稱蕙彤蓋誤以其爲會中之偵探也是會何名自由花也

第十五回 是色是空不堪重話 爲商爲參枉是多情

讀者諸君猶憶吾第一章所述之劉瞻叟乎吾書以叟始更以叟終叟固吾書之大關鍵也劍廬自去寧後卽過錫訪叟一別經年浮生幾劫劍廬見叟泣然曰吾將浮游世外特來與老伯踐約耳叟不解所云因詢以故劍廬曰去春遊錫時老伯不嘗詢余以彤瑛身世乎吾當日允老伯以容後詳告今者一場慘劇已經閉幕故特來踐約叟請其說劍廬乃以別後所遭詳道之且謂彤瑛身後文字已不及搜輯若能假長者之力便中揄揚之增光泉台多矣叟曰汝兩人別已幾時劍廬曰已有三年矣彤瑛遺書所稱明陵一別從此長辭卽吾兩人最後之把晤是年余作客皖江彤瑛因事至白門招余過從余束裝而往相聚僅一日彤遺賦武歸去來辭一日之中兩游勝蹟先至燕子磯繞道赴孝陵別時彤瑛猶邀余至揚余諾之而迄未如約及今思之徒呼負負余之東馳西驅栗六風塵無非爲異日揚名立身以報知我之彤瑛今已矣莫愁湖畔荒草萋萋三尺孤墳一坏荒土今已矣長眠人蟬蛻濁穢未必非福所難堪者淪落天涯之孤客耳叟稍稍慰藉之劍廬又曰余尙有一事未了彤瑛雖已安葬其父母猶未殯土吾友羣英亦厝而未葬余當爲營墓穴特吳家尙有人在吾與彤瑛無正約之聘書貿然

爲之恐貽人口實也。叟曰：吳家既有人在，可緩圖之。賢姪無事，且在此盤桓數日。劍廬不忍拂長者之意，乃逕諾之。

居留兩旬，叟因要事赴燕，囑劍廬俱行。劍廬從之，附舟北上。雖非心所樂，願然天涯人本無定蹤，行亦無損途次。叟語劍廬曰：余少年時亦頗抱積極主義，博青衿登賢書，固自鳴得意者。偶涉遐想，亦會賦求凰之詞。中年而後，閱世漸深，塵俗之好一一掃除此實。人生必經之階級，不獨余爲然，亦不獨賢姪爲然也。劍廬曰：善哉！老伯之言，其進銳者其退速，余曩日遇事無不勇猛而前，一旦忽遭挫折，猛變消極，因是知人之抱厭世主義者，非生而即厭世也。積極不行，迫之使然耳。叟曰：雖然，吾兩人非可並比。余老矣，卽不消極亦不能有爲。若賢姪方當壯年，尙非消極時也。劍廬曰：人生之積極與否，全視境遇年齡其次焉者。余頻年以來，飽受外界之刺激，此身不老，此心久灰，腐朽之木不可雕矣。叟笑曰：若然，不出十年，墓木拱矣。劍廬亦笑置之。旣抵京師，叟交游素廣，一時爭延爲上賓。惟以秉性孤介，不欲叨擾他人，仍投止逆旅。旅居三日，叟事告竣，乃與劍廬往游陶然亭，偶陟名勝，藉爲此行紀念也。

人生遇合，每有奇逢。叟偕劍廬至亭次，方顧盼間，乍見有少年僧自遠而來。劍廬以無方外交，未留意也。乃僧旣近，前劍廬卽視之，不禁失聲曰：子非薇亭耶？何爲而至此？僧若不介意者。劍廬又曰：子果薇亭歟？僧曰：然。吾輩不圖復相遇於此。君自南中來乎？劍廬唯唯，且爲之介紹。叟曰：此劉季靜老伯，余從之至此。薇亭聞之，亦以伯稱。

之執禮甚恭。劍廬漸詢以南中事。薇亭曰：「荅華死，彤瑛歸。君可速還。」劍廬曰：「真歟？偽歟？」薇亭曰：「何必欺君？因略舉南中近狀以告。」劍廬聞荅華之死，爲之太息，不置。旋邀薇亭過其寓，薇亭弗願，謂塵外人不欲再述懊惱事。劍廬因詢禪居所在。薇亭笑曰：「余豈有意求長生哉？神仙不老之說，久爲余輩所訾議，不過借此一襲布衲，以蟬蛻塵俗耳。安有定居？」劍廬力勸毋然。薇亭笑曰：「彤瑛福慧雙修，苦盡甘來，宜君作此曠達語，設易地而處，恐君不免若余之今日也。」言次，即欲別去。劍廬力挽之，且曰：「余更有奉詢者。」薇亭勉從之。劍廬曰：「彤瑛既葬，諸莫愁湖畔，又何得生還？」薇亭曰：「是君誤取他人之杌，恐前途猶有糾葛。」劍廬方欲再詢，他言薇亭已拱手道別。劍廬目送久之，喟然語叟曰：「古之傷心人也。」

斜陽西渡，暮鳥歸林。兩人遊竟，天色已晚。劍廬仍從叟歸，即與叟議南旋事。叟亦因所事已竟，本當南下，乃議明日首途。叟不歸故里，仍返惠麓。劍廬則逕赴廣陵，議既竟，明日鼓輪而南。至海上，兩人始行分袂。劍廬改附汽船，溯江而上，抵揚州，先往訪雙華。冰華出迎之，訝曰：「君自潯陽來耶？」彤姊、蕙姊應君之召，俱赴九江矣。劍廬訝極，急語之曰：「余而甯而錫而都，並未一返珂里，亦並未召蕙女士與彤妹女士之言，何自來耶？」冰華因以彤瑛得電之事詳告。劍廬頓足曰：「若然，蕙女士與彤妹又不知中阿誰之奸謀矣。」余明日當歸潯陽訪之，倘不得消息，再來廣陵。冰華然之，旋詢劍廬以往日行蹤。劍廬亦舉以對談。至京中晤薇亭事，冰華曰：「吾父盼薇哥甚殷，君何不強之南歸？」劍廬曰：「令尊與薇亭捐棄舊怨，平冰華遂告劍廬以沈氏被刺事，且謂事必薇哥所爲，爲劉氏除此禍水，吾

父○且○悔○悟○之○不○暇○薇○哥○何○遽○作○此○不○情○事○耶○劍○廬○曰○吾○視○彼○意○志○頗○堅○非○若○女○士○復○生○恐○無○人○能○回○其○決○心○冰○華○曰○然○則○薇○哥○終○不○返○矣○情○之○所○鍾○固○不○能○無○所○痛○心○然○以○若○姊○與○一○家○血○祀○較○之○薇○哥○似○太○執○迷○劍○廬○曰○情○天○之○變○幻○無○窮○人○事○之○滄○桑○難○料○恐○余○他○日○更○薇○亭○之○不○若○冰○華○笑○曰○形○姊○生○還○矣○君○何○作○此○懺○情○語○劍○廬○曰○今○者○又○忽○遭○此○波○折○安○知○其○不○再○生○他○變○且○電○之○既○非○余○所○發○必○爲○中○人○奸○計○無○疑○既○屬○中○計○事○必○無○幸○不○僅○余○異○日○不○能○及○薇○亭○恐○形○姊○亦○並○若○女○士○之○不○若○也○冰○華○聞○言○亦○慕○愁○上○痕○然○不○忍○更○傷○劍○廬○意○出○言○慰○之○曰○以○蕙○姊○之○英○明○強○幹○形○姊○之○堅○忍○耐○勞○即○逢○險○阻○當○亦○可○無○大○慮○劍○廬○曰○禍○之○來○也○每○出○意○表○縱○余○輩○男○子○自○命○不○弱○者○亦○無○可○奈○何○而○况○如○花○似○玉○之○女○郎○手○無○縛○雞○之○力○不○遇○外○侮○則○已○若○遇○外○侮○其○能○自○全○者○幾○希○冰○華○曰○此○事○一○俟○歸○潯○陽○即○可○解○決○今○且○置○之○劍○廬○唯○唯○旋○問○曰○若○女○士○之○柩○今○果○如○何○矣○冰○華○曰○自○經○官○斷○吾○父○即○權○厝○於○先○慈○塋○側○若○薇○哥○歸○來○當○從○其○願○遷○諸○金○氏○墓○上○此○僅○一○舉○手○之○勞○耳○劍○廬○曰○沈○氏○亦○附○於○祖○塋○乎○冰○華○曰○是○烏○可○者○吾○父○追○悔○之○餘○恨○之○切○骨○不○投○於○原○野○俾○飽○毒○蛇○猛○獸○之○腹○已○屬○分○外○施○恩○奚○能○復○以○賤○骨○辱○祖○宗○兆○穴○耶○劍○廬○又○詢○以○何○時○返○魯○冰○華○面○乃○大○頰○搖○手○示○意○而○已○劍○廬○至○此○即○起○立○告○別○冰○華○送○之○門○叮○嚀○珍○重○而○入○劍○廬○既○至○潯○陽○倉○皇○返○家○問○諸○家○人○則○並○無○發○電○之○事○劍○廬○益○爲○驚○訝○人○且○謂○並○無○女○郎○來○訪○劍○廬○料○蕙○形○已○中○奸○計○或○在○途○遭○劫○急○欲○訪○詢○而○莫○知○所○從○日○復○一○日○轉○瞬○三○朝○無○已○仍○赴○廣○陵○再○訪○冰○華○則○依○然○無○消○息○劍○廬○歎○曰○天○公○虐○我○竟○至○於○斯○余○忝○爲○男○子○竟○無○從○爲○力○生○而○如○是○胡○不○遄○死○冰○華○亦○焦○灼○萬○分○且○曰○君○前○次○來○時○小○

婢往語伯母。後伯母見余，即詢蕙姊近訊。謂蕙姊鋒芒太露，僉壬側目。去後迄無消息。日夜繫念，不置。妹設辭數衍之。伯母併詰余。劍廬既來，揚何蕙姊獨不歸來。妹爲所窘而告。以因事暫留十日內，當可賦歸。今去旬日，兩妹仍杳如伯母詰。妹益逼，竟無從搪塞矣。若舉直以告，則風燭殘年，更不堪設想。君乎何以處之？劍廬曰：曩者余貿然至嶺南，誤攜他人之柩，既枉跋涉，且成參商。今不可不熟商之。冰華聞言，憶及嶺南事，問劍廬曰：君所挈歸之柩，既屬有誤，獨不畏異日之糾葛？劍廬曰：余所得之帕，確係彤妹舊物，且爲余所貽。彼其中情節離奇，非親見彤妹無從辨晰。言次，復由懷取巾，出指示冰華曰：此非彤妹手製之墨蘭耶？渠之遺澤無幾，視此幾等魯殿靈光。冰華接視其帕，果屬不誤。劍廬曰：余新正來揚時，蕙女士告余以彤妹南昌來書，曾轉寄至荅上。今女士歸矣，此書當在尊處。幸與余一讀。冰華唯唯，乃起立入內。

相思有淚，顧影無言。冰華既入，劍廬徘徊庭前，閒愁萬種，奔赴心頭。時而思救彤瑛，則百思無計；時而想念舊情，則想亦徒勞。正徬徨間，冰華復至，持書與劍廬。劍廬受之坐，而展讀。至生之慘痛，更有不忍爲吾姊言者。二語不禁愴然淚下。冰華請代誦之。劍廬弗願，仍拭淚續閱。迄此中况味，不啻羅刹地獄一段，更泣不可仰。勉力誦竟，凄然曰：余除夕未往，竟大負彤妹。冰華曰：已過之事，幸勿爲悲。劍廬曰：此函幸以贈余。余視彤妹手澤，甚於生命。冰華允之。劍廬曰：余擬在次間少待，倘能探得消息，便較僕僕長途爲愈。冰華又領之。劍廬又曰：彤妹歸揚後，曾否還家？伍氏待之何如？冰華曰：彤姊不特未返舊居，即伍氏亦未知彤妹之生還。劍廬曰：真歟！然家鄉耳目衆多，恐

未必能緘默。冰華曰：婢僕均奉密囑，誰敢漏洩秘密？劍廬曰：彤瑛此次之受誘，余不能無疑於伍氏。冰華曰：妹意當不至若是。伍氏縱毒，何至特赴九江拍僞電？且渠即欲彤妹歸家，逕向余家索之。余家亦不能拒絕，何必出此耶？劍廬唯唯，旋乃持書別去。

客裏光陰愁城身世。劍廬爲訪彤瑛消息，故羈留廣陵，逆旅寂寥，舊遊零落，此中苦況，自無待言。留凡五日，而彤瑛仍杳如黃鶴。劍廬自不勝焦灼，屈指彤瑛離揚已二旬餘，一對解語名花果不知落溷何所？蕙華之母訝其女之一去不歸也。日惟求神問卜。冰華偶過劍廬寓，輒舉以告。劍廬益怨己之貽禍他人，輾轉思維，一籌莫展，徒爲之太息痛恨耳。一日往訪冰華而告之曰：余擬再歸故里一行，往返約須十日。彤妹若歸，幸囑其毋復他往。冰華允之。劍廬乃行。嗚呼！人事參商，緣慳一面，孰意劍廬方去而彤瑛又忽歸來耶？

第十六回 廿年幻夢情悟鏡花 三尺孤墳恨餘淚章

吾今當爲諸君告彤瑛何如者。當中座問計於衆人時，衆人召輿夫入，詢以因何誤迎他人。昇夫以誤對，而實則別有原因在。蓋輿夫在江干時，明假韓家以欺蕙彤，安有誤認理？衆僉顧中座曰：二女郎舉止良善，當非來偵察吾輩者。惟既來之則安之，請命之入會。時彤瑛已爲人扶起，中座命置短椅於地，使蕙華與之各坐其一。中座思少間乃曰：女郎荏弱無能，吾會中乏司書員，女郎知書乎？蕙彤時已驚極，中座所言幾者罔聞。旁坐者又爲蕙彤言之，蕙彤不知所對。思以實告，則不願失身盜窟。若以不解書對，則既入盜窟，必無幸歸理。兩目相視，兩口相對。

心頭所念。不約而同。少間同聲答曰。願如尊命。余輩女子。縛雞無力。運籌乏才。僅能爲任鈔胥役。若稍盡義務。便蒙賜還。則感德靡既矣。中座於是使人取會冊至。命兩人書姓字。蕙華以史霜清對。彤瑛拆其名爲二字。以吳文武告。中座笑顧之。意若明示不信其言者。彤瑛亦置之。中座旋命末座宣讀會章。章簡而約。井然有條。蕙彤心竊儀之。會既散。中座先退。漸有男子至蕙彤前。請從之至治事處。

曲折數十武。他勢漸行漸窪。入一室。大可方丈。光線尙能辨物。男子卽告蕙彤曰。請女郎止此。此卽辦公室也。言既卽反闔其戶去。蕙華乃察室中一切。見案頭書牘甚夥。偶取閱之。率皆盜黨往還之書札。與夫種種訟案。其內容儼然與官場相同。文筆亦間有佳者。時彤瑛已憊甚。卽就案旁一椅而坐。下。蕙華顧而歎曰。彤妹到此絕地。吾輩不知何日克生還也。彤瑛曰。生還云乎。妹已無望。病骨鶴立。遲速祇爭且暮間第求不至玷及無瑕之璧耳。蕙華曰。吾姊妹倘死於窟中。爲此輩投諸原野。其辱豈異於生受。今龍頭既不迫余姊妹。吾視彼黨規森嚴。其餘諸人可勿慮也。言次忽見一女婢挾臥具入。婢笑顧蕙彤曰。姑娘卽宿此中。余奉命隨侍者。蕙華顧其人。年華纖素。一巧婢也。乃點首應之。婢卽在室中整理一切。有間又一男子入。蕙彤不識爲誰何。婢私以副龍頭告。副龍頭旋就案上各件。指告蕙彤。若者應繕寫。若者應擬稿。蕙彤至此乃不得不諾之。幸副龍頭無不良意。一一述畢。卽出室去。婢旋往攜晚膳入。蕙彤草草就食。是夜以勞乏過甚。未及治事而寢。羅刹獄中日復一日。蕙彤自治事後。克勤厥職。不露怨色。蓋兩人意中冀藉此結會。魁歡心。或可望生還。乃天公作惡。既厄其遇。復苦其身。卽此含辛茹。

苦○之○時○日○亦○不○令○安○然○消○受○地○窖○中○氣○候○寒○冷○蕙○華○以○弱○不○禁○風○之○玉○女○益○以○近○日○愁○腸○百○結○夙○夜○忠○親○慊○慊○病○矣○始○則○猶○勉○力○視○事○既○乃○力○弱○不○支○漸○至○臥○床○難○起○病○中○所○伴○者○惟○彤○瑛○與○婢○耳○而○彤○瑛○以○積○弱○之○身○亦○幾○乎○臥○病○會○中○無○醫○士○蕙○華○日○惟○呻○吟○床○蓆○間○病○且○日○深○彤○瑛○目○擊○其○情○焦○灼○萬○分○然○又○無○如○何○適○副○龍○頭○復○至○彤○瑛○泣○以○實○告○且○請○親○見○雙○花○龍○頭○副○龍○頭○以○有○事○出○外○對○惟○正○龍○頭○在○耳○彤○瑛○乃○哀○彼○轉○告○曰○吾○姊○妹○病○骨○如○此○行○將○爲○泉○下○物○若○得○早○賜○骸○骨○歸○里○則○感○恩○不○淺○副○龍○頭○允○代○達○乃○事○逾○三○日○尙○無○答○覆○而○蕙○華○之○病○愈○不○可○救○藥○一○日○呼○彤○瑛○而○告○之○曰○彤○妹○到○此○絕○地○萬○無○生○理○惟○望○余○死○之○後○妹○速○設○法○離○此○地○獄○不○然○妹○亦○將○不○久○於○人○世○也○余○骨○若○能○不○暴○露○荒○郊○此○心○已○足○不○必○求○歸○葬○吾○母○年○高○身○弱○幸○妹○與○冰○妹○時○照○拂○之○泉○下○戴○德○矣○言○次○其○聲○凡○數○斷○續○彤○瑛○猶○極○力○慰○之○蕙○華○不○言○昏○然○睡○去○後○一○時○許○婢○取○得○湯○入○往○撫○蕙○華○則○手○足○如○冰○婢○大○驚○竭○聲○呼○彤○瑛○彤○瑛○見○其○狀○知○有○變○異○趨○往○撫○之○則○呼○吸○已○斷○彤○瑛○大○慟○遣○婢○奔○告○諸○龍○頭○諸○人○視○人○命○如○兒○戲○置○不○爲○意○彤○瑛○惟○抱○尸○痛○哭○不○知○所○爲○旋○有○兩○男○子○入○欲○取○蕙○華○尸○出○彤○瑛○止○之○男○子○曰○當○使○之○入○土○耳○彤○瑛○方○欲○復○問○男○子○竟○不○顧○攜○尸○而○去○彤○瑛○不○得○已○遣○婢○往○投○龍○頭○願○賜○一○見○婢○如○言○而○往○旋○返○謂○龍○頭○已○許○可○彤○瑛○唯○唯○乃○從○婢○行○至○一○室○婢○推○門○入○囑○彤○瑛○待○於○外○少○間○龍○頭○宣○彤○瑛○進○彤○瑛○入○龍○頭○略○一○點○首○視○之○乃○日○前○之○右○座○也○右○座○曰○汝○供○職○良○勤○何○必○云○去○彤○瑛○乃○泣○告○以○情○右○座○曰○會○規○凡○欲○出○會○之○人○必○不○准○其○再○與○他○人○交○談○若○能○之○乎○彤○瑛○曰○既○歸○焉○能○不○與○家○人○語○右○座○曰○今○惟○兩○策○一○策○卽○依○然○供○職○一○策○則○送○汝○至○家○而○卽○請○汝○登○大○惟○汝○自○擇○彤○瑛○毅○

然曰願行第二策若得歸家死所甘也惟尙有奉懇者則史霜清之尸當准余攜歸也右座曰此間無棺木已葬諸天宮中矣天宮者葬會員之公塚也彤瑛曰泉下朽骨留之何益倚公能設法者吾姊妹當藉草以報右座曰是烏可者若意既決明日當送若歸言次卽令彤瑛出婢仍扶之歸室是晚婢仍以餐進彤瑛食竟就榻而寢乃知一夢醒來滄桑頓易彤瑛四顧身臥舟中旁無一人乃喚舟子曰余送姑娘歸維揚耳彤瑛曰此何地也舟子以江中對彤瑛方欲再問而舟子已不顧而去彤瑛無奈惟靜待以覘其變然而饑腸轆轤臥火攻心大難消受傍晚舟子始具餐進麥飯一盂別無菜殽彤瑛饑不擇食遂亦安之及抵揚城舟子送至劉家笑語彤瑛曰姑娘自重恐命運不永也彤瑛明知自由花會既有約規死期必在伊邇因置之不問舟子不及彤瑛叩扉卽飛步他遁

彤瑛入晤冰華冰華見之且驚且喜急詢彤瑛以蕙華所在彤瑛泣下曰蕙姊以余故竟死於非命矣然余亦命懸呼吸也冰華曰蕙姊死乎靈輓歸也未彤瑛曰別後所遭殊非人意所及料請細爲妹述之言次蕙母掀簾入蓋小婢見彤瑛歸而趨往告者蕙母念女情切扶杖踉蹌至彤冰見蕙母俱起立迓之蕙母猝問曰阿蕙何往彤瑛驟不能對而一縷酸心不禁淚下如綆縻蕙母見此狀知有不妙乃曰阿蕙有意外乎彤瑛遽伏下稽首曰舅母余長負蕙姊矣縱粉身碎骨亦無以贖余辜於萬一蕙母不及言終卽失聲曰然則蕙兒果不幸乎彤瑛曰然蕙母聞言忽又投杖厲聲曰咄：竟死矣言次哭失聲彤瑛冰華俱大哭一室之中遂爲愁雲慘霧所濃罩冰華

漸收淚勸蕙母止泣。請彤瑛細述前事。彤瑛從之。詳告以所遭。惟不解阿誰施毒。蕙母曰：「然則彤兒一身今亦當慎防之。」彤瑛曰：「兒自問殊無顏再居人世。禍若妹於前累。蕙姊於後兒之罪惡。擢髮難數。恨不立死以謝人。」蕙母不語。惟扶案痛哭耳。雖冰華極力慰之。不能稍殺其哀。冰華旋語以劍廬來揚事。彤瑛太息而已。冰華又謂劍廬誤攜之。柩歸葬於莫愁湖畔。渠未返潯陽。余輩前去兩電。咸無覆音者。職是之故。蕙母旋由婢扶之歸。冰華恐蕙母悲傷過甚。乃與婢俱往。蕙母得冰華之作伴。稍解哀痛。是晚冰華未歸。彤瑛即宿於冰華寢室。庸詎知一宵幻夢。又忽生大變端耶。

一夕淒風黃花倏墜。明日冰華往視彤瑛。則猶未起身。因叩其門不應。呼之亦不應。冰華異之以告其父。使人撬之。門啓。冰華從撬者入。趨至床。次彤瑛依然。勿應。因揭其帳幕而撫之。不禁爲之失聲。蓋豐容盛鬋之麗人。已脫離此五濁世界而去矣。家人聞冰華之異聲。羣來相視。驚悉彤瑛身故。共究致死之由。則遍體絕無所異。益訝之。正擾攘間。忽一僕婦呼曰：「彤姑昨宵睡時。余爲之掩窗。今爲何盡啓其鍵？」冰華聞言。急返身趨視。窗鍵果盡啓。因語其父曰：「彤姊昨日曾言匪人將置之死地。今者之死。必遭彼輩毒手。無疑其父然之。即亦不之深究。爲治喪事。冰華請於父從豐殯殮。更於薇亭所贈之五百金中。出其半以盡姊妹之誼。殯禮既成。惟靜待劍廬之來。揚挈棺耳。」

旬日之後。劍廬果如約至。形容頹喪。狀極狼狽。冰華先詢以別後所事。劍廬惟搖首太息耳。冰華知其無所遇。遂

細語以蕙華形瑛先後逝世狀。劍廬亦不哀泣。木坐癡視。狀若失神。冰華曰：「彤姊靈輓供諸內寢。君盍往視之？」劍廬從之。隨冰華入內。至靈次。劍廬撫棺言曰：「彤妹。余早知必有今日。特悔煞當初耳。」冰華見劍廬情狀轉爲淒然。而劍廬則竟淡如。蓋人有所戚。乃至於泣。然至傷感過甚。則轉無淚。可揮以韓吳之盟言。韓吳之情。慄劍廬庸有淡如之理。實自幾經波折而後。忽復丁此末運。身雖幸存。心同槁木。劍廬因彤瑛之死。遂生大解脫觀矣。

劍廬旋語冰華曰：「一場慘劇。演到尾聲。余決意攜彤妹赴寧。以前日所營之墓穴葬之。惟當往告伍氏。以免糾葛。」言至此。又轉其辭曰：「余尙有疑焉。前贈彤妹之帕。因何輾轉至粵東。余攜歸之塚中人。果爲誰家女郎？」冰華曰：「此事亦妹所急欲告君者。彤姊曾爲妹言。君所取之帕。必爲素影無疑。素影恐受人虐待。故托彤姊之名。其巾則彤姊謂蹈水時遺於枕畔。枕畔有笑囊。素影曾往取之。見彤姊心愛之巾。不忍使之流落於他人之手。或取之俱行也。」劍廬恍然曰：「是必無疑。余決葬彤妹於湖旁。而附以素影美人慧婢。同此千秋。生前雖備受酸辛。死後則佳話流傳。余心稍慰矣。」冰華曰：「君頃言當往晤伍氏。渠於君感情素惡。恐無成效。余家雖與不甚接洽。究係姻親。今可懇伯母往請。伍氏至也。」劍廬然之。旋顧冰華曰：「令伯母當亦惡余甚。蕙女士之喪。以伴彤妹故。而彤妹之行。又實因余故。令伯母實不能恕余。余其何以謝人？」冰華曰：「君爲人所假冒。伯母必不遷怒於君。言次。歛劍廬少待。起立入內。少選復出。語劍廬曰：「余往懇伯母。已得允可。使人往邀伍氏。以午後爲期。君可在此飯也。」劍廬卽亦不辭。逕諾其言。冰華乃及潯陽僞電事。劍廬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中誠有不可解者。然就往事而觀。蛛絲馬跡似有。」

可○尋○彤○瑛○生○平○仇○人○第○一○伍○氏○次○則○星○橋○又○次○寅○康○星○橋○死○矣○泉○下○朽○骨○自○不○能○爲○崇○伍○氏○縱○惡○究○係○婦○女○當○不○至○有○此○魄○力○妹○前○已○言○之○意○者○仍○係○寅○康○所○爲○平○彤○瑛○之○歸○乃○薇○亭○以○勢○劫○寅○康○實○非○渠○所○樂○願○通○於○盜○賊○而○爲○此○惡○辣○手○段○亦○意○中○事○然○人○死○不○能○復○生○余○縱○深○究○亦○屬○枉○然○水○華○歎○息○而○已○

下○午○伍○氏○果○至○劉○家○蕙○母○出○款○之○伍○氏○行○經○廊○下○見○室○中○懸○彤○瑛○遺○影○靈○幃○披○披○棺○影○依○稀○伍○氏○訝○之○因○詢○蕙○母○蕙○母○略○告○之○伍○氏○若○明○若○昧○蕙○母○旋○語○之○曰○三○嫂○韓○生○劍○廬○昨○來○吾○邑○謂○有○事○謁○嫂○嫂○許○之○乎○伍○氏○聞○劍○廬○名○心○殊○弗○懌○乃○告○蕙○母○曰○韓○生○於○余○素○無○戚○誼○又○鮮○交○接○見○余○其○何○爲○蕙○母○固○語○之○伍○氏○勉○從○其○言○乃○遣○婢○請○劍○廬○入○劍○廬○雖○心○惡○伍○氏○至○此○亦○不○得○不○平○心○靜○氣○以○入○見○伍○氏○見○劍○廬○略○一○頷○首○蕙○母○卽○款○劍○廬○坐○劍○廬○坐○次○舉○一○年○中○所○遭○之○事○撮○要○爲○伍○氏○告○伍○氏○已○不○若○從○前○之○固○執○意○自○星○橋○死○後○伍○氏○歷○受○磨○折○作○惡○之○心○較○前○大○衰○劍○廬○旋○以○擬○攜○彤○瑛○歸○葬○之○意○請○於○伍○氏○伍○氏○初○猶○作○梗○經○蕙○母○說○以○節○省○經○費○之○語○伍○氏○頗○中○聽○乃○允○劍○廬○之○請○劍○廬○曰○余○擬○如○禮○舉○喪○當○請○來○揚○劉○嚳○叟○先○生○作○證○以○免○日○後○糾○葛○伍○氏○唯○唯○劍○乃○辭○出○劍○廬○旋○兩○懇○嚳○叟○過○揚○叟○覆○書○力○辭○劍○廬○又○電○邀○之○叟○不○忍○再○却○如○期○而○至○劍○廬○因○以○彤○瑛○歸○葬○事○告○叟○且○謂○前○蒙○許○任○大○綱○茲○仍○敬○屈○作○伐○(回○照○第○一○回○歸○束○全○書)○叟○慨○諾○之○劍○廬○遂○擇○期○舉○喪○此○時○伍○氏○當○大○衆○之○前○亦○不○與○劍○廬○作○難○一○任○劍○廬○所○爲○劍○廬○雖○處○境○不○豐○幸○得○親○友○賻○助○尙○不○至○過○受○掣○肘○喪○禮○既○成○卽○日○挈○棺○抵○寧○叟○不○願○往○劍○廬○強○之○乃○行○凡○韓○吳○劉○三○家○之○與○劍○廬○彤○瑛○平○日○有○交○誼○者○咸○白○衣○冠○送○至○金○陵○時○女○子○公○學○尙○存○劍○廬○請○於○校○長○開○會○追○悼○彤○瑛○

校長許之就本校爲會場及期來賓之到者不下數百人校長述彤瑛在校成績以表彰之劍廬亦登台演述彤瑛道德之高尙性情之和淑及至潯陽落刼之事來賓聞之皆爲動容或歎彤瑛之難得或悲彤瑛之命薄劍廬更不禁涕泗滂沱矣

會場之次日劍廬即使人修葺墓穴發素影之棺於其旁別擇一穴以葬彤瑛殯土之期除三家戚友執紼而外舊日同學亦多來送其喪殯成劍廬長歎一聲仰天言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少年驅之於苦海之中以余身受與目擊者言之薇亭蕙華若華彤瑛誰非多情入誰得好結果已而已而翳余一人生亦何樂衆人正相顧問忽聞異聲起於墓側一時萬道眼光悉注集之則劍廬已伏劍死矣衆爲驚極嚼叟始明劍廬強彼赴寧之意蓋付以身後事也於是如禮殮之與彤瑛合葬生則異室死竟同穴泉下有知果能瞑目嗚呼青山寂寂莫招杜宇之魂碧海茫茫空洒精禽之血兩雙可憐虫一部慘歷史是是非非虛虛實實千秋自有論斷作者與諸君辭矣